



苏联文联文苑选集

②

苏联著名作家专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封 面

「靜靜的頓河」插圖之一

蘇聯名木刻家克拉甫欽柯作

原作 $3.5'' \times 2\frac{3}{4}''$

蘇聯名作家專集

第二輯

目次

前記	一
死敵	一
牧童	二五
小無賴漢	四三
果樹的蟲眼	八三
南下	一〇五
在頓河流域	一二七
學恨	一二五
他們爲祖國而戰	一四七



3 0617 4436 7

魯迅先生說：『被帝國主義看作惡魔的蘇聯，那文學，在世界的文壇上，是勝利的。——以它的內容和技術的傑出，而得到了廣大的讀者，並且給予讀者許多有益的東西。』

二十多年來，蘇聯的文藝介紹到中國來的非常的多，對於中國的思想、文藝和革命行動都起了極大影響；而於中國新文藝的航路上更是一座燈塔。但對於二十年中介紹過來的許多蘇聯文藝，還沒有一個結集，沒有一部經過整理的彙輯的書。而蘇聯方面却已預告中國現代新聞文選的刊行了。本局有鑒於此，特約多人運用他們歷年搜集的資料，彙編為蘇聯文藝選叢。分類刊行：為文藝理論、報告文學、少年文學、音樂、小說等。以期於新民主主義的旗幟之下，略盡宣揚新現實主義的蘇聯文藝的責任。同時期望對於中蘇文化的交流上，也能增加一點熱力。



夫 霍 洛 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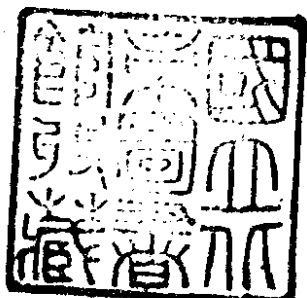
前記

一

說到蕭洛霍夫，這位蘇聯現代最偉大的作家，自從十多年前，他的名著「靜靜的頓河」第一部譯成中文出版（神光版）以後，在中國大家就已對他非常熟悉，愛好他那部魅人的描寫頓河流域的小說。其後，「靜靜的頓河」全部由金人先生譯成刊行（光明版），蕭氏第二部名著「被開墾的處女地」的譯文又繼之先後出書（有生活版與中華版），他的聲名在中國便越發普遍。戰後，這位光芒萬丈的蘇聯作家又寫成了第三部力作，「他們為祖國而戰」的第一卷，中國人士雖至今祇能嘗鼎一臠地看到片斷，但對他卻是格外喚起注意了。

這個真實的寫實主義者，在蘇聯所以被認為有獨到的藝術，在中國他的作品所以受到那麼廣大的閱讀，這些都不是沒有緣由的。

第一，他用小說的體裁來描寫頓河流域的人與事，並非僅僅是浮光掠影一般，使人單見蘇聯頓河的一片風光，哥薩克人的生活習慣而已，他隨着小說主題的發展，有着更深的發掘和暴露，更遠的展望和



憧憬。

第二，他來自民間，他與千萬勞苦大眾同心和同感，而且還加上敬愛。他小說中的人物，因此也就是他在實際上所親見所接觸的真正的人物，再運用技巧加以安排，於是他的小說讀來就格外令人親切。

第三，他為要表現新的生活的特徵，激揚蘇聯人民內在的新感情，用的是一種新的文學手法，也就是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方法，不局限於僅僅抄襲現實而是飛揚地跨越現實。

但最叫人肅然起敬的，還是他毫不放鬆一步的緊跟着時代走，一邊擴大視野，時時加深對於現實的認識。仗着他卓越的才能，他終於表現了「這個偉大的時代」，同時就以他本人的作品來證明：運用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是可以展開多麼廣闊的「創作可能性」。

所以，「他的天才徹頭徹尾是在蘇維埃時代形成的」，謝爾賓娜這句話是說得不錯的。A，卡里寧說他是「一個把自己創作的活動和活的生活運動聯繫起來的作家」，那更說得透澈。

事實上，一個作家是應該隨着時代的發展而時時改進自己的，蕭洛霍夫是個進步的作家，因此，「他不僅僅會看到過去和現在，而且也看到「第三種現實」（高爾基語）——將來」。因為能夠看到將來才能夠看清楚現實本身的發展。

蕭洛霍夫第一部作品是「頓河的故事」，一本短篇集，其後更名「青色的草原」。頓河是作者創作的泉源，因為他生於頓河，十八歲以前，他流浪的足跡又踏遍這個肥沃美麗的流域。那裏的哥薩克漁夫，他熟識！那裏的集體農場的農人，他交結親近。他習染到頓河一帶古老相傳的民間傳說，聽到那裏的人民親口對他說的許多關於戰爭、革命、建設的故事。他寫作的基礎可說就是築在「頓河給了他無數的印象與典型」這一沃土上面。

一九二七年，他着手寫「靜靜的頓河」（全部四卷，第四卷於一九四〇年完成）。這是一部描寫蘇聯內戰的美麗的史詩，關於蘇聯初期革命時期人民生活激變意識改造的種種複雜情形，囊括無遺。作者借着主人公葛利高利。麥列托夫這個浮動搖曳走向悲劇的人物和盤托出了當時黑暗的可怕，社會的腐爛，和人民終於伸直了手臂的勝利。

「在殘酷的鬥爭中，老的死去了，新的生活和新的世界觀給自己開拓了道路。」

蕭洛霍夫其次的作品「被開墾的處女地」則不僅是部藝術品，而且更是「一部蘇聯農民革命變革的歷史文獻」。寫的是一個哥薩克農村的集體化的情景。故事裏有的是鬥爭，有的是危機，但由於兩個領導者的堅強也有的是克服，革命的人民經過轉換的過程終至獲得了新的氣質，走向更高的發展階段。

不過，這部小說裏可「並無婦女」（除開不重要的人物）也沒有「靜靜的頓河」中那種高度戲劇性的「歷史觀察」，作者所表現的僅僅祇是一九三零年的幾個月。但在那小小的格倫耶欽的莊子上，因為

改變勞動態度這一問題，又激起了多少行動和事件。

「犁頭插進豐饒的黑色的「處女地」，並且翻動它，這圖畫一方面是具體而物質的境界，同時又是一個象徵的思想」——新生的氣息。

德軍侵蘇，戰爭來了，於是這位忠於人民的作家又以強毅的姿態站在衛國戰爭中間，寫下了「他們爲祖國而戰」的鉅篇。

正因為蕭洛霍夫緊緊追隨社會發展的每一新階段的緣故，所以他選取題材總着眼於「當代最主要的、根本的和決定性的」；換一個方式來說，也就是蕭洛霍夫創作的領導的主題是由社會主義的現實所決定的（舊的問題過去了，在舊的地位上又來了些新的）。因此，蕭氏的三部大作如果連續來看，正可以把它們看做是一部蘇聯從內戰經農業變革到衛國戰爭的藝術編年史。

三

蕭洛霍夫作品裏的人物並非祇是紙上的人物，也總是有血有肉的，借用「鐵流」的作者A，綏拉菲摩維支蕭氏的話，這些人物「不是刻劃出來，描寫出來的，而是活生生的燦然的人羣在往來轉動着。每個人有他自己的鼻子，自己的皺紋，自己的額上帶着皺裂的眼睛，自己的談話；每個人有他自己走路的方式，轉動腦袋的方式；每個人有他自己的笑；每個人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去憎恨；愛情閃着光，輝煌

着；每個人的不幸也是各有不同的」。這固然是因爲蕭氏有着給每一個人物賦予特性的才能，但這些人物之所以真實可信，其最大的原因，還是由於他們是「從大衆生活的內層提煉出來的」緣故。他們都是些勞苦的男女，努力於嚴酷鬥爭的人民。

盧金在「論蕭洛霍夫創作的道路」一文中有云：

「他的主人公們總是人民隊伍裏的人物。正確地反映真實的過程時，他在自己的創作裏把普通平凡的勤勞大衆的形象擡到了第一位，以卓越的豐富和藝術的確信顯示出正是這些人蘊蓄着真正人性的最崇高的現象。他的獨創性的力量便在於此」。

又謂：

「他的主人公們的個人的命運是跟作家在國民生活的廣大的畫面中所顯示出的那些有歷史意義的事件緊緊地交織在一起的。這使最深入地發掘書中人物的個人的本體和他們參加其中的社會過程的內容有了可能。這樣，在深刻地寫實主義的基礎上產生了蕭洛霍夫創作中的敘事詩的主題」。

並謂「蕭洛霍夫的創作的人道主義的本性自然地顯現於孩子的描寫裏，顯現於母親的形象裏，這萌芽我們在作家早期的短篇小說裏就已經看得出了」。

盧金更進而論蕭洛霍夫的文體，認爲明淨簡鍊，幾已達於一種古典的境界。說蕭氏的「……藝術的方法是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向單一的，特別緊張的，要求着那在古代美學上名爲「精簡」的描寫上

去。這是蕭洛霍夫創作的特徵之點」

四

蕭洛霍夫原是農民出身，所以他運用強勁樸茂的文筆來描寫農民，更加出色當行，能够透澈地把「他們內部世界的美質和詩境」一齊表現了出來。

「在蕭洛霍夫以前，俄羅斯文學中也曾有過關於農民的描寫。但是誰也沒有表現農民心理底奧這樣豐富的知識；誰也沒有找到這樣正確的語言和色彩來描寫十月革命以後內地鄉村所發生的敵對階級壁壘分明的情形；誰也不會塑出這樣富有表現力的勞苦農民逼真的形象」。（A·卡里寧：蘇聯文壇的「天之驕子」）

因此，我們在這裏選集了蕭氏四篇早期的作品——反映頓河流域內戰時期的生活狀況的作品——其中三篇：「死敵」、「牧童」、「小無賴漢」都是描寫蘇聯革命期內貧農和富農慘酷鬥爭的故事。在這三篇故事中，貧困的勞苦的一方總是遭受富農及其勾結者的卑劣的暗算，另外一篇「果樹的蟲眼」，則是描繪一個哥薩克的青年如何由於擁護新的信仰跟舊的階層絕緣，陷於孤主，卒至爲了兩條「失去」的牛，被他的父兄在草原上活活拷開而死的慘劇。這四個短篇，內容都好似非常簡單，可又寫得那麼嚴峻和有力，使得「我們看見，在哥薩克的頓河革命如何折斷了生活的舊的習慣，力量的劃分是如何的進

行，不願讓步的又如何死嚙住「過去」的生活，在人的意識中新的和舊的之鬥爭有時更是如何複雜地被表現了出來」。尤以表現階級鬥爭較晚階段的「牧童」那篇，值得我們深深注意：

「蕭洛霍夫所特有的，在鬥爭的描寫中的嚴肅的、無情而又剛毅的寫實作風，和啓示了這個鬥爭的內容，靈化了作家創造人物形像的那種浪漫主義的崇高的人道主義相結合，在這裏是已經覺察到了。對未來的永遠的憧憬，對爲此而進行鬥爭的將來的凝望，在這裏也可以看取得到。這青年作家深刻地，但又人性地描寫了失掉了所愛的哥哥的妹妹底悲哀，不過他把她，也把讀者，昇到了此種悲哀之上，引到了爲革命而犧牲的人他們的鮮血不是白流的——這一種高遠的思想上面。背上背了草囊，裏面放着麵包，哥哥的粗布襯衣和列寧的小冊子，這女郎從貧農的家庭走上城裏去，走向那「無產階級爲了在將來會管理共和國而在那裏學習的城裏去」。（Y·盧金：論蕭洛霍夫創作的道路）

在這幾篇小說裏，作者用的是一種誠摯的敬佩與和煦的溫暖來描寫那些年輕的革命的哥薩克人，他把他們寫成具有偉大正直的人格的人物和真實的革命英雄。同時，從這幾篇短篇中，我們不難看出，作者廣泛的敘事才能已漸趨成熟，往後偉大的藝術寫實畫卷業經在此形成了一個草圖。

戰爭期間，蕭洛霍夫的故鄉魏辛斯卡亞村陷落，他的母親是被德國炸彈炸死，作者激於滿腔義憤，不時赴前線旅行，親身訪問軍隊，並作實地觀察，他的有力的短篇：「學恨」便是寫於這一個時期（一九四二）他藉這個故事，寫出了蘇軍的英勇鬥狠和德兵的橫暴兇戾，懇切地向某國人指示這是一場生死

攸關國家存亡的戰爭，祇有憑賴「與敵周旋」這個堅強的意志與決心，纔能敗中取勝，驅逐強徒。我們現在把這一個短篇，連同同是描寫戰時情形的「南下」和「在頓河流域」兩篇一起選刊在這裏。

作者以雄厚的魄力，更大的篇幅，寫述那「愛與恨」的故事的「他們爲祖國而戰」，我們也在此選取了一章。在這一章裏，讀者於未窺全豹之前，當多少可以看到一點作者這部新作的思想的深刻性，藝術的渾雄力以及描寫之樸質剛毅（有時帶些出點）的真實味。

當然，蕭氏作品，質量俱多，這一本選集搜羅不廣，無非祇是作爲讀者閱讀蕭氏長篇鉅作的一個引子罷了。

石耶 一九四九、三月。

死敵

M·蕭洛霍夫



橙色的不暖的太陽，還沒有沈沒到那分明由地平線描繪出來的線條下邊的時候，可是往那碧藍的西方傾瀉着金色的月亮，卻已經斷然的從東方爬上來，把鮮雪塗上了一層黃昏的淡青色。

烟好像旋捲的會溶解的柱子似的，從烟筒裏升起來，在屯子裏發着燃燒的雜草氣，灰燼氣。烏鴉的叫聲乾燥而且嘹亮。夜從曠野裏走着，塗濃着色彩，當太陽剛剛下去的時候，——嬌羞的侷促的小星，好像未婚妻初會似的，在井臺轆轤的高空上眨着眼。

葉非慕吃過晚飯，出去到院子裏，把破軍用大衣緊緊的曳了曳，將領子提起來，冷得縮着身子，很快的走向街上去了。沒有走到舊小學校跟前，就轉進一條胡同，趕到邊頭一所院子裏。推開門，走到門洞裏一聽——屋內正喧噪和嬉笑着。他剛剛把裏門一開——談笑就靜止了。爐子跟前抽烟的烟在繚繞着，牛犢在屋中間往土地上扯着細細的尿流，大耳朵的頭，應着門響聲轉過來，他斷斷續續的說：

「好吧！」

「託福，」兩種聲音不睦的答着。

葉非慕謹慎小心的跨過了由牛犢身下流動着的尿潭，坐到長椅上。轉身向蹲在爐子旁邊抽烟的人問道：

「會還不快開嗎？」

「到齊就開——到的人不多，」屋主回答着，照彎着腿的牛犢身上拍了一下，用沙把濕地撒了撒。

包舍夫在爐子跟前息滅了捲烟，從牙縫裏擠出微綠的唾沫，走到葉非慕跟前，同他並排坐下。

「呵，葉非慕，你做主席了！我們在這裏對這已經談過了，」他嘲弄的微笑着，撚着鬍鬚。

「少等一下。」

「怎麼回事？」

「怕沒弄好。」

「對付着弄吧……你是適當的人，當過紅軍，而且又是由貧農階級出身的。」

「你需要自己人……」

「什麼叫自己人？」

「可以擁護你的人。可以監視有錢的，而且聽你調動的人。」

包舍夫咳嗽了一聲，毛皮帽下子的眼睛閃了一閃，對坐在爐子跟前的人瞟了一眼。

「差不多是這樣的……像你這樣的人，我們不白要你的……誰同大家作對呢？葉非慕！對於人民，誰好像一塊骨頭橫梗在喉嚨裏似的呢？葉非慕！誰巴結貧農呢？又是葉非慕！……」

「不巴結富農！」

「不請你巴結！」

吳拉史在爐子跟前噴了一口烟雲，持重的說：

「富農在我們屯子裏沒有，有的是貧農……葉非慕，我們把你推上臺。從春天起你就放牲口或看瓜吧。」

包舍夫笑得噎氣，揮動不分手指的手套，爐子跟前大家都親睦的好久的哈哈大笑。當笑聲靜止的時候，包舍夫把濺了唾沫的鬚鬚一擦，拍着面色蒼白的葉非慕的肩頭說：

「這麼着，葉非慕，我們是不三不四的富農，可是一到春天，你們一切光蛋，一切無產階級都把帽子一脫，走到我跟前行着禮說：「包掌櫃，請犁一頃地吧！包掌櫃，行行好，借一升黍子到新收時候再還吧……」你們幹嗎呢？原來是這麼回事呵！那狗仔子，你擡舉他，他爲着感謝你，反倒冷不防就告你一狀：說你瞞糧隱稅。可是我爲着什麼應該給你的國家出錢呢？如果腰裏沒有錢，那就請他去討飯好了，或者有人會得給他呢？……」

「你去年春天給了東迦一升黍子嗎？」葉非慕煙燻的歪着嘴問着。

「給了。」

「可是她爲那一升黍子又給你作了多少活呢？」

「這不關你的事！」包舍夫嚴厲的打斷了他的話。

「她在你的草地上整整的給你幹了一夏天。她的姑娘給你澆菜園……」葉非慕嘆着。

「瞞糧隱稅是誰告的呢？」吳拉史在爐子跟前叫着。

「你再隱瞞還告呢！」

「我們塞住你這張嘴！別太亂吠吧！」

「你想想吧，葉非慕：誰不聽從大家，誰就是上帝的敵人！」

「對你們窮人和對我們不公平了！」

葉非慕用抖顫的手，捲着捲烟，翻着眼，微笑了一聲。

「不，諸位老先生們，你們的時候過去了。紅運走完了！……我們成立了蘇維埃政權，我們不允許別人來收拾窮人的！將來不能好像去年一樣的；你們把黑土壤地拿去，卻把荒沙地塞給我們，可是現在不是你們要世事的時候了！你們不是蘇維埃政權的繼子！……」

赤紫的可怕的包舍夫，帶着猙獰的面孔，舉起手。

「瞧着吧，葉非慕，你別失腳了！……別岔到我們的當路上來吧！……我們過去怎樣過，將來還怎

樣過，你滾到一邊去吧！……」

「不去！」

「不去——我們把你摔過去，好像惡草一樣，連根都拔了你的！……你不是我們的朋友和同鄉，你是死敵，你是瘋狗！」

門開了，有十一二個人，隨着蒸氣的團球擠到房子裏。農婦們對着聖像，劃了十字，就到旁邊去，哥薩克們脫了毛皮帽子，喘息着，從鬍子上掠着凝結的冰柱。過了半點鐘，當人們把廚房和室內擠滿了的時候，選舉委員會的主席，在桌子後邊站起來，用習慣的聲音說：

「波得戈爾屯子的公民大會開會了。請推舉主席團，實行開會。」

午夜的時候，當抽烟的烟氣弄得使人不能呼吸的時候，燈就閃了一閃息滅了，農婦們咳嗽得上不來氣，大會書記用那半朦朧的醉眼望着紙說：

「把被選為蘇維埃委員的名單宣佈一下！被選的大多數票是：第一——爾瓦喬夫，第二——葉非慕。」

葉非慕進到馬圈裏，給馬添了草料，剛剛踏上凍得絲絲發響的臺階，雄雞在敞棚裏就叫了。黑天上

閃灼着金黃的繁星，七星杵在頭頂上放着光芒，「半夜了」，葉非慕想着，摸着插門。毯靴在門洞裏沙沙的響着。有人走到門跟前。

「誰？」

「我，瑪霞。快開開！」

葉非慕緊緊的把門隨身關上，擦着洋火。浮在盛着羊脂的小碟裏的燈芯，在發臭的嗤嗤的燃着。葉非慕把軍用大衣從肩上脫下來，在床跟前吊着的搖籃上彎着腰，他的眉毛展開了，嘴邊堆着溫柔的笑紋，凍得發青的嘴唇，發着慣了的溫存的低語。在破布片裏，在襪襪裏，伸着肥嫩的小手，裸到腰部，躺着一個睡得玫瑰紅的六個月的頭胎孩子。在枕頭上，在他旁邊，放着一個滿裝着麵包末的角器。

葉非慕謹慎小心的把手伸到熱騰騰的小脊背下邊，低聲的叫着妻子說：

「把墊的東西換一換，尿濕了，骯髒蟲！……」

當她從爐子上把乾了的尿布取下來的時候，葉非慕低聲說：

「瑪霞，把我舉作書記了。」

「唔，包舍夫同別人怎樣呢？」

「氣瘋了！貧農都一致擁護我。」

「瞧着吧，葉非慕，別招禍。」

「禍不會來到我身上，卻會來到他們身上的。現在開始要打倒我的包含夫的女婿做了主席了。」

自從改選那天以後，好像有人在屯子裏犁了一道鴻溝似的，把人們分爲敵對的兩面了。一面是葉非慕同屯子的貧農；另一面是包含夫同他的女婿——主席，水磨坊主，吳拉史，五個富農和一部分中農。

「他們把我們往泥坑裏坑呢！」包含夫在胡同裏狂暴的亂嚷着。「我知道葉非慕往那兒扯。他想把大家來平均。你們聽見他在鞋匠傅季克家裏唱些什麼高調嗎？他說，我們將有公共耕地，將來我們要共同耕種，或者我們還要買拖拉機……不，你先賺四對公牛，然後再來同我平均，不然的話，除了褲子裏的虱子以外，怕連一根瘦乾棒也沒有！我唾棄他們的拖拉機。我們的先人沒有牠也過了的！」

有一次在禮拜日，在晚上以前，都集會到包含夫院落的旁邊。談着春天的土地的分配。包含夫因爲假日喝得醉熏熏的搖着頭，噴着酒氣，在伊凡跟前來回轉着。

「不，伊凡，你以鄰居的資格來判斷判斷吧。唔，比方，你要白列諾斯湖跟前的地幹嗎呢？說實在話！那裏的地很肥，得要好好的犁，好好的耕種！可是你拿一對牛用什麼釘子去犁牠呢？照蘇維埃說起來，你是中農，就是站在葉非慕和我中間的，你想想吧，你同誰來往比較有益呢？你是好鄰居，那麼……你要白列諾斯湖跟前的地幹嗎呢？」

伊凡把手指插到褪色的腰帶裏，爽直的嚴厲的問道：

「你這是往那兒扯呢？」

「是關於土地方面……唔，你自己想想罷，那裏的地很肥呢……」

「那麼照你的意思，我們就是在白泥板上也能够耕種嗎？」

「唔！唔！又提起泥板來了……爲什麼在泥板上呢？可以尊重……」

「白列諾斯湖跟前的地很肥呢……你瞧着吧，包老伯，不要被這塊肥地噎死了……」

伊凡遽然的轉過身來就走了。不自然的沈寂，在餘下的人中間，好久的麻痺着。

可是這晚上在屯子邊的傅季克鞋匠家裏，流着汗和紅着臉的葉非慕，在狂憤的揮着手，振動着頭

髮：

「這裏不是用筆來幫助，而是要用事來幫助的！農村通訊員好像蒼蠅似的繁殖着。寫些荒謬的消息弄到報紙上，有時讀着真令人惡心。你問一問，他們每一個作了多少事？爲着使大家撲到政府跟前，好似孩子撲到母親跟前一樣。伸出拳頭向富農示威。什麼？滾他媽的去！貧農不應該一輩子都吃蘇維埃政權的奶的，是應該自立的時候了……就是這，沒有援助！我當了蘇維埃委員，現在瞧着吧，看誰幹倒誰。」

夜笨脚笨手的把黑暗堆到胡同裏，花園裏，曠野裏。風帶着強暴的嘯聲，沿街飛馳着，剝落着被嚴寒鍛鍊的裸樹皮，無賴的在屋檐下窺視着。翻亂着毳毛的睡着的雀子的羽毛，使牠們通過了睡夢，回想那六月的暑熱，回想那熟透的，用晨露洗過的櫻桃，回想那糞中的幼蟲和其他爲人們在冬夜從來不曾夢見的有味的東西。

在學校籬笆跟前的黑暗裏，抽烟的火光在燃着。有時風抓住灰燼與火星，小心的搵上去，當火星還未息滅的時候，那時在濃紫色的雪上，黑暗與靜寂，靜寂與黑暗在抖顫着。

一個人穿着敞開胸襟的皮短衣，靠着籬笆，默然的抽着烟。另一個站在跟前，深深的縮着頭。

沈默好久的不被任何人所破壞。停了一下，談話就開始了。用矜持的低聲談起來。

「唔，怎麼樣？」

「妨礙的。姑娘在岳家裏當女工，他就唆弄着說：「同他訂合同了嗎？」他問着。「不知道，」我說。他對我說：「應該叫主席知道，爲着這，不會有好看的……」」

「把他幹掉了吧？」

「得這樣的。」

「如果知道了呢？」

「應該把痕跡消滅了。」

「那麼，什麼時候幹呢？」

「你來，商量着看吧。」

「鬼知道他……有點怕……殺人真有點怕。」

「傻蛋，不這樣就不行！你明白，否則也許要把全屯子都弄得家敗人亡。播種開始不錯，這樣用捐稅來剝皮的，又是土地……他一個人調整貧農……沒有他，看我們把這些光蛋捏得怎麼樣！……」

在黑暗裏握成拳頭的手指在響着。

風在擱着漫罵。

「唔，你來嗎？」

「不知道……或者，來……來！」

葉非慕吃過早飯，剛要到村執委會去的時候，往窗子一望，就看見了包舍夫。

「包舍夫來了，這是怎麼一回事？」

「不是他一個，磨坊主吳拉史同他一塊呢，」妻子補充道。

兩人走進室內，脫了帽子，狂憤的劃着十字。

「過得好吧！」

「你們好吧，」葉非慕回答着。

「好天氣呵，葉非慕！現在天氣很好，初雪很新鮮，現在最好是打兔子。」

「爲什麼幹這些玩藝兒呢？」葉非慕問，疑惑着這些怪客究爲什麼而來。

「你又叫我到那兒去呢，」包舍夫坐下問道。「這對你是可以的：年輕的事，到我那裏帶上狗——就到曠野去。前天狗子在菜園跟前就捉到過狐狸。」

吳拉史解開皮襖，坐到床上，搖着搖籃，咳嗽着。

「葉非慕，我這是來找你的，有點小事。」

「你說吧！」

「聽說你要從我們屯子搬到村裏住。確實嗎？」

「我那兒也不打算搬。是誰對你說的？」葉非慕奇怪的問道。

「聽人家說的，」吳拉史搪塞着，「就爲了這事我們才來的。你甚至可以很便宜的在附近買一所帶有小院的偏房的時候，你搬走有多麼合算呢。」

「小院在那兒？」

「在加林諾夫克。買的不貴。如果願意搬——我們可以幫點錢，分期交。我們也幫忙搬。」

葉非慕微笑了一下。

「你們想把我推出去嗎？」

「你才想的怪！」包舍夫揮着手。

「我老實告訴你吧，」葉非慕走到包舍夫緊跟前：「我從這屯子裏那兒都不去，你大可丟開這一套吧！我曉得是怎麼一回事！你們用錢買不了我，用賄賂也買不了我！」臉通紅着，痙攣的換着氣，往激辣的多鬚的包舍夫臉上吐了一口，叫道。

「你從我屋裏走開，老狗東西！磨坊主，你也走開，混蛋！……快點，當我還沒把你們的腸子肚子打出來的時候！」

包舍夫在門口裏好久的往上提着領子，脊背對着葉非慕，一字一板的說：

「葉非慕，你記着這吧！不願好好的走嗎？不用的。我們會得把你做死，由這屋子裏拉出去的！」

葉非慕不由自主的用兩手抓住包舍夫的領子，瘋狂的一搖，把他從臺階上摔了下去。包舍夫拌住皮襖襟，重重的摔到地下去了，可是很敏捷的又跳起身來，好像年輕人似的把摔倒時嘴唇上碰破的血擦了擦，向葉非慕撲去。吳拉史張着兩手，抓住他：

「算了吧，包舍夫，不是現在……來得及呢……」

包舍夫向前彎着身子，用凝滯的，發昏的眼睛望着葉非慕，嘴唇牽動，終於一字不說轉過身體走了。吳拉史走在後邊，抖抖他皮襖上沾着的雪，有時回看一眼站在臺階上的葉非慕。

在聖誕週之前，包舍夫的女工東迦流着眼淚，跑到葉非慕的院子裏。

「你怎麼樣，東迦？是誰惹你了？」葉非慕問。把叉往乾草垛上一插，匆忙的由打穀場裏走出來。
「是誰惹你了？」往她跟前走近一點再問道。

那姑娘帶着腫了的，淚濕的臉，往圍裙裏擤着鼻子，用頭巾角擦着眼淚，沙着嗓子哭叫道：

「葉非慕，請你可憐可憐我吧！……咳——咳——我這個孤女怎麼辦呢！」

「你先別哭！好好的說……」葉非慕嚷着。

「掌櫃的把我趕出來了。他說，走開，我再也不用不着你了！……我現在又到那裏去呢？打降世齋節算起，我待在他家已經有三年了……爲着過去，請求他給我一塊錢也好……不，他說，連一個大也不給你。把錢丟在路上，我也許會把它拾起來的，可是錢是不會丟在路上的。」

「到屋子裏去！」葉非慕簡短的說。

葉非慕從容的脫了軍用大衣，把牠掛到釘子上，坐到桌子跟前，叫嗚嗚咽咽的姑娘坐到對面。

「你在他那裏怎麼住的，是按照合同的嗎？」

「我不曉得……從荒年住起的。」

「可是合同，總而言之，什麼字據也沒有寫嗎？」

「沒有。我是不識字的人，勉強會寫姓。」

葉非慕沈默了一下，從架窩上取出了一折四褶的包皮紙，用歪歪斜斜的字體真切的寫道：

第八區人民法庭

從去年春天葉非慕到村執委會裏控告富農們瞞糧隱稅起，包舍夫——從前全村的主宰——對葉非慕就懷着隱恨。在公開方面他什麼也不表示，可是在背地裏卻偷偷放着暗箭。他藉草田裏的草去欺負葉非慕。夜間當葉非慕回轉屯子，包舍夫就趕了兩輛車子，幾乎把割了一半的草都裝載去了。葉非慕不作聲，雖然看出車輛是從他的草田上一直拉到包舍夫的打穀場前。

過了兩禮拜，包舍夫的獵犬在險峻的山谷裏襲擊狼洞。母狼出去了，包舍夫便把兩個翻毛的，孤孤的小狼，從狼洞裏捉出來，裝到布袋裏。把布袋繫上鞍帶，騎上馬，不慌不忙的回家了。

馬打着鼾聲，膽怯的俯貼兩耳彎倒了頭走着，好像準備跳躍似的，獵犬就在馬腿跟前，垂着口水，嗅着氣，向上仰擡隆起的臉，低聲的烏烏的叫着。包舍夫在鞍子上身體搖幌，撫摩着馬頭微笑着。

當包舍夫從山上下來走到屯子的時候，短促的夏季的黃昏，就讓給夜了。碎石片在馬蹄下亂飛，閃閃發光，小狼在馬鞍上的布袋裏不作聲的亂動着。

還沒走到葉非慕的院子跟前，包舍夫把繩一勒，鞍子響了一下，就跳了下來。解開布袋，把落到

手裏的頭一隻小狼掏出來，隔着溫暖的小毛，摸到了細細的喉管，眉頭一皺，用拇指和食指把牠一捏。短促的破碎聲。斷了喉管的小狼，就隔着籬笆，飛到葉非慕的院子裏，無聲的落到稠密的刺叢裏。過了一分鐘，另一頭落到距頭一隻兩步遠的地方。

包含夫嫌惡的擦擦手，跳上馬，抽起鞭子。馬噴着鼻子，在胡同裏飛馳，後邊匆匆的跟着瘦長的獵犬。

夜間母狼從山上下來，走到屯子裏，不動的黑影，好久的在風磨跟前站着。南風吹着，從風磨跟前飄送敵意的氣味，不慣的聲響……母狼歪低着頭，挨着草，走到胡同裏，停在葉非慕的院子跟前，嗅着痕跡。不用疾走的跳過了兩呎高的籬笆，便繞着爬到刺叢裏。

被家畜的叫聲驚醒了的葉非慕，點上燈，跳到院子裏。跳到牲口圈跟前——小門開着；把閃灼的黃色的燈光，往裏面一照，望見：一頭羊靠槽躺着，流出的腸子，在牠岔得很開的腿中間，形成一團藍球，冒着熱氣。另一隻躺在牲口圈中間，由咬破了的咽喉裏，血已經不流了。

早晨，葉非慕出其不意的看見刺叢裏躺着的死狼，就猜想到這是誰的手幹的。他用鏟子把小狼鏟起來，送到曠野裏，摔到離路很遠的地方。可是母狼又到葉非慕院子裏來光顧了一次，把做棚的蘆葦頂扒穿，把母牛咬死了走了。

葉非慕把破皮爛肉的母牛摔到擲死獸的土坑裏，就由那裏一直去找包含夫。包含夫在做棚的廊檐

下，正刮着做新車的木檻。一眼望見葉非慕，馬上放下斧子，臉堆微笑，坐到放在做棚底下的車杠上等着。

「到陰涼裏來，葉非慕！」

葉非慕保持鎮靜，走到跟前，並排坐下。

「你的狗真不錯，包老伯！……」

「是的，老弟，我們的狗很貴重呢……喂，拉子波，啡咕！到這裏來，……」

大胸脯的長腿的公狗，從臺階上跳下來，擺着彎尾巴，跑到主人跟前。

「我爲這一隻拉子波，出了一隻母牛附帶一隻牛犢給那宜利茵哥薩克呢。」包舍夫嘴角微笑了一下

繼續說：「狗是不錯……會捉狼呢……」

葉非慕向斧頭伸手，搔着耳朵，反問道：

「你說母牛嗎？」

「附帶牛犢。難道這是價錢嗎？牠更貴重呢。」

葉非慕把斧子短短的一掄，便把狗腦蓋劈成了兩半。血和一團熱腦漿，濺到了包舍夫的身上。

面色發青的葉非慕，艱難的從車杠上立起來，擲掉斧頭，低聲說道：

「瞧見嗎？」

包舍夫翻動眼睛，望着狗的彎曲的腿嘆氣。

「你發了瘋嗎，是怎麼回事？」他沙着嗓子說。

「發了瘋，」葉非慕微顫了一下低聲說。「你這混賬東西，不該劈狗，應該劈你的頭才對！……是誰把小狼在我院子跟前捏死了的？——就是你的手幹的！……你有八條牛……丟一隻，損失小，可是我最後的一條牛還被母狼咬死了，使孩子沒有牛奶吃！……」

葉非慕大步的向大門走去。包舍夫奔到籬笆門跟前才追上了他。

「你賠我的狗，狗仔子！……」他吵着，攔住了路，葉非慕走到包舍夫跟前，對着他的蓬亂的鬚髮出着氣說：

「包舍夫，你別逼我！我不是你的人，我不受你欺負。你害我——我同樣報復你！給你當奴隸的時代過去了！……走開……」

包舍夫往旁邊一挪，讓開路。籬笆門拍嗒響了一下，包舍夫好久的罵着，用拳頭向去遠了的葉非慕威嚇着。

自從狗的事件發生以後，包舍夫就停止追跟葉非慕了。同他見面時點點頭就把眼睛轉到一旁去了。這樣的關係一直拖延到法庭判決包舍夫須給女工東迦六十盧布的時候。從這時起，葉非慕覺得危險打從

包舍夫院裏威嚇着他，在準備着什麼東西。包舍夫的狐狸眼睛，神祕的微笑着，望着葉非慕。有一次，主席在執委會裏轉着彎問道：

「葉非慕，判決我岳父出六十盧布，聽說了沒有？」

「聽說了。」

「誰能教會這傻子東迦呢？」

葉非慕微笑了一下，一直望着主席的眼睛。

「窮困。你岳父把東迦趕出去，到路上連一塊饅也不給她，可是她給他作了兩年活呢。」

「可是我們養活了她的呢！……」

「是從早到夜都叫她做活嗎？」

「家務事，你曉得，不是按鐘點做的。」

「我看你很想知道是誰往法庭裏寫的呈子嗎？」

「不錯，不錯，誰會幹這回事呢？」

「我，」葉非慕回答了，按照主席的臉色，明白這對於他不算是件偶然的事。

晚上以前，葉非慕從執委會裏隨身帶了公文和村執委會的一定的判決書。

「晚飯以後再騰寫吧，」他往回走着想道。

吃了晚飯，從院裏把雨打關好，就坐到桌子跟前騰起來。他的視線偶然落到沒有遮掩的窗框上。

「瑪霞，你怎麼的呢，難道沒有買點布做窗簾嗎？」

妻子坐在紡車跟前，失錯的微笑着。

「我買了兩碼布……你曉得沒有尿布呢……孩子裹着破片子……我就縫了兩塊尿布。」

「唔，這不要緊……可是明天還是買吧。要有人從外邊把雨打一揭——一切都看見了，不方便的。」

在被寒冷描繪成花紋的窗子的外邊，風在刮着乾雪。四不像的沈重的黑雲，遮蔽了天空。屯邊上，在寬頂的長着雜草的山坡那面，向院子伸展的地方，狗在狂吠着。柳樹委屈的在河上低語，向風抱怨寒冷，抱怨壞的天氣，牠枝條的搖曳聲與風聲，融成和諧的低鳴。

葉非慕把鋼筆往自製的橡子墨水裏浸濕，有時向那潛隱着沈默的威脅的啞然黑漆的四方窗框上望。他心煩意亂。過了兩點鐘，雨打從外面響了一下，就輕輕啓開一下。葉非慕並沒有聽見響聲，可是無目的的擡頭向窗子望了一眼，嚇得發冷起來：誰的很熟識的一雙灰色眼睛密合着，沈重的在窄窄的光縫裏，隔着樹枝形的凝霜望着他。過了一秒鐘，摸索着似的，在玻璃後面，平對着他的頭，發現了步槍的黑槍口。葉非慕坐着，身體靠到牆跟前，一動不動，面色蒼白。窗框是單層的，他清清楚楚聽見槍機的響聲：灰色眼睛上的眉毛，吃驚的抖顫了一下……射擊沒有發出來。轉瞬間，玻璃後邊的小黑圈消失

了，槍鬥子清亮的響着，葉非慕驀然醒悟過來，息了燈，剛把頭彎下，窗外的槍響就起，玻璃亂飛，子彈打入牆裏，牆皮的碎塊落到葉非慕身上。

風由破窗裏竄進來，把雪塵撒到長椅子上。孩子在搖籃裏大聲叫喊，雨打關起了……

葉非慕無聲的在地下爬着，爬到窗子跟前。

「葉非慕！親人！……哦，天哦！……葉非慕！」妻子在床上哭着，可是葉非慕咬着牙，不應聲；戰慄抖擻着他。他擡起身來，往破窗子望着；看見有人捲着雪塵，騎着馬，在街上飛馳着。葉非慕扶住長椅子站起來，又飛快的倒到地下；槍筒是由半開的雨打後邊塞過來，放了一槍……室內充滿火藥的焦臭的苦辣味。

早晨，瘦黃的葉非慕，出去到臺階上。太陽照耀着，烟筒冒着烟，被趕去飲水的家畜在河邊叫着。街上留着雪橇的新痕跡，新雪的不曾沾污的潔白，眩惑人的眼目。一切都是如此的平凡，家常，親切，過去的一夜，對葉非慕成了窒息的惡夢一般。在臺階附近，對着打破的窗子，他在雪地上拾了兩個空彈壳和一個在發火點上留着一個小黑坑的步槍子彈。把發鏽的子彈好久的在手裏轉動着想道：「要不是不過火，要不是發火點受了潮——那你也許已經完了，葉非慕！」

主席已經坐在執委會裏。聽見開門聲，朝葉非慕瞟了一眼就又俯到報紙上。

「爾瓦喬夫！」葉非慕喊着。

「唔？」那位不擡頭的應着聲。

「爾瓦喬夫！往這裏看！……」

主席並非出於心願的擡起了頭，睜得很大的灰色的眼睛，由突然彎曲的眉毛下，一直望着葉非慕。

「你這混蛋，夜裏對我放黑槍嗎？」葉非慕沙着嗓子說。

主席紅着臉強笑着。

「你怎麼呢？發了瘋嗎？」

過去的一夜，湧到葉非慕面前：玻璃後邊沈重的不眨眼的目光，步槍的黑口，妻子的叫喊……葉非慕疲倦的揮着手，坐到長椅上微笑了一下。

「可並沒有打着。子彈潮濕了……你把牠貯藏在那兒呢？大概藏在地下吧？」主席完全抑制自己，冷靜的回答道：

「不曉得你說的是什麼：一定是你喝的太多了。」

到正午的時候，葉非慕夜裏被槍擊的風言，傳遍了全屯子。好事者都集到他房子跟前。伊凡把葉非慕叫到執委會裏問道：

「你報告了警察沒有？」

「這還來得及。」

「唔，老弟，別膽怯，我們不叫你受欺負。現在跟包舍夫一起的有五個人，我們咬死他們的！誰也不再跟富農了，都離開了，够了！……」

晚上當年輕夥子們都集到鞋匠傅季克家裏，好像從來似的，在他的鞋匠的錘的聲音下，沸騰了熱烈的談論，同年的王四甲往葉非慕跟前坐近了一點，抓住葉非慕的肩，親熱的低聲說：

「你記着，葉非慕，如果把你打死了——會有二十個新的葉非慕出現的。明白嗎？對你說實在話！你知道在故事裏關於英雄的話嗎？打死一個，出來兩個……唔，我們不是兩個，而是有組織的二十個呢！」

早晨葉非慕到村子裏去了。到了執委會裏，到了借貸所裏，到了警察所裏等候所長便就誤住了。把事情一辦完——天就黃昏了。

出了村，在平滑的河冰上走着回家。黃昏上來了。嚴寒微微的刺着雙頰。夜在西天上不快意的發着藍光。屯子，房舍的黑黝黝的行列，在轉變的後邊隱現着。葉非慕加快脚步，向後面回顧了一下，看見：在後邊二百來步遠的地方，有三個人成了一堆地走着。

葉非慕把到屯子去的距離用眼量了一量，更快的走，但是過了一分鐘，回頭看了一下，看見在後邊的那些人，不但沒落後，甚至彷彿愈加逼近了。心驚的葉非慕跑起來。好像在練習似的，緊緊的把肘

子貼到兩顴上，用鼻子吸着冷的空氣。想登岸，但是一想到那裏有很深的雪，於是又順着河面跑去了。事情是這樣發生的：沒有計算好動作，滑了一腳，就沒有直起身來倒下了。再站起身來，向後一望，有人把他追上了……前邊的一個跑得富有彈性而且輕快，一邊跑着一邊揮着棍棒。

恐怖幾乎使葉非慕從咽喉裏叫出救人的呼聲來，可是到屯子裏還有一哩地：喊聲反正是誰也聽不見的，他在短短的瞬間，意識到這一點，便緊閉嘴唇，不作聲的向前衝去，想把跌到時失去的時間撈回來。幾分鐘的時候，在他與那三個人的頭一個中間的距離，彷彿不會縮短；後來葉非慕再往後一看，就望見在後邊跑着的人已經追上他了。他集中了一切的力量，更快的飛奔着，這是他的聽覺得到了新的聲音，原來棍棒在冰上飛快的滑着，發出沈重的聲響。從脚下把葉非慕打倒了。他跳起來，又跑着。轉瞬間，他回想起來；當他在察里津附近打退白黨的時候，就是這樣跑的，那時候就是這樣的灼熱的喘息，充塞了心胸……

被強有力的手拋出的棍棒，又把葉非慕從脚下打倒了。他沒有起來……有人從後邊很很的照他頭上一擊，把他打倒到一邊去。葉非慕把一切的意志集成了鐵的一團，踉蹌的爬起來，但把他打的倒仰着。

「冰是怎樣翻熱的……」思想在他頭腦裏閃了一下。葉非慕往旁邊一望，看見蘆葦的斷莖。「把我也打斷了……」於是即刻在將暗淡下去的意識裏，燃起了火一般的話：「你記着，葉非慕，把你打死了——有二十個新的葉非慕出現的！……好像在故事裏的英雄似的……」

在蘆葦裏有拉長的聲音……葉非慕沒覺得有人怎樣把他的牙床打落；刺翻了牙床，這人又把棍棒深深插進他的嘴裏；也沒覺得又怎樣刺入到他的胸裏，又彎曲，直戳到脊錐骨上。

.....

三個人抽着烟，很快的往屯子走去了，獵犬在他們中的一個人後邊匆匆跟着。風雪起來了，雪落到葉非慕的臉上，雪在冰冷的頰上已經不融化了，祇有難忍的楚痛與恐怖的兩顆淚珠，凝結在那裏。

（尙佩秋譯）

牧童

M·蕭洛霍夫著

從褐色的，被太陽曬焦了的曠野裏，從發裂了的白色的鹽池裏，從東方——刮了十六天的熱風。

地變成炭了，草都成了黃的打捲了，井跟前的小路上，稠密的散佈着的水脈都乾了，還沒有冒出來的莊稼穗都枯萎了，凋落了，好像老頭似的，駝着背，向地下彎着。

在正午的時候，鐘聲的銅音波，在微睡的电子裏響着。

暑熱。寂靜。只是在籬笆上腳聲響着——搔着灰塵，老人的拐杖在小土岡上敲着——摸索着道路。

电子鳴鐘開會。議事日程是討論雇用牧童。

人聲在執委會裏轟轟的亂響着。吸烟的烟氣。

主席用鉛筆頭在桌子上敲着。

「公民們，舊牧童不看牲口了，說工錢低。我們執委會提議雇葛利戈利看。他是我們這裏人，是孤子，是少共……他的父親，大家都曉得的，從前是鞋匠。他住在妹妹家裏，他們沒有吃的。公民們，你們設身處地的想想，把他雇下看牲口吧。」

老頭子傅魯格夫忍不住了，擺着歪屁股。

「這個我們不能夠……牛羣是健康的，可是他又是個什麼樣的牧童呢……牛應當趕到遠處去放，因為近處沒有草，這事他幹不慣的。怕一到秋天一半牛犢都要沒有了……」

磨坊主易格納特是個聰明的老頭子，用毒惡的甜密的聲音說：

「我們沒有執委會也雇到牧童的，這是關係我們方面的事……應當挑一個年老的，靠得住的，而且愛惜牲口的人……」

「對了，老爺爺……」

「公民們，雇個老頭子嗎，這樣牛犢跟了他會很快就丟掉的……現在不是從前的時候了——到處都是賊偷……」主席堅決的，期待的說着；這時有人從後邊聲援着：

「老年人不中用……你們要注意，這不是老母牛，而是隔夏的牛犢。這裏得用狗腿子的。牲口一跑散，——叫你去收拾吧——老頭子怕不要跑得把五臟六腑都跑掉了的……」

轟然的大笑聲，可是老頭子易格納特從後邊低聲說：

「共產黨在這裏不相干……要禱告的，不是……」老禍害撫摩着禿頂。

可是這時主席嚴厲的說：

「公民們，請不要胡亂攻擊吧……否則我要叫他退席的……」

在破曉的時候，當烟好像塗污了的破棉絮似的，由烟筒裏爬出來，低低的敷到曠場上的時候，葛利集了一百五十來頭一羣的牲口，經過屯子，往那蒼茫的，冷落的丘陵上趕去了。

褐色隆起的齧鼠洞，斑斑點點的在曠野裏散佈着，齧鼠從鋪着抓地草的洞裏遲緩的當心的嘯着，鴉鳥閃着銀色的羽毛飛翔着。

牛羣很安寧。牛犢的裂蹄在皺紋的地皮上，細雨一般的喳喳的響着。

杜妮——牧童的妹妹同葛利並排走着。她的緋紅的雀斑的雙頰在笑着，眼睛，嘴唇，一切都在笑着，這是因為她到紅山上來已經整整過了十七度春天了，而在這十七年之中，覺得一切都是這樣的可樂；連哥哥的苦衷的臉，連走着路反着芻的大耳朵的牛犢，甚至到明天他們連一塊麵包都沒有，連這都是可笑的。可是葛利不笑，由葛利的破舊的，有遮緣的便帽下的緊張而有橫紋的前額和疲憊的眼睛看來，好像他遠不止十九歲的年紀了。

牛羣安安生生的在凸凹不平的路旁走着。

葛利戈利對落在後邊的牛犢噓了一聲，就對杜妮轉過身來。

「杜妮，我們賺點麵包過到秋天，那時我們到城裏去。我去入勞動講習所，把你也安置一個什麼地方……或者也學習一點……杜妮，城裏書多着呢，吃的麵包也很乾淨，沒有草，不像我們吃的。」

「可是咱們到那裏去弄錢去呢？」

「你這小傻子……他們給咱出二十普特糧食，這就是錢……每普特買一塊錢，然後把黍子，乾糞也都買了。」

葛利戈利站到當路上，用鞭桿在灰土裏劃着，計算着。

「葛利戈利，咱們吃什麼呢？麵包一點也沒有了……」

「我口袋裏還剩一塊陳燒餅。」

「現在吃完了，明天怎麼辦呢？」

「明天從屯子回來帶麵來……主席答應過了……」

正午的太陽蒸曬着。葛利戈利的袋形和小衫都汗濕了，貼到肩甲骨上。

牛羣煩燥的走着，牛蟲和蠅子咬着牛犢，灼熱裏牲口在叫着，牛蟲在咬着。

傍晚，在太陽未落的時候，把牛羣趕到牛欄裏。在水池附近有一所被雨水腐朽了的茅廬。

葛利戈利飛快的趕着牛羣，勉強的跑到牛欄跟前，開了枝條編的小門。

計算着牛犢，一頭一頭放進四四方方的黑門裏去。

一一

在池那邊的，好像大粒豌豆似的隆起的荒陵上，結了新的茅廬。用牲口糞塗了牆，葛利戈利用草把頂上蓋了蓋。

第二天晚上，主席回來了，帶回了半普特玉蜀黍麵和一小袋黍子。

吸着烟，坐到蔭涼裏。

「你是很好的人，葛利戈利。你放着牲口，秋天我們到區裏去。或者從那裏叫你讀書去……那裏教育局我有熟人的，會幫忙的……」

葛利戈利喜歡的臉上閉起紅光來，送着主席，給他扶上馬鐙，緊緊的握了他的手。好久的在後邊望着馬蹄下揚起的團團的灰球。

曠野乾透了，獨活草好像患肺結核人的雙頰似的緋紅着；到正午的時候，天熱得令人窒息。葛利戈利仰臥着，望着那蕩漾着淡藍色的丘陵，他覺得曠野是活的，在無限的田莊，鄉村，城市的重壓下，牠是多麼艱難啊。他覺得土地在斷斷續續的喘息裏抖動着，可是在下面，在很厚的地層下面跳動和飛馳着另一種不可知的生命。

於是在大白天就恐怖起來了。

把無邊的丘陵，用眼光估量一下，望了迷人的景色，望了把褐色的草弄污了的牛羣，想着好像麵包末由麵包上切下似的，他遠遠的與世界割離了。

禮拜日的晚上，葛利戈利把牛羣趕到牛欄裏。杜妮在茅廬跟前生火，煮着黍子和發着酸模香的稀飯。

葛利戈利坐到火跟前，用鞭桿攪着燒的乾糞說：

「郭里沙的牛犢病了。應該告訴掌櫃的……」

「或者，我到屯子裏去吧？……」杜妮問，盡力的表示着淡然漠然的樣子。

「不用的。牛羣是一個人看不過來的……」他微笑着：「想人了嗎，呵？」

「想悶了，葛利戈利，親人……在曠野裏過了一個月，僅僅看見一次人。如果要在這裏過一夏的話，怕連說話都將忘記了……」

「忍耐一下吧，杜妮……秋天到城裏去。我同你去讀書，我們學成了以後，回到這裏來。按着科學方法來種地，不然，我們這裏很黑暗，人都在睡夢中……都是些不識字的……沒有書……」

「不收我們讀書的……我們也是愚而無知的人……」

「不，收的。當我冬天到村裏去的時候，我在黨支部書記那裏讀了列寧的書。那書上說，政權屬於

無產階級，關於學習也寫道：由窮人出身的應當學習。」

葛利戈利跪起來，銅色的火光，在他雙頰上跳動着。

「爲着管理我們的共和國，我們要學習的。在城市裏，那裏工人拿政權的，可是我們這裏富農做主席，屯子的主席也都是有錢人當的……」

「葛利戈利，我最好去洗地板，洗衣服，做活，你去讀書……」

乾糞燻着，冒着烟，就燃燒起來。半睡的曠野在沈默着。

三

黨支部書記波立多夫，託巡邏的警察告訴葛利戈利到村裏去。

葛利戈利在天沒亮就出門了，到午飯時從丘陵上就望見鐘樓與鋪着乾草和白鐵板的小房。拖着有腳繭的脚，到了曠場上。

俱樂部設在僧侶的房子裏。沿着發出新鮮的松脂香的新路，走進一間寬敞的房間裏。

因爲雨打關着——光線半暗。波立多夫在窗子跟前，用飽子刮着東西——做窗框用的。

「聽說，老弟，聽說……」他微笑了一下，伸着汗手。「唔，一點也不明白！我在這裏調查了一下：油坊裏要人，結果竟比所要的多募了十二個……你看牲口，到秋天的時候，我們派你去學習。」

「在這裏就是這樣的工作也好……屯子的富農，極不願意我當牧童……他們說我是少共——不信神的人，放牛不念經……」葛利戈利疲倦的笑着。

波立多夫用袖子把鮑花一拂，就坐到窗臺上，皺着汗濕的眉頭，把葛利戈利望了一下。

「葛利戈利，你瘦了……你的吃食怎麼樣？」

「有吃的。」

大家都稍稍沈默了一下。

「呵，到我這裏來吧。給你新書報看：由區裏收到的報和書。」

在一頭頂到墳院的街上有人走着。老母雞在灰色的灰堆裏浴着灰塵，什麼地方的井上的轆轤在響着。遲緩的靜寂，在耳朵裏鳴着。

「你現在留着。就要開會。弟兄們已經在談論你：「葛利戈利在那裏怎麼樣，怎麼着。」你同弟兄們見見面……我現在做關於國際形勢的報告……你在我這裏過夜，明天走。好吧？」

「我不能過夜。杜妮一個人看不了牲口的。我去開會，會一開完——夜裏走。」

波立多夫的外間房裏很涼爽。

發着乾蘋果的甜味，從牆上掛着的鞞和後鞞上，發着馬汗氣。

在屋角裏放着盛着酸汽水的桶和歪邊的床。

「這就是我的地方，——在房裏熱得很……」

波立多夫彎下腰，謹慎小心的從麻布下抽出了好久以前的真理報和兩本小書。把補着補綻的口袋，塞到葛利戈利的手裏，張着口：

「拿住……」

葛利戈利拿住口袋，一邊就用眼睛流覽着報紙上一行行的字。

波立多夫用手捧裝着麵粉，把裝了一半的口袋搖了搖，就到堂屋裏去。拿來兩塊豬板油，包在黃白菜葉裏，裝到口袋裏說：

「回家的時候——把這帶上！」

「我不帶……」葛利戈利說。

「爲什麼不帶？」

「就是不帶……」

「你怎麼的呢，可惡蟲！」波立多夫臉色蒼白的嚷道，眼睛釘着葛利戈利。「還算同志呢！快餓死了，連一句話也不告訴。帶去吧，不然我們的交情就算斷絕……」

「我不願意拿你最後的一點……」

「僧侶的女人才是最後的，」波立多夫望着葛利戈利，氣憤憤的綁着口袋，已經和氣的說。

會在天亮以前開完了。

葛利戈利在曠野裏走着。麵包袋墜在肩上，一雙磨擦着的腳，發燒得要流血了，可是他仍很勇壯愉快的走着，去迎接那發着光輝的霞光。

四

破曉的時候，杜妮從茅廬出來拾乾糞燒火。葛利戈利飛快的由牛欄裏跑出來：她猜想着有不好的事情發生了。

「什麼事情弄糟了嗎？」

「郭里沙的小牛死了……還有三條牲口病了，」換了一口氣說：「杜妮，你到屯子去吧。告訴郭里沙和其他的人，叫現在就來……就說牲口病了。」

杜妮很快的就不見了。她背着由荒塚那邊爬來的太陽，由陵上過去。

葛利戈利送了她慢慢的去到牛欄裏。

牛羣到溝裏去了，在籬笆跟前臥着三隻牛犢。到正午的時候也都死了。

葛利戈利離開牛羣，飛奔到牛欄裏：又病了兩隻……

一隻躺到池跟前的溼泥上；對葛利戈利歪着頭，遲緩的叫着；突出的淚眼，變成玻璃了，葛利戈利

自己的鹹淚，順着曬成青銅色的雙頰流着。

日暮的時候，杜妮到了主人家裏……

老頭子阿德梅用拐杖觸着凝然不動的牛犢。

「邪症——這種病……現在整個的牛羣要開始毀了。」

把皮剝了，把死牛埋到距湖不遠的地方。用乾黑土撒成一個新的土堆。

第二天杜妮又在路上走着到屯子去了。一下子病了七隻牛犢……

日子好像玻璃苣似的，一天一天的浮去了，牛欄空起來了。葛利戈利心理也空虛起來了。一百五十來頭牲口，剩下五十頭了，掌櫃的都坐着馬車來了，剝了牛犢的皮，在溝裏掘了淺坑，把血淋淋的死牛埋了就走了。牛羣不是出於心願的走進牛欄裏；牛犢在叫着，覺着看不見的血與死，在牠們中間爬行着。天亮的時候，面色發黃的葛利戈利開了吱吱響着的牛欄門，把牛羣放出去，照舊的經過乾了的墓塚走去了。

腐爛的肉臭氣，煩燥不安的牲口揚起的灰塵，遲緩的無可奈何的牛鳴聲，就是經過曠野慢慢走着的太陽，也是這樣的熱。

打獵的由屯子來了。在牛欄的籬笆周圍放着鎗；從牛欄裏嚇走兇惡的病魔。可是牛犢依然在死着，牛羣一天天的稀少起來了。

葛利戈利開始發現有些墓塚被挖開了；啃光了的骨頭，放在不遠的地方；夜間不安生的牛羣怕起來了。

夜間，在靜寂裏，突然一下子騰起了粗野的叫聲。牛羣衝破着籬笆，在牛欄裏亂竄着。牛犢把籬笆衝倒了，成堆的去到茅廬跟前。躺在火旁邊，勉強的呼吸着，反着芻。

葛利戈利不到夜間被犬吠聲驚醒的時候，是猜不到的。他邊走着邊穿上短皮襖，從茅廬跳出去。露水潤溼了的牛犢脊背擦着他。

在入口處站了一下，向狗呼嘯了一聲，回答的是聽見從加久溝裏送來各樣噪音的緊張的狼叫聲。由刺叢裏還有一個繞着山低聲的叫着……

葛利戈利走進茅廬裏，點起亮。

「杜妮，你聽見了嗎？」

光怪陸離的聲音，在破曉的時候，同繁星一起消失了。

五

早晨，磨坊主易格納特同捏斯特洛夫來了。葛利戈利在茅廬裏收拾着靴子。老頭子們進來了。易格納特脫了帽子，因為茅廬裏地下爬着的太陽的斜射的光線，把眼睛密縫着，舉起手——想對着屋角裏掛

的列寧的小像片畫十字。細細的一望，就在半道上匆匆的把手拳到背後；惡狠狠的睡了一口。

「是這麼樣的……那麼，你沒有神像嗎？……」

「沒有……」

「在神位上掛的這是誰？」

「列寧。」

「這就是我們倒霉的緣故……沒有神，邪病就來了……因為這宗事，牛犢就病了……呵哈——哈，我們的上帝是慈善的……」

「老爺爺，牛犢是因為沒有請獸醫才死了。」

「從前沒有你的獸醫也過來了……你真是有學問的人……你倘然常常向神禱告一下，獸醫也許就用不着了。」

捏斯特洛夫眼睛咕嚕咕嚕的轉着，嚷道：

「從屋上角裏把那邪東西取下去！……爲着你這惡漢，罵神的人，牲口都死了。」

葛利戈利臉色微微的蒼白着。

「你在你家裏去吩咐吧……沒有什麼可開口的……這掛的不是邪東西，而是無產階級的領袖……」
捏斯特洛夫強硬起來，紅着臉嚷着：

「你給我們幹活，——就得照我們的做……爲什麼你弄這些……瞧着吧，不然的話，我們馬上就辦你。」

把帽子戴上，不打招呼的出去了。

害怕的杜妮，對哥哥望着。

過了一天，鐵匠季洪從屯子來看自己的牛犢來了。

蹲到茅廬跟前，抽着烟，苦笑着說：

「我們的生活真是醜惡的……把舊主席打倒了，現在掌權的卻是捏斯特洛夫的女婿，唔，又回復到原來的習慣了……昨天分了地：窮人一分到塊好地的時候，就重分起來。有錢人又騎到我們的脊梁骨上來了……葛利戈利，他們把一切好地都拿去了。把膠泥板地給我們留下……是這樣的調門呵……」

葛利戈利成半夜的坐到火跟前，用炭在橙黃色的寬掌的玉蜀黍葉上寫着歪拗的字行。寫着關於土地的不正確的分配，寫着用射擊同牲口病鬥爭以替代獸醫的情形。把寫成的玉蜀黍葉的小包，交給鐵匠季洪說：

「送到區裏時候，打聽紅色真理報在那裏出版的。把這交給他們……我寫的很仔細，不過你別揉，不然會把炭擦丟了的……」

鐵匠用那被炭烙了的染黑了的 fingers，小心謹慎的接了沙沙作響的葉子，放到懷裏心口上。帶着那同

樣的微笑告別道：

「我步行到區裏去，或者到那裏找蘇維埃政府……一百五十哩我三天把牠趕完。過一禮拜，我一回來就說給你聽……」

六

秋在陰雨裏，在昏暗的潮溼裏過去了。

杜妮從早晨就到屯子弄吃食去了。

牛犢到半坡上放去了。葛利戈利披上外衣在後邊跟着，把褪色的路旁的薊草頂摘了，在手掌裏沈思的揉着。兩個騎馬的人，在秋季的短促的黃昏前，從陵上下來。

馬蹄聲響着，到了葛利戈利跟前。

葛利戈利認出來一個是主席——捏斯特洛夫的女婿，另一個是磨坊主易格納特的兒子。

馬渾身都在汗沫裏。

「你好吧，放牛的！……」

「你們好吧！……」

「我們到你這裏來的……」

主席在馬鞍上身體向前屈着，凍透了的手指，好久的在解着大衣，結果掏出一張黃報紙，在風地裏展開來。」

「這是你寫的嗎？」

他自己寫在玉蜀黍葉上又從葉上抄印來的關於分配土地，關於牲口流行病的字，就在葛利戈利眼前跳動着。

「跟我們去吧！……」

「上那兒去？……」

「到溝邊去……我們要談一談……」主席的發青的嘴唇抽動着，眼睛艱難的，悲苦的瞪着。葛利戈利微笑了一下：

「就在這裏說也一樣。」

「也可以在這裏說的……如果你願意的話……」

從衣袋裏拔出手鎗來……勒着馬，沙着嗓子說：

「還登報嗎，小壞種？」

「你這是爲什麼呢？……」

「這是因爲我得吃官司！」

『還再胡放屁嗎？……說吧，共產黨雜種糕！』
沒有等到回答，一鎗打到葛利戈利的用沈默來封閉的口裏。

葛利戈利呵哈了一聲，倒在放風了的馬蹄下，用彎曲的手指，撕了一片紅色的溼潤的草，就寂然無聲息了。

磨坊主易格納特的兒子從馬上跳下來，用手捧了一團黑土，填到冒着血沫的口裏……

曠野是寬廣的，誰也不會量過的。牠上邊有好多的道路和小徑。黑而又黑的秋夜，雨把馬蹄的痕跡洗去得乾乾淨淨了……

七

微雪。薄暮。到曠野的路。

只有背上背着裝着大麥麵包皮的荷囊和手裏拿着拐杖的人不難行走。

杜妮在路旁走着。風撕着破小衫的下襟，突擊她的脊背。

淡漠的，薄暮的曠野，在周圍躺着。

荒塚在離路不遠的地方隱現着，在牠上邊是蓋着草的亂蓬蓬的茅廬。

用那踉蹌的醉人一般的步調走到跟前，臉向下的躺倒在沈陷了的小墓塚上。
夜……

杜妮在筆直的通到火車站的大道上走着。

她輕快的走着，因為在背上背着的荷囊裏有大麥麵包皮，有發着辛辣的曠野塵土氣的破了的『共產黨主義ABC』和哥哥葛利戈利的麻布小衫。

當心裏充滿着悲苦的時候，當眼淚染燒着眼睛的時候，那時她就遠避着外人的眼睛，找一個什麼地方從荷囊裏把沒洗過的麻布小衫掏將出來……臉俯在牠上邊，聞着親人的汗氣……很久的不動一動的躺着……

路程向後退去了。對生活憤怒的狼叫聲，由曠野的峽谷裏送來，杜妮在路上邁着步武，往城裏走着，在那裏有蘇維埃政府，在那裏無產階級爲着將來會得管理國家而學習着。

在列寧的書裏這樣的說着。

(尙佩秋譯)

小無賴漢

M·蕭洛霍夫著

米什加做着夢，彷彿祖父在園子裏割了一根結實的櫻桃樹條，向他走着，一邊揮動樹條，一邊嚴厲的這樣說：

「呵，到這裏來，米什加，我照你生着兩腿的地方抽你！……」

「爲什麼呢，爺爺？」米什加問着。

「爲着你把鷄窩裏的鷄蛋偷出去，拿去坐迴轉木馬要完了！……」

「爺爺，今年我沒有坐過迴轉木馬！」米什加恐懼的叫起來。可是祖父嚴肅的捋着鬍鬚，蹣着腳說：

「躺下去，小惡漢，把褲子脫掉！……」

米什加叫了一聲就醒了。心跳得彷彿真嘗到了樹條一樣。把左眼微微一睜——屋裏明了。窗外的曉日發暖了。米什加把頭擡起來，聽見門口的聲音：媽媽在嚷着，嘟囔着什麼，笑得噙着，祖父在咳嗽着，外人的聲音：

『布——布——布……』

米什加把眼睛一擦就望見：門嘩啞一聲開了，祖父跑進堂屋裏，跑着，眼鏡在他鼻子上擺着。米什加起初以為是僧侶同唱歌的來了（在復活節，當僧侶來時，祖父也是這樣忙着，）可是跟祖父走進堂屋裏來的卻是一個穿着軍用大衣，戴着上有飄帶可沒有遮緣的帽子的外來的大兵，媽媽抱住他的脖子，叫着，一雙腿得得的跳着……

那個外來的人在屋子中間從脖子上把媽媽推下來說：

『可是孩子在那裏呢？』

米什加膽怯起來，鑽到被窩裏。

『米什加，好兒子，你睡着了嗎？你的老子幹事回來了！』媽媽吵鬧着。

米什加還沒來得及瞟一眼的時候，那個兵就一把抓住了他，在頂棚底下拋擲着，後來又緊緊的將米什加貼到懷裏。這可真不是鬧着玩的，他用棕色的鬍子刺着米什加的嘴唇、兩頰和眼睛。鬍子什麼的是潮溼的，鹹的。米什加竭力想掙脫，可是掙脫不了。

『孩子長成了一個多麼像樣的布爾雪維克！馬上要長過爸爸了！……哈——哈——哈……』

父親叫着，只顧逗着米什加玩，一時叫他坐到手掌上，翻弄着，一時又將他拋到頂棚的橫梁上。米什加忍耐着，忍耐着，後來彷彿是個祖父似的，把眉毛一皺，嚴肅起來，一把揪住父親的鬍子。

「放下吧，爸爸！」

「我不放！」

「放下吧！我已經長大了，可是你還把我當小孩子一樣玩！」

父親叫米什加坐到自己的膝蓋上，微笑着問道：

「你幾歲了？」

「八歲了，」米什加翻着眼說。

「小兒子，你記得前年我給你做了輪船這回事嗎！你記得我們把牠下到池裏去的玩意兒嗎？」

「記得……」米什加叫着，用手膽怯的摸着父親的脖子。這一來就完全樂開了；父親叫米什加騎到自己的脖子上，捉住了他的腿，在堂屋裏一圈一圈的跑起來，後來好像馬似的叫着，米什加真樂得連氣都接不上來。母親扯住他的袖子，嚷道：

「上院子去玩吧！……去吧！告訴你說，這樣的囚犯，……」她請求着父親：「放了他吧，佛莫，請你放了他吧！……簡直不叫父親仔細看一看，你這小鷹。兩年沒見面，你就同他纏個不休。」

父親把米什加放到地下坐着說：

「跑吧，同小朋友們去玩吧，你以後再來，我給你好東西。」

米什加隨身把門關上，起初倒想在門口裏聽一聽屋裏要說些什麼話，但是後來一想——小朋友們誰

也不知道父親回來了，於是就穿過院子，順着菜園，踏着馬鈴薯的圓穴，喘着氣到池裏去了。

米什加在發着臭氣的死水裏洗了澡，在沙灘上打滾，最後一次的水裏沒了浸，一隻腳跳着，蹬上褲子。完全是打算回家的，可是這時韋吉克——僧侶的兒子來到他的跟前。

「別走，米什加！再來洗一洗澡，上我們家裏玩。你媽媽決定上我們家裏去的。」

米什加用左手把溜下去的褲子掩起來，把肩上的繫帶整整了整，不情願的說：

「我不願同你一塊玩。你的耳朵裏臭得很！……」

韋吉克惡毒地密縫着左眼，從瘦骨的肩上扯着編織的小褂說：

「這是因爲癩癢，可是你是鄉下老，你母親在籬笆下邊生的你！……」

「你瞧見的嗎？」

「我聽我們女廚子告訴媽媽的。」

米什加用腳抓着沙，從上到下的把韋吉克看了一眼。

「你媽媽胡吹的！並且我爸爸打過仗，可是你爸爸卻是喝血的，吃人家的點心！……」

「小無賴漢！……」僧侶的兒子歪着嘴吵着。

米什加抓起一塊被水浸蝕的光石頭，但是僧侶的兒子眼中噙着淚，溫和的微笑着：

「你同我別打架，米什加，別發惱！我把我的鐵短劍送給你，你可願意嗎？」

米什加用腳抓着沙，從上到下的再把韋吉克看了一眼，又看了看小石頭，但一想起父親來就驕傲的說：

「我爸爸從戰場上給我帶來的東西比你的好得多呢！」

「扯說的吧？……」韋吉克不相信的說：

「你自己才扯說呢！……如果我說帶的有，那就是有！……有真正的槍……」

「你想想，你成了多麼富有的人！」韋吉克羨慕的笑了一下。

「他還有一頂帽子，帽子上繫着飄帶，寫着金字，好像你書上的金字一樣。」

韋吉克好久的皺眉搔肚思索着，想用什麼來使米什加驚奇起來。

「我爸爸馬上就要做僧正了，可是你的爸爸從前卻是一個放牛的。呵哈，什麼？……」

米什加在熱沙上站得厭煩了，轉過身子，往菜園去了。僧侶的兒子喊着他：

「米什加，米什加，我告訴你一點事！」

「你說。」

「你到我跟前來！……」

米什加走到跟前，疑惑的斜着眼：

「那末，你說！」

僧侶的兒子用細細的彎腿，在沙地上跳舞，微笑着，惡意的叫道：

「你父親是共產黨！你一死，你的魂飛到天上，上帝就要說：爲了你父親是個共產黨——到地獄裏去吧！……小鬼於是就把你放到油鍋裏煎起來！……」

「可是你以爲就不煎你嗎？」

「我的爸爸是牧師！……你是沒有讀過書的傻子，什麼也不懂得的……」

米什加害怕起來，轉過身，不再作聲的跑回家去了。

他跑到籬笆跟前站住了，用拳頭對僧侶的兒子威嚇着叫道：

「我問一問爺爺，如果你是扯謊的話——你就別打我們院子跟前過吧！」

跨過了籬笆，往家裏跑，可是眼前就是油鍋。鍋裏煎着他，煎着米什加：他火熱的坐在那裏，周圍酸奶皮在沸着，起着泡。他背上好似有螞蟻在爬的一樣，要快點跑到爺爺跟前問個明白才好……

真是碰見鬼——豬夾到籬笆門裏來了。頭在那面，身在這面，腿蹬着地，轉動尾巴，大聲叫着。米什加前往救助：想弄開籬笆門——豬發着嗷聲。米什加騎到豬身上，豬把氣力一鼓，便把籬笆門衝開了，呼通一聲，一直順着院子往打穀場跑去了。米什加用腳踹牠的脇骨，豬跑得快得風把他的頭髮都往後飛揚起來。跳到打穀場跟前，——一望，祖父在臺階上站着，用手指招呼着。

「到我跟前來，小寶貝！」

米什加猜不透爲什麼祖父叫他，這時又想起地獄的油鍋，就飛奔到祖父跟前。

「爺爺，爺爺，天上有鬼嗎？」

「我一下子把你摔到鬼跟前去！……我唾你，我用樹條子抽你！……呵哈，你這小壞瓜，你爲什麼騎豬呢？……」

祖父揪住米什加額前的頭髮，從堂屋裏喊着他的母親說：

「你來看你這好兒子吧！」

母親跳出來：

「你爲什麼作弄他？」

「怎麼爲什麼？我一瞧，他倒騎着豬在院裏滿地跑着，風把灰都揚起來了！……」

「他騎着老母豬跑嗎？」母親呵哈了一聲。

米什加還沒來得及辯護，祖父就把皮帶解下來，左手提着褲子，不使脫下來，右手提米什加的頭夾到兩膝間，邊打邊很嚴厲的說：

「別騎豬！……別騎！……」

米什加想喊，祖父就說：

「你這貓仔子，你不心痛你爹老子嗎？他走路走得累死了，躺下睡一會，你還要喊起來嗎？」

只得大喊了。想用腳踢祖父——又够不到。母親抓住米什加——推到房裏：

「坐在這裏，你媽的鬼東西！……你到我跟前——不像你爺爺一樣……我要剝你的皮的！……」

出去到院子裏。祖父坐在廚房的凳子上，有時望一望米什加的背脊。

米什加對祖父轉過身來，用拳頭擦着最後一滴眼淚，一邊用屁股推開門說：

「呵，爺爺……記着吧！」

「你說什麼，混蛋東西，想來威嚇爺爺嗎？」

米什加看見祖父又在解皮帶，趕緊把門關了一點。

「你不來威嚇了嗎？……」祖父重問道。

米什加完全躲到門後去了，由門縫裏張望，機警的監視着祖父的每一個舉動，後來就宣佈道：

「等着吧，等着吧，爺爺！……等你牙齒落完了的時候，我不嚼的！……那時你別找我！」

祖父走出到臺階上，就看見米什加的頭在菜園裏，在蔥綠的蓬亂的苧麻裏沈沒着，閃着藍色的褲子。祖父好久的用拐杖對他威嚇，可是在他的鬍鬚裏埋藏着微笑。

對父親他是米加。對母親他是米妮什加。對祖父——在撫愛的時候——是小惡漢，在其餘的時候，當祖父的眉毛好似灰布條一般掛在眼上的時候——「喂，米海洛博米其，來，叫我扭一扭你的耳朵！」

可是對其餘的人：對鄰人，小朋友們，對全村——他是米什加和「小無賴漢。」

母親當姑娘的時候生了他，雖然過了一個月就同牧人佛莫結了婚，算是由他生的孩子，可是「小無賴漢」這個綽號，好像潰瘡似的沾到米什加的身上，一輩子都跟着他。

米什加自己是瘦弱憔悴的人。他的頭髮從春天起，好像開着的向日葵瓣一樣，六月太陽曬着，曬成蓬亂的栗色的捲渦，臉蛋活像麻雀蛋，滿生着雀斑，可是鼻子由於曬太陽和經常在池裏洗澡的原故，都脫了皮了。小跛子米什加有一件是好的——就是眼睛。那雙眼睛在他那雀斑的臉上，看上去窄窄的一條縫，碧藍，狡猾，好像一塊沒有融化的河冰一樣。

就因為這對眼睛和冒失鬼的性格，父親才愛米什加。他幹差事回來，給他帶來了日子久了發硬的亞木地方的宿麵餅和稍微穿過的小皮鞋。母親把皮鞋包在毛巾裏，裝到箱子裏去，可是餅子呢，當天晚上米什加就坐在門限上用錘子敲開吃光了。

第二天，太陽一出來米什加就醒了。他用手從鍋裏捧了溫水，把昨天晚上的污穢洗個乾淨就跑到院

子去了。

母親在母牛跟前忙着，祖父坐在土階上，喊着米什加：

「小惡漢，鑽到倉底下去！老母雞在那裏咕嗒咕嗒的叫，一定是下了蛋了。」

米什加是時時對於祖父獻殷勤的：他爬着鑽到倉底下，他就打倉底下鑽到外面溜出去了。一躍三跳

的順着菜園向水池邊跑去了，張望了一下，看祖父瞧見他沒有。跑到籬笆跟前，腳被草麻刺着了。可是祖父還在等待着，時時呻吟着。等不到他就自己爬鑽到倉底下。塗了一身鷄屎，在溫暖的黑地裏密縫着眼，頭重重的在梁上碰了一下，爬到了盡頭。

「你這東西，小傻瓜，米什加，說實在話！……找了又找，找了又找，偏找不着……難道鷄子不在這裏下蛋嗎！在這小石頭跟前一定有雞蛋的。你在那裏呢，小惡漢？」

對於祖父的回答是靜寂。祖父從倉底下爬出來，把褲子上沾的鷄屎塊抖了抖，眯縫着眼，好久的向水池望着，望見米什加就擺着手……

一邊，小朋友們在池跟前圍着米什加問着：

「你的老頭兒幹過軍隊嗎？」

「幹過。」

「他在那裏作什麼呢？」

「當然明白——打仗的！……」

「胡扯！……他在那裏殺虱子，在廚房裏啃骨頭！……」

小朋友們都哈哈大笑，用手指推米什加，在他周圍跳着躍着。由於受到悲苦的欺負，淚在米什加的眼裏滾轉起來，可是這時僧侶的兒子韋吉克還狠狠的挖苦他。

「你老頭子是共產黨嗎？……」問着。

「我不知道……」

「我知道是共產黨。我爸爸今天早上說他把靈魂賣給鬼了。還說有錢的人馬上就把一切共產黨都吊死呢！……」

小朋友們都不作聲了，米什加的心收縮了。將要把他父親吊死嗎？爲什麼呢？……把牙緊緊的一咬，就說：

「我爸爸有一根很大的槍，他要把一切有錢人都打死！」

韋吉克把腳往前一伸，勝利的說：

「他的手短着呢！爸爸不給他祈禱的，沒有神他什麼都不能作！……」

開鋪子的兒子卜洛什加鼓張鼻孔，向米什加胸上推了一下，叫道：

「你同你老子都別裝漢子吧！……革命一起來，他就把我老頭的貨物拿去了，我爸爸說：「哦，政局不變不說，不然，我頭一個要把這放牛的佛莫打死的」！……」

卜洛什加的姊妹娜姐霞蹀着腳。

「做他，小朋友們，看什麼呢？……」

「做共產黨的兒子！……」

『小無賴漢……』

『很很的做他一頓，卜洛什加！』

卜洛什加用木棒一揮，打到米什加的肩上，僧侶的兒子韋吉克把腿一伸，米什加撲通一聲，就仰天倒到沙地上了。

小朋友們齊聲咆哮着，撲到他跟前。娜妲霞細聲的叫着，用手指抓着米什加的脖子，有人往他肚子上狠狠的踢上一腳。

米什加把卜洛什加推開，跳起身來，好像被獵犬追着的兔子一樣，在沙地上踉踉跄跄的跑回家了。一般孩子們在他後邊呼嘯着，丟擲石頭，可是沒有跑去追趕他。

當米什加連頭都埋在那油綠的多剛毛的苧麻叢中的時候，才透過一口氣。他坐在潮濕的冒着氣的地面上，從被抓破的脖子上，把血擦了擦就暗暗哭起來；太陽打上面穿過麻葉，盡力的窺視着米什加的眼睛，曬乾了他頰上的眼淚，好像媽媽似的溫存地吻着他那棕色捲髮的頂門心。

坐了好久，一直坐到眼淚乾了的時候；後來站起來，偷偷的走到院子裏。

父親在敝棚底下用烟油抹着車輪。他的帽子溜到後腦上盪着飄帶，身上穿着一件白條的藍小衫。米什加走到他的旁邊，在車跟前站着。好久的沈默着，然後抖了抖膽子，把父親的手觸了一下，低聲問道：

「爸爸，你在隊伍裏幹什麼呢？」

父親微笑了一下說：

「打仗的，小兒子！」

「可是小朋友們……小朋友們都說你殺虱子的！……」

眼淚又噎住米什加的咽喉了。父親笑了一聲，就捉住米什加的手。

「他們胡扯的，我的好孩子！我坐過輪船。很大的船在海裏走，我就坐在那船上，後來就去打仗。」

「同誰打仗？」

「同大人老爺們打仗，我的好孩子。你還小，我得爲你去打仗。關於這，還唱得有歌的。」

父親微笑了一下，望着米什加，踏着腳，低低的唱起來：

啊，米加，米什加，你是我的小米什加！

你別去打仗，讓你爸爸去吧。

爸爸呀——老爸爸，萬壽無疆呀。

可是你還小，還沒有娶親呀……

米什加把小朋友們對他的欺負忘掉了，父親的棕色鬍子，在嘴唇上翹着，好像媽媽繫掃帚的樹條似

的，嘴唇可笑的掩在鬍子底下，一張嘴張成圓圓的小黑洞，因此他也笑了。

『現在你別來打攪我，米什加，』父親說，『我修理車子，晚上你躺下睡覺的時候，關於打仗的事，我將統統告訴你！』

天長得好像曠野裏荒僻的長路似的。太陽落了，牛羣由村裏過去了，灰塵落下去了。第一個小星從發黑的天上嬌羞的探望着了。

米什加克服着難耐的心情，母親好像故意似的，好久的在母牛跟前忙亂着，好久的在擠着牛奶，鑽到地窖裏在那裏又足足的忙了一小時。米什加泥鳅似的在她跟前亂竄着。

『天快黑了吧？』

『來得及的，冒失鬼，餓死了吧！……』

可是米什加一步也不離她：母親往地窖裏，他跟着她，母親到廚房裏，他也跟着她。好像螞蟻似的黏到她身上，揪住衣襟拉着。

『媽媽！……天快黑了！……』

『你滾開吧，癩包子！……想吃——就拿塊餅子吃去。』

可是米什加不安靜。甚至母親在他脖子後邊打了他一下，也不濟事。

晚飯的時候，對付着匆匆吞了一點稀薄東西，就倉皇的跑到堂屋中，把褲子遠遠的擲到箱子後邊，爬上床，鑽到母親由各種顏色的布片縫成的被子裏去。躲着等着父親來給他說打仗的事。

祖父在聖像前面跪着，念着經，磕着頭。米什加微微的擡起頭，見祖父艱難地彎着腰，左手的手指支着地板，前額碰到地板上——砰！……可是米什加用肘子往牆上一碰——通！……

祖父又咕噥着，咕噥着，磕着頭。米什加則敲着牆。祖父生氣，轉過身來對米什加說道：

「我叫你試一試，該咀咒的，寬恕吧，上帝呵！……你敲我，我做你的！」

會打起架來的，可是父親走進堂屋裏。

「米加，你爲什麼躺在這裏？」

「我同媽媽睡的。」

父親坐到床上，默然的開始捲着鬍子。後來想了一下說：

「可是我已經把你的被子搬到堂屋裏同爺爺的鋪在一塊。」

「我不同爺爺睡……」

「爲什麼呢？……」

「他的鬍子吸烟吸的難聞得很！」

父親又把鬍子一捲，嘆口氣說：

「不，好兒子，你去同爺爺睡吧……」

米什加把被子往頭上拉了拉，用一隻眼望着，帶着被欺負的神氣說：

「爸爸，昨天你睡到我的地方，現在……請你去同爺爺睡吧！」

米什加坐到床上，手抱着父親的頭，低聲說：

「你同爺爺去睡吧，不然媽媽同你一定睡不着的！你也吸烟吸得難聞的很！」

「呵，好吧，我就去同爺爺睡，不過關於打仗的事我可不說了。」

父親立起來走到廚房裏去了。

「爸爸！」

「唔？」

「你睡在這裏吧……」米什加嘆口氣，站起來說着。

「關於打仗的事你告訴我嗎？」

「告訴的。」

祖父面對着牆躺着，把米什加放在床邊。稍稍過了一會，父親走來把板凳往床跟前一挪，坐下吸着發臭的捲烟。

「你瞧吧，那時是什麼樣的事情……你記得從前我們打穀場那邊鋪子掌櫃種的地嗎？……」

米什加想起，他從前曾在發着香氣的很高的麥叢裏跑着，翻過打穀場的石圍牆就跑到莊稼地裏去的事。麥子從頭把他埋將起來，重掂掂的黑芒的麥穗，刺痛他的臉，發着灰塵氣，甘菊氣，曠野的風的氣味。母親有時對米什加說：

「小米加，別到老遠的莊稼地裏去，不然會迷路的，……」

父親稍微沈默了一下，撫摩着米什加的頭說：

「你記得你同我到荒沙的古墓塚那邊的那回事嗎？咱們的莊稼那時候就在那裏……」

米什加又想起來了：在荒沙的古墓塚那邊，在路上頭有窄窄的彎彎曲曲的一畦莊稼地。米什加同父親從那裏回來，整整的一塊地都被牲口踏壞了。穗子都很髒，成堆的被踏到地裏去，光光的莖在風中搖擺。米什加記得這麼大和那樣有氣力的父親，那時真很哭喪着臉，眼淚在他那滿佈灰塵的頰上吝嗇的流着。於是米什加望着他也哭了……

在回頭的路上，父親問着那瓜園掌櫃道：

「費多特，請你告訴我，是誰把我的莊稼糟蹋了？」

瓜園掌櫃的往脚下吐了一口唾沫，回答道：

「開鋪子的趕牲口到集上去，故意放到你的地裏去了，……」

父親把板凳再挪近了一點說：

「開鋪子的和其他有錢的人，把一切的土地都佔去了，使得那時候的窮人沒有什麼可種。這在從前到處都是如此的，不但咱們一個村裏這樣。他們很欺負過咱們……那時候光景實在難過，我便去給人家放牛，後來又把我弄去幹差事，這差事對我也很難幹，軍官爲着一點小事情就打我的耳光……再以後就出現了布爾雪維克，他們頭目的綽號叫列寧。他本人從外面看起來不像個聰明人，可是他的才幹卻比有學問的人還要聰明，雖然他也是鄉下老出身的。布爾雪維克們給我們這樣一個難題，使得我們目瞪口呆。

「鄉下老和工人們，」他們說，「你們都坐着等死嗎？……把老爺大人和官長都趕走吧，用掃帚都掃清吧！那末，一切都是你們的！……」

「聽好着，列寧的話都實現了，好孩子！土地和工廠，我們都奪來了，把那些有錢的人——把我們的吸血鬼們都打倒了！……當你長大了的時候——你可別忘了你老子是當過海軍和爲共產黨流過了四年血的。將來我要死的，列寧也要死的，可是我們的事業，千秋萬代都要活着的呢！……」

「你長大的時候，也像你老子一樣，去爲蘇維埃政府打仗的嗎？」

「去的！」米什加從床上跳起來喊道，想去攀到父親的脖子上，可是忘記了祖父躺在旁邊，一脚踏到他的肚子上。祖父咳嗽了一聲，伸手想去抓米什加額上的捲髮，可是父親把他抱到懷裏，抱到廳屋裏去了。

米什加就在他的懷抱裏睡着了。起初，好久的想着奇怪的人——列寧，想着布爾雪維克，想着打仗，想着輪船。起初，通過微睡，聽見那謹慎的嗓音，感覺那甜味的汗氣和壞烟的草氣，後來眼睛閉起來了，彷彿有人用手掌把睫毛掩下了似的。

祖父在睡夢中呼嚕着，拌着嘴唇，可是隔着小窗，望見水池那邊，天在溫柔地發着白色，浮雲好像玫瑰色的血沫似的，從東方迴旋着。

從那時起，每晚上海親都給米什加說着打仗，說着列寧，說着他到過的邊遠的地方的事情。

禮拜六晚上，更夫從委會裏引了一個穿着軍用大衣，腋下夾着皮包的矮子。來到院子裏，把祖父叫到跟前說：

「我往家裏給你引來一位蘇維埃幹事同志。他從城裏來，要在你們這裏過夜。叫他住一晚吧，老爺爺。」

「當然都不是外人，」祖父說：「可是公文帶得有嗎，大人同志？」

米什加對祖父這種有學問的樣子奇怪起來，把手指塞到口裏，站住了聽着。

「有的，老人家，一切都有的！」那個帶皮包的人微笑了一下，就往堂屋裏去了，祖父跟在他後邊，米什加再跟在祖父的後邊。

「你到我們這地方來可有什麼事情？」祖父在路上問着。

「我是來辦理改選的。選舉主席和蘇維埃委員的。」

稍稍停了一會，父親由打穀場回來了。同外來人道了好，就吩咐母親預備晚飯。晚飯後，父親同外來人並排地坐到長椅上，外來人解開皮包，從那裏取出一包文件，就開始給父親看。米什加耐不住了，在旁邊亂繞着想看一看。父親取了一張紙，給米什加看：

「瞧一瞧，米什加，這就是列寧！」

米什加從父親手裏把照片奪過來，眼睛瞪着牠，驚奇的張着口：一個身材並不大的，一張全身的照，甚至完全不是穿着紅布衫，而是穿着西服。一隻手插到褲袋裏，另一隻手向前指示着。米什加兩眼注視着他，剎那間，一切都感覺到了；把彎眉毛，把隱藏在眼裏和嘴唇裏的微笑，把面孔上的每一條線紋，都牢牢的，完全的，永遠記在心裏了。

外來人從米什加手裏把照片接過來，鎖起皮包，就去睡了。已經脫了衣服，蓋起大衣，睡起來，一聽見門響聲，就把頭擡起來：

「誰？」

有人光着腳在地板上擦擦的響着。

「誰在那裏？」他又問道，意外的看見米什加在床跟前。

「你要什麼，小孩子？」

米什加默然的站了一分鐘，然後來鼓起勇氣，低聲道：

「你，老伯伯。就是……你把列寧像給我吧！……」

外來人不作聲，從床上仰起頭來望着他。

恐懼擒住了米什加，呵，怎會吝嗇不給呢？盡力抑制着嗓音的抖顫，匆忙着，哽塞聲音低說道：

「你完全把他給我，我給你！……我將送你一個很好的洋鐵盒，有什麼我都送給你……」米什加絕望的揮着手說：「還有爸爸給我捎來的皮鞋，也給你！」

「你要列寧的像幹什麼呢？」外來人微笑着問道。

「不給！……」米什加轉了一下念頭。爲着不叫人看見眼淚，彎下頭，低聲問着：

「是這樣，用得着牠！」

外來人笑起來，將皮包從枕頭底下取出，把像片遞給米什加。米什加把牠藏到小衫下，貼到胸上，緊緊的，緊緊的貼到心口上——就飛快的跑出堂屋了。祖父醒了，問道：

「你亂動個什麼呢？夜叉，我告訴你說，夜裏不要喝牛奶，現在可活受到了！……尿到穢水桶裏，我不把你往院子裏領！」

米什加偷偷的躺下，兩手按住像片，戰戰兢兢的翻着身子，不要把牠揉壞才好，這樣就睡着了。

天沒亮就醒了。母親剛擠了牛奶，把牛趕到牛羣裏。看見米什加，拍着手。

「你跑什麼呢？發癩子的！這樣早你起來做什麼呢？」

米什加把像片壓到小衫下，從母親跟前跑過，到打穀場裏，鑽在倉底下。

倉房的周圍生着牛蒡，草麻，好似一座不能鑽過的綠牆一般，剛毛亂發着。米什加鑽到倉底下，用手掌扒着灰塵和雞屎，摘了一片殘黃的牛蒡葉，把像片包到裏邊，再用小石頭壓住，不叫風吹跑了。

從早到晚下着雨。滿天雲霧，院裏的水潭起着泡沫，小溪在街上湯湯流着。

米什加只得坐在家裏。當父親和祖父預備到執委會開會的時候，已經黃昏了。米什加戴上祖父的帽子，跟在後邊去了。執委會設在教堂的更夫室裏。米什加喘息着，沿着彎曲的泥濘的臺階上跑到門口，走進室內。紙烟的烟氣，在頂棚底下爬動着，人擠得滿滿的。外來人坐在窗子跟前的桌子後邊，對聚會在一起的哥薩克們說着什麼話。

米什加悄悄的走到緊後邊，坐到板凳上。

「同志們，誰舉佛莫做主席的？請舉手！」

開鋪子的女婿雷森珂夫，坐到米什加前邊喊道：

「公民們！……請取消他的候補。他的行為不端正。當他給我們看牲口的時候，就看出了的！……」

米什加看見鞋匠費多特從窗臺上站起來，揮着手吵着：

「同志們，有錢人不願叫放牛的——佛莫做主席，可是他是無產階級，而且爲着蘇維埃政權……」

富裕的哥薩克們在門口站成一堆，躁着脚，叫囂着，在執委會裏喧嘩起來了。

「用不着放牛的！」

「幹差事回來了——讓他雇給大家放牛吧！……」

「叫佛莫滾蛋！」

米什加望着站在板凳跟前的父親的發白的臉，替他害怕得連自己臉也蒼白起來了。

「靜一點，同志們……否則我要叫你退席的！」外來人用拳頭敲着桌子喊道。

「從哥薩克裏選舉自己的人！……」

「不用！……」

「不願意！……媽媽的！……」哥薩克人喧鬧着，吵得最厲害的是開鋪子的女塔雷森珂夫。

戴着耳環，穿着破補綻衣服的一位強壯的棕色鬍鬚的哥薩克，跳到板凳上。

「弟兄們！……他把事情往那兒扯呢！……有錢人強仗人勢想舉自己的人做主席！……可是那又

是……」米什加通過呻吟的吼聲，只聽見戴耳環的哥薩克叫出一個個單字。

「土地……分地……給窮人們膠泥板地……把黑壤地自己佔去……」

「舉雷森珂夫當主席！……」門口裏嚷着。

「舉雷森珂夫——雷森珂夫——喔——喔——哈——哈——哈——」

勉強的鎮靜下來。外來人皺眉飛唾，好久的在喊着什麼。

「大概是在罵人！」米什加想着。

又停了一會，外來人大聲問道：

「誰舉佛莫的？」

好多隻手從板凳上面舉起來。米什加也把手舉起來。有人從板凳上往板凳上跳着，大聲的數着票：

「六十三……六十四。」不看米什加，用手指點着他的舉起的手，叫着：「六十五！」

外來人往紙上寫了什麼，叫着：

「誰舉雷森珂夫的，請舉手！」

二十個有錢的哥薩克和磨坊主親睦地舉起手。米什加往周圍一望，也舉起手來。數票人走到跟前，由上至下的一看，就很很的揪住他的耳朵。

「呵哈，你這搗亂蟲！……走開，不然我做你的！你也來投票！……」

周圍都笑起來，那人就把米什加帶到門口，在脊背推了一下。米什加從光滑的，泥濘的臺階上往下爬，想起了父親同祖父吵架時說的話，就叫道：

「你沒有這樣的權柄！……」

「我叫你看一看權柄！……」

欺侮好像一切的欺侮一樣，味道總是苦辣的。

回到家裏，米什加哭了一下，對母親訴苦，可是她生氣的說道：

『不應當你去的地方你別去！你卻到處亂鑽！……我跟你真是受不盡的罪！』

第二天早上坐在桌上吃早飯。沒有吃畢，就聽見很遠的，遠得不很清晰的音樂。父親放下匙子，擦着鬍子說：

『這是軍樂呵！』

好像被風吹似的，米什加從板凳上被吹了起來。把外門嘩啦一開，從窗子上不斷的聽見——噹！

噹！噹！噹……

父親同祖父走到院子裏去，母親半截身子伸出窗子。

紅軍士兵的行列，好似綠色的蕩漾的波浪一樣，衝入街頭。軍樂隊在前邊吹着很大的喇叭，敲着鼓，樂聲在村上響着。

米什加的眼睛四處張望着。不知所措的在一個地方儘打盤旋，後來衝到樂隊跟前。有什麼甜蜜蜜的東西在他胸前抓着，往他喉嚨跟前滾着……米什加望着佈滿灰塵的紅軍士兵的快樂的面孔，望着莊嚴的鼓着兩頰的樂隊，立時就毅然的決定着。

『跟他們打仗去！……』

想起了夢，壯起膽子，抓住紅軍士兵的背囊。

「你上那裏去？是去打仗嗎？」

「不打仗幹什麼呢？是的，是去打仗！」

「給誰打仗？」

「給蘇維埃政府打仗，小傻瓜！呵，來吧，到我們中間來吧。」

把米什加推到行列中間，有人在笑着，朝他的捲髮的後腦上拍了一下，另一個人走着，從衣袋裏取出一塊弄髒的糖，塞到他的嘴裏，在曠野的什麼地方，山前邊，行列裏喊出一聲道：

「停止！……」

紅軍士兵都停住了，在曠場上散開了，都密密的輪到涼蔭裏，輪到學校籬笆牆的涼蔭裏。一個高大的刮了臉歪戴着帽子的紅軍士兵，走到米什加跟前。把嘴唇皺成了微笑問道：

「你打什麼地方流浪到我們跟前來的？」

米什加裝着大架子，提着要溜下來的褲子：

「我同你們一起去打仗！」

「營長同志，把他帶去做個幫手吧！」一個紅軍士兵嚷着說。周圍都哈哈大笑起來。米什加不斷的眨着眼，可是那位有「營長」這個奇怪外號的人，把眉頭一皺，嚴厲的叫着：

營長轉過身子對米什加說：

「你的褲子祇有一根攀帶，這樣可不行的，你的模樣會丟我們的臉的！……你瞧一瞧，我身上有兩根攀帶，一切人都有兩根攀帶。快去，快叫你媽媽把另一根給你縫上，我們在這裏等你。……」

營長向籬笆牆轉過身子，眨着眼，喊道：

「鐵聲歌，去給新的紅軍士兵拿槍和大衣來！」

躺在籬笆跟前的一個人就站起來，行着舉手禮回答道：

「是！……」說罷就很快的順着籬笆牆走去了。

「唔，快跑！叫你媽媽快些把另一根攀帶給你縫上！……」

米什加嚴厲的望着營長。

「瞧着吧，你別哄我！」

「唔，你怎麼呢？怎麼可以呢……」

由曠場到家路很遠。米什加一口氣跑到大門口。在大門口，一邊跑着一邊把褲子脫了，閃着光腿，旋風似的衝到院子裏。

「媽媽！……褲子！……給我縫攀帶！……」

屋裏靜悄悄的。蒼蠅好像黑色的蜂羣似的，在爐子上面嗡嗡的叫着。米什加跑過院子，打穀場，菜

園……可是沒有父親，沒有母親，也沒有祖父；跳到堂屋裏——一隻口袋落到眼裏。用刀子把長帶子割下來，沒工夫縫，而且米什加也不會縫，很快的把牠綁到褲子上，由肩上攀過來，又打前邊綁了一下，就飛快的鑽到倉底下。

揭開石頭，瞟見指着他，指着米什加的列寧的手，米什加換了一口氣，低聲說：

「呵，你瞧見了嗎？……我已經加入你的軍隊了！……」

謹慎小心的把像片包到牛蒡葉裏，藏在懷裏，就飛快的順着街上跑去了。一隻手按着胸前的像片，另一隻捻着褲子。從鄰居的籬笆跟前跑過，喊着在小園裏馬鈴薯地裏拔草的鄰女說：

「安尼西莫瓦！」

「唔？」

「請你轉告我家裏，吃中飯不要等我！」

「你往那飛，無賴漢？」

米什加把手一揮。

「去幹差事！……」

跑到曠場上，就好像栽在地下似的，那裏連人氣都沒有了。籬笆下儘是紙烟頭，罐頭盒子，破裏腿，樂聲在村的盡頭啞然的響着，他聽見向那兒走去的人的脚步聲，在碾固的路上嘩啞嘩啞的響着。

米什加嚎啕大哭，喊着，盡他所有的力氣向前追趕。會趕上的，一定會趕上的，可是正對皮匠的院子，有條大尾巴的黃狗，露着牙橫臥在當路。上當米什加拐到另一道街上的時候——聽不見音樂，也聽不見腳聲了。

過了兩天，有四十來個人的一隊兵來到村裏。兵士們都穿着灰色的氈靴和油污的工人服裝。父親從執委會裏回來吃中飯，告訴祖父說：

「爸爸，準備倉裏的糧食吧。給養隊來了。開始徵收糧食了。」

兵士們挨家挨戶走着，用刺刀往做棚的地下探索，把埋藏的糧食尋出來，裝到車上，運到公倉裏。到了主席那裏。前邊的一個吸着烟斗，向着祖父說：

「你把糧食埋了沒有，老爺爺？指出來吧！……」

「我的兒子是共產黨！」

到倉房裏。帶烟斗的兵士把穀箱打開，用眼睛估量，微笑了一下。」

「老爺爺，把這一箱連去吧，其餘的留給你們吃和做種子。」

祖父把老馬套到車上，喘息着，呻吟着，裝了六布袋，傷心的搖着手，往公倉裏運去了。母親心痛糧食，哭了一下，米什加幫着祖父往布袋裏裝糧食，就到僧侶的韋吉克那裏玩去了。

剛剛坐到廚房裏，把紙剪的馬放開來，那些兵士們也到廚房裏來了。僧侶被袈裟絆着腿，跑出去迎

接他們，慌張着，請到屋裏去，可是帶烟斗的兵士嚴厲的說：

「我們到倉房裏去！你的糧食藏在那裏？」

蓬首的僧侶的女人，從堂屋裏跳出來，狡猾的微笑着。

「老爺們，請想一想吧，我們連一點糧食也沒有！……丈夫還沒去收廟課呢！……」

「你們有假地板嗎？」

「沒有，沒有的……從前我們把糧食盛在倉裏的……」

米什加想起他同韋吉克一塊從廚房裏鑽到寬敞的假地板下的事情，便扭轉頭對僧侶女人說：

「可是我同韋吉克往假地板裏鑽過，你忘記了嗎？……」

僧侶女人臉色蒼白，笑道：

「你弄錯了，小孩子！……韋吉克，你們到園子裏去玩罷！……」

帶烟斗的兵士，睜縫着眼，對米什加說：

「怎樣下去的，小孩子？」

僧侶女人把手指折得響着說：

「難道你相信這個糊塗孩子的說話嗎？老爺們，我請你們相信，我們沒有假地板吧！」

僧侶擺着袈裟的前襟說：

「同志們，隨使用些點心吧？請到屋裏去！」

僧侶女人由米什加跟前跑過，狠狠的把他的手擰了一下，溫和的微笑着。

「小孩子們，到園子裏去吧，別在這裏打攪！」

兵士們互相望了一下，走進廚房，用槍托敲着地板。把牆跟前的桌子挪了一下，把麻布拿開。帶烟斗的兵士把地板一揭，往假地板裏一望，就搖着頭：

「你怎麼不害羞呢？說沒有糧食，可是地板裏滿滿的裝着麥子！……」

僧侶女人用兇怒的眼睛望着米什加，簡直使他怕起來，想快些跑回家裏去。他立起身來就往院裏走去。僧侶的女人跟他跳到門口，哭着，抓住米什加的頭髮，把他從地下拉起來。

勉強掙脫開來，米什加不扭頭的跑回家了。咽着淚，把一切告訴了母親，母親只是抱着頭。

「我對你怎麼辦呢？……當我還沒有湊到你身上的時候，你就離開我的眼前吧！……」

從那時起，米什加每次受了欺負以後，就鑽到倉底下，揭開小石頭，解開牛蒡葉，用淚打濕着紙，對列寧訴說自己的苦楚，而且抱怨着欺負他的人。

一禮拜過去。米什加苦悶了。沒有人可玩。鄰居的小孩子都不同他來往，對他的綽號「小無賴漢」又加上一個大人引用的綽號，在米什加後邊喊道：

「喂，小共產黨！共產黨的早生子，回頭看一下！……」

有一次在晚上以前，米什加從池上回家裏去；還沒有來得及走進屋裏，就聽見父親用激烈的聲音說着，母親哭喪似的哭訴着，米什加溜進門就看見——父親捲着自己的軍用大衣，腳上穿着皮鞋。

「你上那裏呢？爸爸？」

父親笑着回答道：

「小兒子，你寬一寬媽的心吧！……她心都哭壞了。我要去打仗，可是她不放我去！……」

「我也跟你去，爸爸！」

父親把皮帶束到腰裏戴上帽子。

「你真是個怪東西，實在的！我們倆不能一起走的！……我回來了，然後你再走，不然莊稼熟了，誰去收呢？母親照料家務，爺爺老了……」

米什加忍着眼淚同父親告了別，甚至微笑了一下。母親好像頭一次似的，抱住父親的脖子，他勉強把她拉開，祖父只咳嗽了一聲，吻着出征的人，附到他的耳朵上邊低聲說：

「小佛莫……小兒子！……或者可以不去嗎？或者除掉了你也可以行吧？……運氣低的時候，一槍把你打死，那時候我們就完了！……」

「得了，爸爸……這樣是不行的。要是每個人都往女人衣襟下邊鑽，誰還去保護我們的政府呢？……」

「那末，你去吧，如果你的事情是正經的。」

祖父轉過身來，暗暗的揮着淚，把父親送到執委會跟前。在執委會的院子裏集合了二十來個帶步槍的人。父親也拿起槍最後一次的吻了吻米什加，同其餘的人一塊在街上走着往村邊去了。

回家的時候，米什加同祖父一塊走着。母親蹣跚着跟在後邊。村中有稀落的犬吠聲，稀落的燈火。村被夜的黑暗蓋着，好像老太婆被黑頭巾蓋着似的。雨在下着，在村外什麼地方，在曠野的上空打着電閃，雷聲隆隆的響着。

走到家跟前了。一路不作聲的米什加問着祖父道：

「爺爺，爸爸去同誰打仗呢？」

「別纏吧！……」

「爺爺……」

「唔？」

「爸爸將同誰打仗呢？」

祖父把大門插上門，回答道：

「我們鄰村的壞人起來了。他們的人稱爲黨夥，可是叫我看，簡直是土匪……你父親就是去同他們打仗去了。」

「他們人很多嗎，爺爺？」

「說是有二百來人……呵，小惡漢，去睡吧，別再追問吧！」

夜間人聲把米什加驚醒了。醒後用手到牀上一摸——祖父沒有了。

「爺爺，你在那裏？」

「別作聲！……睡吧，不安生的！」

米什加起來，在黑暗裏摸索到窗子跟前。祖父穿着襯衣，坐到長椅上，頭由打開的窗子裏伸出去，聽着，米什加聽了一下，在啞然的靜寂裏，清楚的聽見在村外有頻繁的槍聲，後來又很持重的發着排槍。

「噹啦……噹啦……噹啦！……噹！……噹啦！」

好像釘釘子一樣。

恐怖擒住了米什加。緊貼着祖父問道：

「這是爸爸放的槍嗎？」

祖父不作聲，母親又哭起來，訴着苦。

村外的槍響到黎明的時候就停止了，米什加好像圓弧形的白麵包似的，捲屈着臥在長椅上，落到沈重的不愉快的夢鄉去了。天明的時候，一羣騎兵，由街上跑過去，到執委會跟前。祖父叫醒了米什加，自己跑到院子裏。

烟好像黑柱似的，在執委會的院子裏騰起來，火撲到了房子上。騎兵在街上徘徊着。一個人跑到院子跟前，對祖父喊道：

「有馬沒有，老頭子？」

「有……」

「套上到村外去吧！你們的共產黨在灌木林裏躺着！……快去把他們弄回來，讓他們的親族去埋他們吧！……」

祖父很快的把馬套上，抖顫的手裏執着繮繩，很快的從院裏跑去了。

喊聲在村上騰起了，慌忙的土匪，從打穀場裏拉着乾草，牽着羊。一個人在安尼西莫瓦的院子跟前，從馬上跳下來，跑到屋裏。米什加聽見安尼西莫瓦用粗嗓子大聲哭着，土匪響着馬刀，跑到門口裏坐下。脫了靴子，把安尼西莫瓦的過節用的花園巾，一撕兩半，擲了自己的髒包脚布，用半塊的圍巾把脚包起來。

米什加跑進堂屋裏，躺到牀上，用枕頭壓着頭，只在大門響的時候才起來。跑到門口，看見祖父帶着淚濕的鬍鬚，把馬拉到院子裏。

後邊車上躺着一個赤脚的人，很寬的張着兩手，他的頭顱着，碰着車後部，往板上流着濃的黑血……

米什加一搖一擺的走到車跟前，向那被馬刀砍破的臉上望了一下；看見露着的牙齒，同骨頭一起砍下來的臉頰懸盪着，大的綠蒼蠅，落在滿塗着血的突出的眼睛上面搖幌着。

米什加猜不透，駭得輕輕的打着寒顫，把視線移轉了一下，看見在胸上，在海軍的布衫上，白條和藍條都染着血，抖顫了一下，好像有人從他後邊朝他腿上打了一下似的，用睜得很大的眼睛，又往那凝然不動的黑臉上望了一眼，就往車上跳去。

「爸爸，起來吧！……好爸爸！……爸！……」

從車上跳下來，想跑，可是滑了脚，爬到台階跟前，一頭撞到沙土上。

祖父的眼睛，深深的陷下去了，頭抖顫着，嘴唇在無聲的嘟囔着什麼。

好久的，默然的撫摩着米什加的頭，後來又向平躺在牀上的母親望了望，祖父低聲說：

「小孫娃，到院子裏去罷……」

拉住米什加的手，領他到台階上。走過堂屋門口的時候，把眼睛睜縫，打了個寒顫，——父親默然的，莊重的躺在堂屋裏的桌子上。他身上的血跡已被洗乾淨了，可是在米什加眼睛前面的父親仍是滿塗着血的玻璃體眼睛和落在眼睛上邊的大綠蒼蠅。

祖父好久的在井上解開繩子，走到馬棚裏，把馬拉出來，用袖子把牠的冒着沫的嘴唇擦了擦，其後又把勒口給牠帶上，傾聽着：村裏是叫嘯聲，哈哈大笑聲。兩個騎馬的人，由院子跟前走過，捲烟在黑

暗裏閃着火光，聽見人聲：

「我們給他們徵收了糧食去了！……在陰間是要記着這班徵收人家糧食的人的！……哈——哈——哈！……」

馬蹄聲在街上停止了，祖父向米什加耳朵彎着腰，低聲說：

「我老了……騎不上馬……小孫娃，我叫你騎上馬，神保佑着你到普洛寧屯子去吧……我把路指給你……帶着軍樂從咱村過去的那一隊人，一定在那裏的……你告訴他們，讓他們到村裏來吧，你說這裏有土匪！……明白嗎？……」

米什加默然點着頭。祖父把他放到馬身上，怕他跌下來，再用繩子把腿繫到鞍上，就經過打穀場，打池邊，抄出土匪的步哨走過去，走到曠野裏去了。

「這是往陵上去的山溝，由山溝上走，不要往別處轉彎！……一直到屯子裏去吧。呵，你動身走吧，乖乖！……」

祖父把米什加吻了一下，輕輕的用手掌把馬拍了一下。

夜是有月的，光亮的。馬小跑着，噴着鼻子，覺着背上的輕載，就加快了脚步。米什加用繩子攔着牠，用手掌照着脖子拍着，抖跳着。

鵝鶉在將熟的莊稼的綠叢裏，勇壯的叫着。泉水在溝底裏濺濺的發響，夜風吹送涼意。

米什加一個人在曠野裏害怕起來，將手抱住了溫暖的馬脖子，冷得縮成小小的一團，貼到馬的身上。

溝直通山上，下墮谷裏，又朝上升向山去，米什加怕往後看，嘴裏咕嚕着，盡力的什麼也不去想。靜寂凝上他的耳朵，他一雙眼睛睜着。

馬擺着頭，噴着鼻子，加快了脚步。米什加微微的把眼睛一睜——看見山下有黃白的火光。風送來陣陣的犬吠聲。

霎時間，米什加的胸，被溫暖的愉快燃燒起來。用腳把馬一踢，叫道：

「啞——啞——啞——」

犬吠聲更近了，小山上風磨的模糊的輪廓，可以望見了。

「誰在走着？」由風磨跟前起了喊聲，

米什加驅着馬。在睡眠的屯子上，雄鷄在唱着。

「站住，誰在走路？……我要開槍！……」

米什加駭得勒住繮繩，但是馬嗅到附近的馬氣，叫着，不聽從繮繩的制止，往前去。

「站住！……」

槍聲在風磨跟前響了。米什加的喊聲，沈沒在馬蹄聲裏。馬發着嘎聲，放風起來，重重的跌向到右

透。

剎那間，米什加覺着脚上有極難忍受的疼痛，呼喊乾在他嘴唇上了。馬往脚上越踏越重了。馬蹄聲近了。馳來了兩個人，響着馬刀，從馬上跳下來，向米什加彎着腰。

「我的媽呀，這是一個小夥子呵！……」

「難道打死了嗎？！……」

一個人把手伸到米什加的懷裏，很近的往臉上呼吸着烟氣。一個人的快活的聲音說：

「他好着的，沒死！……大概祇是馬踏傷了他的脚吧？……」

米什加失去知覺，低聲說道：

「土匪在村裏……把爸爸打死了……把執委會燒了，爺爺叫你們趕快就去！……」

彩色的圓圈，在米什加的發黑的眼前浮動着。（尚佩秋譯）

果樹的蟲眼

蕭洛霍夫著

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是一個舊時代有鍛煉的人：骨格粗大，前胸屈曲；鬍鬚好像一把新的漆帚，——很像那位閒情逸緻的畫家在報紙後頁上畫的可恥的富農。有一點不像的，這是穿的衣服。富農因為所從事的職務的關係，必須注意背心和發響的靴子，而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夏天卻穿一件亞麻布的汗衫，散開着並且打着赤腳。三年前，在蘇維埃的名冊裏，他被算做一個實實在在的富農，後來他卻算做一個勞動者，賣掉了一對多餘的牛，保留了兩對和一隻馬，因此在蘇維埃的名冊裏，也就把他移到了相隣的一欄——把他列做中農。以上的改正沒有使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不去進行重大的損壞，依然保持傲慢的態度，在集會上也和以前一樣說得很沈着、嘎聲嘎氣、有威力。

雖然他自己的農場在削減着，但事業卻在向前奔進。春天播種了二十俄畝的小麥；有由去年的收穫所貯藏下來的穀物，購買了一部播種用的犁、兩部鐵耙、一部簸箕。這是大家都知道的，雖在春天把最

後的東西賣掉了，那末就什麼也沒有可以咀嚼的了。

我遍全村，也找不出像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那樣的一個家長，的確是一個有機變的、有才智的哥薩克。然而他那裏也有一個蟲眼：這是年幼的兒子斯特伯卡，他加入了青年團，是沒有經過訊問和勸告就加入了的。這個蠢人引來了如此的不幸——家庭裏發生了紊亂、吵鬧，可是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卻不是這樣判斷。這個青年爲什麼學成了愚蠢的呢？……那末讓他自己渡到彼岸去吧。天天譏笑現在的政權、秩序、法律，用憤怒的咒罵撒佈着言語，好像秋天的蒼蠅一樣搬弄着舌頭；心想使斯特伯卡覺醒過來，——他覺醒了：這個青年停止了接受宗教的洗禮，用粗野的眼光瞧着父親，坐在桌子邊一聲不響。

有一次，午餐以前全家都在站着做禱告：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剃了鬚鬚，好像對付草場上的兔兒一樣揮着十字；斯特伯卡的母親在彎腰發抖，很像一把半開的摺尺；全家都和陸陸地揮着手。桌上的菜湯在發揮着熱氣；好像毯菓一樣的新鮮麵包在散着香氣。斯特伯卡靠着屋柱，把手放在背後，腳交腳的站在那裏。

「你是人嗎？」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禱告以後問他說。

「你知道得更清楚……」

「唔，如果是人並且和人們坐到桌子邊來，那末就在醜臉前畫一下十字吧。你和牛之間的區別也就在這一點上。這件事牛也會做：因爲牠要吃精糠，然後就會轉變方向，並且也就會走向那裏去了。」

斯特伯卡對着門走去，可是想了一下，又走回來，在路上畫了一下十字，就溜到桌子邊去了。

過了幾天，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臉上發黃；在院子裏踱着步，皺着眉；家裏人都知道，某種思慮啃碎着這個老人的心，他整夜都唉聲嘆氣，騷擾不堪，僅僅在黎明前才睡一會兒。母親對斯特伯卡小聲說：

「親愛的斯特伯卡，我不知道我們的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在想些什麼……或是對你造成什麼不幸，或是希望捲進陰謀裏去……」

斯特伯卡也知道，父親準備對他進攻，並且，假裝着不知道，自己設想了一下，在那種情況中，如果老人真吩咐他滾出去，靴頭就要對着什麼地方走。

事實上，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是在想着這件事：如果斯特伯卡不是二十歲，而是十五歲，那末就容易對付他了，不是早就由貯藏室裏拿來了新的皮繮繩，並且比較牢固地纏在他手上了嗎……可是二十歲，任何的繮繩就都嫌太細；要駕馭那樣的蠢東西，可是，照現在說來是那樣難於駕馭的，將來也就令人焦心、令人作嘔。這樣，又怎麼能够不使老人在夜裏唉聲嘆氣，又怎麼能够不在暗地裏皺眉頭呢。……

馬克西姆·斯特伯卡的大哥，是一個強壯有力的哥薩克，晚上正在列匙子的時候問斯特伯卡：

「老弟，你說呵，是那種流行病才使你投進了這個青年團的吧……」

「沒有接近……」斯特伯卡打斷說。

「你說沒有，——馬克西姆沒有被阻止而且接着說，——我活了廿九歲，比你見識得更多，並且我知道，也那樣想着，這一切都是沒有意義的事，……各種工人都適合這種牛皮，他當八小時的班，並且加入了俱樂部，加入了青年團，可是對於我們，對於農夫卻沒有幫助。……夏天工作的時間拖到了夜裏，白天你可又不是什麼工人……你可以憑良心說，你希望得到怎樣的職務，也就是爲了這一點才加入的吧？……」——馬克西姆惡意地追問着。

斯特伯卡臉色蒼白，一聲不響，他的嘴唇因爲這種侮辱氣得發抖。

「無聊的政權。對於我們，對於哥薩克甚至是有害的。可是你雖然是一個小毛頭，卻和一個黨員一般生活……。這樣的政權不能維持長久的。雖然你們各種各樣的青年團員，牢固地貼在農人的頸子上，可是好的時機一到，那時就會把他們交給魔鬼。」

馬克西姆汗濕的額上，跳着濡濕的髮絲。鐵片的刀子粗飽着，在憤怒地拋出飽屑。斯特伯卡無目的地翻着書頁，陰鬱地呼吸着鼻息；他不願參加這種爭論，因爲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本人正默認地傾聽着馬克西姆的話，看得出來，他在等待斯特伯卡說話。

「唔，可是，如果沒有神召引，是怎樣一個大變革呵……那時候要做出些什麼來呢？……」——馬克西姆露出貪暴地閃着光亮的牙齒。

「把牙齒拔掉，安心等待大變革吧。」

「斯特伯卡，你明白，你的年紀已經不是很小的了，……去玩『破壞——破壞』的把戲，——損壞就是把你自己毀滅……要是發生了戰爭或是找着什麼機會的話，我首先就要把你撕掉……像你這樣的小狗用不着什麼理由就可以殺掉了，而且還要用鞭子抽……抽到你流血發腫……」

「跟着去鬧吧……」——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突然插嘴說。

「打得皮開肉爛，那才可憐……」——馬克西姆揪着鼻孔示意，大聲說。「在和德國戰爭中，我記得，當局把我們一百人調到了莫斯科附近的什麼工廠裏，工人正在那裏暴動。我們夜晚到了那裏，騎馬走進門口，人民卻都站在寫字間旁邊，人數很多，他們大聲叫着：『哥薩克兄弟們，站到我們行列中來……』我們這一百人的指揮官是波科夫隊長，他下命令說：『用鞭子抽他們，這些畜生……』」

馬克西姆捧腹大笑，笑得滿臉發紫，充滿了紅潮，哈哈大笑了很久。

「我們身邊都有那種鞣皮做的鞭子，最後決定了勝負……我騎着馬望前跑，對同盟罷工的人們大聲喊叫：『做工的人民，起來，快起來，……哥薩克鞭打你們來了。』……站在最前面的是一個戴無邊帽子的老頭兒，是那樣的瘦弱、滿頭白髮……我對他舉起着鞭子，他卻被趕得跑開去，跌到馬腳下面去了。……」馬克西姆睜細着眼睛，伸長着頸子說：「那裏發生了什麼事呢……被馬踏傷了二十個女人。兵士們都憤怒着並且拿着劍……」

「可是你呢？……」——斯特伯卡啞聲啞氣地問。

「我想起某人來了……」

斯特伯卡把背靠着火爐，越靠越緊，輕聲說：

「可惜，沒有把你這樣的爬蟲打倒……」

「誰是這樣爬蟲？……」

「你……」

「誰是爬蟲？……」——馬克西姆把沒有飽光的匙子拋在地板上，由板凳上站起來再問一句。用手掌擦着熱汗走近斯特伯卡身邊去。拳頭握緊，手爪陷進了肉裏，他強硬地說：

「你這隻狗……你這個卡因（是聖經中殺死兄弟的人）……」

馬克西姆伸長着手，抓住斯特伯卡胸前一塊汗衫，憤怒地把他由火爐上拖下來，拋到寢台上。這個青年好像白熱的鐵一樣燃起了嫌惡。跳到了一邊，留在馬克西姆手裏的只有一片汗衫，和舉起的拳頭……一個猛烈的耳光把斯特伯卡打翻了。馬克西姆的左手按住他的咽喉，右手拍拍地打他的面頰。斯特伯卡覺得壓在自己上面的哥哥氣息咻咻，從他的嘴唇上可以看出冷酷的和不必要的微笑，每一下打擊都有氣息襲來，聲音刺耳，眼睛還淌着淚。跟着馬克西姆不能自制的流淚和微笑後，逼緊的喉嚨裏也迸發出侮辱的叫聲……打破的嘴唇裏流着鮮血。斯特伯卡轉動着凸出的眼睛，把血唾到了哥哥的臉上，可是做哥哥的卻把頭轉過一邊，露出剃光了的、鼓起筋絡的頸子，仍然一聲不響地拍拍的把雜亂的巴掌打

向斯特伯卡腫起着的頰上。

忍了一段時間，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親自來把他們分開。馬克西姆仍然微笑着，從地上把沒有鉤光的匙子檢起來，坐到窗子旁邊。斯特伯卡則用手擦着流血的嘴唇，戴上帽子，輕輕地走出去，隨手把門關上。

「這對他有益……不要讓他爬過壕溝，那末也就會很快地關心父親了……」——馬克西姆說。

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出神地揉着鬍鬚，皺着眉頭，瞧着因流淚而把面孔弄濕了的老婆子。

二

早晨，馬克西姆首先想談一談：

「你要到蘇維埃裏去控告嗎？……」——他問斯特伯卡說。

「我要去……」

「可是就家族關係來說，真要這樣做嗎？……」

斯特伯卡瞧了一下面色發灰的馬克西姆的妻子，和用前掛拭着眼睛的母親，也就不做聲。決定自己忍受侮辱，沈默不響。

從這天起，長久躺在家裏度着無聊的寂寞。女人們說着私話。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是好像十一月

的黎明那樣陰鬱，一聲不響。馬克西姆服罪般微笑，和斯特伯卡攀談着：

「老弟，你不能對每一件小事都加以責難。在家庭裏，那種事情不會少吧？……可是這一切都要通過你的青年團……把這個青年團拋給魔鬼去吧……沒有牠也生活得了，而且現在我們也在活下去。你爲什麼一定要擠到那裏去呢？……外面，鄰人們都用眼睛在對父親閃問着：『什麼，據說您的斯特伯卡參加了青年團？』……可是老人家是有良知的……並且在替你求婚，唔，有怎樣的壞女人不用舉行婚禮就來嗎？……沾污了……」

斯特伯卡守着沈默，走到戶外去。每晚都到廣場上去，到俱樂部裏去。在僧侶用的風琴的沙聲下，想着不愉快的心事。

三

斯特伯卡自從做了青年團員的那一天起，就和他的家庭分裂了。避開着而且疏遠着，好像染了傳染病的人一樣。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公開地說：

「斯特伯卡，現在你不是以前那種調子了。你對我們好像成了外人……不對上帝做禱告，不遵守齋戒，長輩來祝福，你也不親神聖的十字架……難道這是事實嗎？……關於家務，在你旁邊不敢多說話。……的確，果樹上已經造成了一個蟲眼……，如果不能及時將牠充分醫治好，就會把牠蛀死，一定

會變成一根朽木。可是醫治應當嚴格，病了的小枝要毫不惋惜地把牠斫掉……書裏也有這樣的話。」

「我離開家沒有什麼地方去。」——斯特伯卡回答說。「今年就去服務，您的手也就解放了。」

「因為血親關係，我們不驅逐你，但你自己的這種行爲卻要拋棄……沒有什麼事你到集會上去閒蕩，乳臭還沒有乾，你卻到那裏去打哈哈！就因為你這個異教徒，人們眼睛裏都在譏笑我。」

老人家和斯特伯卡談着話，臉色發紫，幾乎抑制不了激憤，可是斯特伯卡，瞧了一下父親冷酷的眼睛，瞧了一下硬得和野獸的切面一樣的嘴唇，於是想起了孩子們、青年團員的責難：

「斯特伯卡，你要去壓制你的父親，他正在逼使窮人破產，春天賤價買了農具。這是慚愧的！」

斯特伯卡也就想起了，（因為刺一樣的慚愧，的確使面孔發紅）覺得心裏已經一點也沒有了先前那種血族的愛，對於這種殘酷的榨取，對於這個他叫做父親的人，沒有了一點同情。

彷彿有一堵聲息不通的石牆，把斯特伯卡和他的家族隔開來了。這堵牆爬不過，敲不開……

疏遠漸漸地變得開始有點壞意，壞意更進一步便變成了憎惡。吃中飯的時候，斯特伯卡偶然擡起一下眼睛瞧瞧，就碰着馬克西姆冰一樣的眼睛，把眼睛移去瞧父親，又看見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的袋子一樣的眼臉在燃燒着敵意的火星，匙子在手裏發着抖。甚至母親也在用冷淡的、怪異的眼光看着斯特伯卡。一塊麵包梗在這個青年的咽喉裏，眼中燃着並非乞憐的眼淚，湧起了輕聲的哭泣。自己抑制着，趕快停止了吃飯，並且由屋裏走了出去。

每夜，斯特伯卡常常做着一個同樣的夢：彷彿把他藏在草原裏的什麼地方，藏在沙坡下面。周圍是一些不認識的外人，斜坡上長着乾枯的雜草和尖葉的、蛇一樣的大蒜。斯特伯卡好像現實一樣明確地看見每一條小枝、每一片葉子。後來又把他——斯特伯卡——的屍體拋在地穴裏，並且用鋤頭撒着粘土。一塊冷的鉛塊落在胸上，接着落下了第二塊、第三塊……斯特伯卡醒轉，咬響牙齒，感到胸部壓得很緊，終於完全醒過來了，於是呼吸着深而且密的呼吸，好像他沒有了空氣一樣。

四

走近刈草場。草在向人飄拂着。速生草的尖頭上，刺針在漸漸地乾枯掉，葉子發黃並且枯皺，油菜灌滿了漿汁，餵馬的羊蹄草捲伏在低谷裏。

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比一切都更早收割了自己的耕地，每夜都架着牛車，和馬克西姆由分區裏跑到界外去，跑到全村公有地的自由的土地上去。星星都消失了，天空成了灰色的，鴉鳥正在叩破晨曦；牛車走近的時候，使斯特伯卡覺醒了，聽見刈草機在露上軋軋地響，在割着偷竊的草。

兩個冬天，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都堆積了乾草。他而且知道，等春天來了，不能服役的家畜快要餓死的時候，農人就會拿來品質很好的貨幣而抱一把乾草去，如果沒有貨幣，那末就會把去年夏天生的小牛趕到自己的牛舍裏來。就是因為這種原故，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搭了三俄丈高的乾草堆。憤激的

人們都在說：『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黑夜侵奪別人家的乾草，可是沒有人指名說他是賊，加在人身上的冤枉會得少嗎？……』

五

星期六，昏暗的時候，潑羅賀爾·托金來了。站在門邊躊躇了很久，手裏拿着一頂戴舊了的綠色騎兵帽，帶着憂鬱的可又討人歡喜的微笑。『是到父親這裏來請求借一借牛吧。』——斯特伯卡這樣想。穿過裂了縫的有口袋的褲子，看得見潑羅賀爾衰萎的軀體，光光的腳滴着血，深凹的眼窩裏好像煤滓一樣發着微微的光，閃着細細的斜視的黑眼珠。眼光是怨恨飢饉和有所懇求的。

『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看基督的面，救救吧……我要做工作呵。』

『可是你有什麼災難呢？……』耶科夫問，沒有從牀上坐起身來。

『把牛借給我一天吧……搬運乾草。明天是休息的日子……可是我要去搬運……那些乾草被人搶奪去了……』

『牛不借。』

『看在基督的面上吧。』

『潑羅賀爾，不要請求，我不能借。畜生太苦了。』

「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請考慮一下吧。你親自知道我的家庭……小牛拿什麼過冬呢？……打仗！打仗，沒有割，可是草都拔完了。」

「父親，把牛借給他吧……」——斯特伯卡插嘴說。潑羅賀爾把感謝的眼光轉到了他這方面，把眼睛忽忙地睜了一下，就停在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身上。斯特伯卡意外地看見了，潑羅賀爾的膝在微微顫動，可是他想隱藏着那種不能自主的戰慄，把一隻腳跨在另一隻腳上，好像披了皮甲的馬一樣。斯特伯卡覺得一股嫌惡的嘔氣襲來了，臉色蒼白，用冒罵的聲調大聲說：「把牛借給他吧……費什麼力！……」

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把眉頭一皺。

「你不能指揮我。如果是這樣歡迎的話，那末休息日駕車去搬運乾草好了。把自己的牛交給別人手裏我不相信。」

「我去。」

「那末唔，把車駕去就是……」

「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謝謝呵！」——潑羅賀爾鞠躬說。

「謝謝！謝謝，可是打穀子的時候你要來，幫一星期的忙，現在你做工作去吧。」

「我來。」

「嚇——嚇，你瞧……」

六

星期日，天剛剛才亮，小屋和牛欄的窗子下，區長就在用手杖敲得拍拍響。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在台階的旁邊，碰到本區的區長。

「你一早砰砰碰碰的幹什麼？」

「天亮了，你到學校裏去開會。」——區長解開烟袋，用一小片報紙揩了一下口涎，模模糊糊地唔唔地說：

「統計人員來登記播種地……以便收稅。就是這麼一回事……再見。」

走向小門去了，聽到劃火柴的聲音，皮鞋格格格的響聲。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低頭對着鬍鬚凝神地想了一下，於是轉身朝着正在從飼水場上把牛趕出來的馬克西姆走去，並且叫着：

「牛暫時借給潑羅賀爾。今天早晨開會收稅。統計人員來了。我們兩個人同去找斯特伯卡吧。他是青年團員，對他也許有什麼優待。他什麼也是白費，什麼呢？敗壞祖業，到俱樂部裏閑蕩。」

馬克西姆放了牛，趕快走到父親身邊去。

「你，瞧，不要老得糊塗……雖然有二十俄畝，只要登記六畝或七畝就夠了。」

「這還要誰指教嗎。」——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笑着說。

吃早飯的時候，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用異常親切的聲調對斯特伯卡說：

「夜裏和潑羅賀爾去搬乾草吧，可是現在，去把休息日的褲子穿起來，我們一同去開會。」

斯特伯卡一聲不響。吃過了早飯，什麼也不問，就同父親走出去。在學校裏，人民擠得好像豐年田畝裏的禾穗一樣。輪到了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被烟草的烟熏得發綠的統計人員，透過棕色的鬍鬚瞧了一下問道：

「種了幾畝田？……」

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沈默了一下，照例睜細着眼睛說：

「兩畝大麥（他把左手的兩個指頭彎到掌心裏），一畝黍（他又彎下了一個指頭），四畝小麥……」
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加上了第三次的指頭，擡起眼睛瞧着天花板；有一個什麼人爲了遮蓋笑，連聲咳嗽着。

「一共是七俄畝嗎？」——統計人員神經過敏地敲着鉛筆問。

「七俄畝。」——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堅決地回答。

斯特伯卡用兩手分開道路，衝到了桌子旁邊。

「同志……」——斯特伯卡的聲調是乾燥的、嘎聲嘎氣的、用力衝出來的，——「統計員同志，那

有錯誤，……我的父親忘記了……」

「怎麼忘記了呢？……」——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臉色發白的叫喊着。

「還忘記了一塊小麥的耕地……總共播種了二十俄畝。」

一羣人在低聲說着話，咬着耳朵。後面幾排裏有幾個人的聲音一同叫着說：

「的確……實在是……誰都說耶科夫……他三次都是按七畝登記……」

「公民們，你們在做什麼？你們是要使我發生迷誤嗎？……」——統計員神氣不擺地皺着眉頭說。

「誰都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人……敵人在誘惑……的確是二十畝……這是確實無疑的……上帝保佑

你……施施恩吧，忘記了……」

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的嘴唇措亂地發着抖，變青的面頰上血管在發跳。房間裏成了惡劣氣氛的靜

寂。議長對着統計員耳朵裏囁聲說了一些什麼，於是用紅鉛筆塗去了「七」字，在上面粗粗地寫了一個

「二十」。

七

斯特伯卡跑到了潑羅賀爾那裏喊他，又經過花園急急忙忙跑到了自己家裏。

「弟弟，你趕快吧，父親由集會上回來，就不會把牛借給什麼鬼。」

趕快由蓋蓬下把場車拖出來，駕好牛。

馬克西姆由台階上高聲叫道：

「登記了播種地嗎？……」

「登記了。」

「對你有什麼優待嗎？……」

斯特伯卡不了解這句問話，一聲不響。把牛車駕到了門外，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正在垂頭喪氣緩緩地由坪上走向小巷子裏來。

「向右……」

舉起鞭子強迫着牛加快速度走。兩輛場車載了卸下來擱放着的梯子，緩緩地雷鳴一樣響着，拉到草原裏去了。

站在門邊喘氣的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揮着帽子喊：

「回轉——轉——轉來。」——風散亂地吹來嘎嘎的叫聲。

「不要睬他。」——斯特伯卡對潑羅賀爾叫，用力抽着鞭子。場車好像由崖坡上飛下去一樣跑過去，可是由村莊上，由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的大房子那裏仍然飄來了拖長的叫聲：

「畜——畜——畜生，回——回——回轉來……」

八

昏暗中把車駕到了潑羅賀爾的耕地上。把牛從車輓中間解出來，把牠們放在收割過了的小耕地上去啃一些沒有割完的草。把乾草搬到場車上，最後決定在草原裏過夜，等到黎明再起回家去。

潑羅賀爾踏上第二輛場車，車子上堆成滾圓的，腳跟着就陷落下去，他便安睡了。斯特伯卡躺在地上的憩息。因為下露，把襖子披在身上，臥着，眼睛瞧着玉藍的天空，瞧着牛的黑影子，這些牛在荒地上啃着沒有割刈的草。兩個黑團在啃着看不清楚的草皮，蟋蟀吵得人耳聾，梟鳥在什麼地方傷心地哭泣。

斯特伯卡好像模模糊糊地睡着了。……

潑羅賀爾最先醒來。由場車上慢慢地爬下來，蹲在地上，瞧了一下，沒有看見牛在什麼地方。黑暗是濃厚的、淡紫色的，和蜘蛛網一樣地圍繞着眼睛。草原上佈滿了霧。場車的轅棍像大熊一樣突出着，放在西邊。

潑羅賀爾走了十來步，碰到了睡着的斯特伯卡。

用手去扯斯特伯卡的襖子；冰冷的霧弄濕了的羊毛，把手冰得很爽快。

「斯特伯卡，起來……牛沒有了……」

找尋走失了牛，一直找到夜。在草原周圍轉來轉去走了十俄里，爬遍了所有一切的峽谷，踏遍了

荒地和山隘上沒有割刈的繁茂的花草……

牛好像鑽進土裏去了一樣。

到了晚上，兩個人聚在孤零零的場車旁邊，面孔發黑，身上都撕破了的潑羅賀爾首先問：

「怎麼辦？」

他的聲音是說得不大響亮的。不安的斜看的眼睛在含着眼淚閃動着。

「我不知道怎麼辦。」——斯特伯卡帶着一種痛苦的冷淡回答說。

九

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瞧了一下太陽，打了一個噴嚏，喊馬克西姆。

「沒有掉到斷崖裏去吧。夜到了牛欄上，他們卻還沒有回來。畜生來了我要教訓他一頓，很好……當然要去照料一下播種地……要幫助父親去培植這些蛇一樣的植物……」——他的臉色發紫，高聲大叫：「把駕車的小馬牽來……我們一同去，去接……」

馬克西姆老遠就看見，堆着乾草的場車旁邊，不動地坐着斯特伯卡和潑羅賀爾。

「爸爸，你瞧，怎麼沒有牛……」——他用軟弱的音調囁聲說。

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把巴掌折成了小船一樣的，遮着眉毛遠遠地瞧；一面注意地瞧着，一面用鞭

子抽着馬。馬車在凸凹不平的沒有開墾的地上奔跑着，馬克西姆合緊着嘴唇，用力振着馬韁繩。

「牛在那裏？」——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大聲喊叫，蓋過了車輪的響聲。馬車停在第一輛場車旁邊。馬克西姆跳下去，拭了一下腳上的灰塵，皺着眉頭快快地走到了斯特伯卡身邊。

「牛在那裏？……」

「走失了……」

像野獸一樣惱怒起來了，轉身回到跑着的父親身邊，十分憤激地大聲叫：

「爸爸，牛走失了……你的小兒子……使我們破產了……提着袋子去討價吧……」

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一口氣跑去毆打臉色發白的斯特伯卡，把他打倒在地上。

「我打死你……割掉這個癩癧……畜生，你說實話，是把牛賣了嗎？……那裏，多半有商人……在等着……爲了這一件事，藉口搬乾草，就騎走了……你說——說吧……」

「爸爸……爸爸……」

旁邊，馬克西姆也把潑羅賀爾按在地上，用皮靴踢他的腹部、胸部、頭部。潑羅賀爾用手掌遮住面孔，並且在輕聲哎喲哎喲的叫。

馬克西姆由場車上取出了一把大木叉，又着潑羅賀爾的脚，率直地並且輕輕地說：

「你承認和斯特伯卡賣掉了牛嗎？……約定了……」

「老弟，……不要誹謗……」——潑羅賀爾舉起兩手，很濃的、藍黑色的血，由他打破了的口裏流到了汗衫上。

「你不說嗎？……」——馬克西姆低聲盤問着。潑羅賀爾哭起來了，打着逆噎，伸長着頭……木叉的齒是不很粗的，好像又着乾草一樣，從左乳下面插到了他的胸中。血不時不時地流着……斯特伯卡被父親按着毆打，彎起身來用嘴唇找着父親的手，吻着手上因傷痕而腫起的血管和棕色的硬毛……

「如了心願，……我打死你……」——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嘎聲說，把斯特伯卡磔死在露濕的地
上。

昏暗中到了家裏。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一路都是把臉朝下躺着。路上走到窪下的地方，他的頭就輕輕地碰着馬車的底。馬克西姆拋下韉繩，從褲子上刷掉了看不清楚的灰塵。快要到莊屋的時候，他快口快嘴說：

「到了，可是他們都躺着被打死了……因為牛的緣故，不能別樣處治他們，……牛給人家牽走了……」

耶科夫·亞列克塞維契一聲不響。他們在門邊碰着亞克西尼耶（馬克西姆的妻子）。在家機布的裙子下面抓着垂下的大肚子，帶點懶怠的憐憫心說：

「你們使這匹馬白跑了……牛，瞧牠們，早回到家裏來了，畜生。斯特伯卡在幹什麼？難道他留在

那裏尋找嗎？……」

沒有等待回答，口就張成一個十字，打了一個呵欠，用很重的跛行的步子走進屋裏去了。

（胡明譯）

太陽從正燃燒着的灰沈沈的三角形煤渣堆後出現了。剎那間，那血紫色的光影便投射在雪線上。過一刻，又射到礦工們的小屋頂上，射到冰凍了邊緣的窗玻璃上，射到覆蓋着灰白色霜層的路旁的楓樹上。掃雪機在那隱約蒼茫的小山上跋涉着。猛然之間，一道緋亮的玫瑰色的閃光，照耀得幾乎看不見那堅實而平滑的路面。

黑壓壓的人羣，沿着公路從東向西進行着。一隊中有幾個人落在隊伍後面，捲着香煙來吸。

「這些人是誰呀？」我的同伴向一個穿着骯髒的裏面填塞棉絮的加克的，強健而肩膀寬闊的青年詢問道。「他們是往那兒去呢？是去作防禦工事呢，還是作其他的事情？」

那個人很有滋味地吸了一口香煙，馬上回答道：

「我們嗎？我們是屬於頓內茨礦區管的。我們是去開礦的。那些礦場滿藏着煤炭，而且又在動工開採了，你曉得嗎？」

掉隊的人們，慌慌張張地追上漸去漸遠的縱隊。那冷颼颼的空氣吹了過來，還帶着那幾百個前去採

復已經破壞的煤礦，作爲頓內茨的主人們的整齊的腳步聲。

在那前進的行列中，有老行伍——富有經驗的礦工們——也有年輕的小夥子。假若那些再回到他們的崗位上的僵僵的老工頭們，是代表着頓內茨底過去的話，那末那些中年和青年的礦工們，便是代表頓內茨的現在和未來了。不過年輕英俊的礦工，在這前進的人羣裏邊，卻是不容易多看到的。因爲年輕而強壯的人們，都已參加了潘菲洛夫師團，開往遠遠的西戰場去了。他們是爲了自己的故鄉——頓內茨區戰鬥着；爲了用勝利的榮譽來表揚自己的偉大的祖國而戰鬥着。

意大利人爲重機關槍的括括聲是得到回答了，我們的重砲作了還擊的放射。血戰繼續了一夜，在天剛黎明的時候，更加激烈。駐紮在頓內茨區的德意聯軍，正用絕望的掙扎的戰鬥來保衛自己。他們必須捨掉那溫暖的房舍，離開鄉村和市鎮去充分地供給燃料，而且還必須緊跟在掃雪機的後面；在那兒，怒吼的風暴、大雪、和像烈火一般的侵人的冷風，刺着每一個人的骨髓，使他們不能支持。

但是他們不能夠隨隨便便，我們爲隊伍的打擊阻止了他們的進行；逼迫他們，使他們一次次地轉移陣地；在西戰場的各處，常往後退卻。在他們的慌張的逃竄之中，扔下了許多武器和軍需品。

不論什麼地方，那些使用數國語言的法西斯流氓，大概同南戰場一樣，有着野蠻的表現。而被我們的戰士生擒活捉來的俘虜們，又是多麼的雜亂和擁擠啊。真像個污濁的水池，由那些繳了械的兇手們聚

集而成；他們昨天還在向非武裝的烏克蘭平民洩憤。他們之中，大多數是德國人、意大利人和羅馬人；不過，也有匈牙利人和芬蘭人在內。他們真可稱之謂：

「……多麼雜亂的臉面和服裝喲，

多麼混淆的種族，語言和生活習慣喲！

爬出他們的住所，獸窠和洞穴，

湊合起來從事搶劫和掠奪！」

——普希金。

就是搶劫和掠奪撮合了這些兇殘的惡黨；他們在那繙着卍字的不祥的旗幟之下搶奪和劫掠。就是那些心裏深恨全人類的強盜、放火者和殺人犯們，把我們的繁華的地區摧毀成一片「荒涼」。詩人普希金說過：

「……冒險，殘殺，姦淫和欺詐——

是這可怕的族類所組成的連索

他就是他們中的一個呀，懷着一顆冷石塊樣的心

做出過各種各樣的罪惡

他用無情而毒狠的手殘殺

無抵抗的弱者

他拿着嬰兒的號泣取樂

他永不會寬恕和宥赦

像受了愛情的命令所指使的少年一樣

很高興地作着犯罪的事業」

就被捉到的俘虜來說，他們全體的外貌，也遭受劇烈的變化。看他們亂糟糟地擁擠在一間房間裏，冷得發抖，吹着雙手取暖；他們沒有剃過的臉是污濁和蒼白的，他們的沮喪的眼光看着彷彿是有人性的。從他們的沒有洗過的身體和骯髒的制服上所發散出來的強烈的臭氣，簡直叫人發嘔。那裝在意大利鎗隊的帽子上的雄鷄毛，現在已經皺摺而污濁了。那些在戰壕裏就生了蝨子的德國人底身上，都發出了臭氣。一個意大利軍官，穿着一雙女人的長腰毛襪子，這顯然是從某個集體農場的女人那裏偷來的；他伸長着手要紙煙吸，嘴裏還咕嚕些什麼，他似乎已經有兩個月都不會吸到煙了。

這些便是在這兒所看到的情形，再讓那些在不同環境中看到他們的人，來繼續講述吧。老庫林琴科，一個集體農場的農夫，最近才從法西斯的魔爪之下逃出來。他時常在那破爛的工人服的鬆開的領子上亂摸着，就好像這身服裝正在窒息着他似的，他用他的緩慢而無精打彩的音調把他的故事告訴了我們。『……在剛剛接近黃昏的時候，他們的自動腳踏車向村中疾馳過來了。隨後來了半打坦克車，後面緊跟着乘了卡車，和在地上走着的步兵。在將要入夜的時候，某一部分的一隊特種兵，在我們的村子裏

住下了：一條黑色的線條，附在這些的兵帽子上，他們的臉色看來非常兇惡。……

「於是，事情就開始發生了。這些苦痛的回憶，是足夠使人復燃起憤怒之火的啊。他們把我們的女孩兒捉了些，拉進學校的房子裏去；拉她們，扯着頭髮牽過雪地。他們侮辱她們，一直到他們的獸慾滿足之後，才殺死了三個——馬芙亞，妲娜和一個鄰村弄來的少婦——把她們殺死在校舍的右側。隨後，他們又把那些尸體托出庭院，亂堆在門口。

「德國人們，成夜在農場裏到處搜尋着，殺害家禽家畜，還逼迫女人們來替他們烹煮。他們翻遍了箱籠，清掃了在廚房內所能找到的東西。……就好像烈火在村中盛熾地燃燒一樣——在深更半夜裏，牛羊慘叫，狗兒狂吠，女孩子們哭號。那聲音喊得是那樣的可怕呀，以致使我們不敢走出房子一步。

「天將黎明的時候，安靜了一陣。在天色大亮的當兒，我走到公園門前，看見我的緊鄰伊凡諾維奇，直挺挺地躺在靠近水井的地方，死了，一隻空的水桶歪倒在旁邊。原來是德國人把他殺死的，因為他在黃昏之後，還想去打一桶水的原故。按照德國人的法律，在夜裏，平民們是連自己的廁所也不准去的。那天早晨，另外一個村民也被殺死了——是一個剛剛十二歲的小娃兒。他走近他們的一部自動車，想要對它看清楚一點——你曉得小孩子們是多麼的好奇的吧——可是一個德國人，就從門口用連發手槍打死了他。他們不允許我們埋葬那些被打死的人。你可以想像得到那做母親的心情的吧！她打窗子裏望出去，看見她的孩子倒在靠近斜坡的地上，半截身子被雪堆掩埋住了。她一看到他的時候，就暈了過

去，房間裏的人們將水噴在她的身上，喚醒她的知覺。我也看見過那個孩子，是當我被迫參加他們的集會的時候。因為我必須走那兒經過，所以我就看到了他……那便是那個可憐的孩子，捲曲地凍結在冰冷的地上。至於那些扔在學校近邊的女孩子們，襯衣都被人拉到她們的頭上了，而且還用一節電線縛着，她們的腿統統都成了烏紫色。凡是必須打這學校旁邊經過的人們，寧願繞灣多走一些道路。只有在那特別隊走了之後，我們才能把那些被殺了的人們埋葬起來……」

老人不經心地取出煙來，同樣不經心地放在手指間彈弄着。在略微停頓之後，又繼續說下去：

「有四個人，被派住在我的房子裏。頭一天，他們就殺了一條還帶着小豬的母豬，和一對綿羊。他們拚命塞飽肚子，並且把所剩下的也都帶走了。甚至連皮也沒有留下。在天還沒亮的時候，他們便翻尋着我們所有的物件，把他們歡喜的東西都裝進袋子裏去。他們帶走了我們一大堆東西。我的氈靴是在他們停留的最後一天才弄走的；他們就要走了，在那盛滿着裝備和各種東西的車子將要開的時候，我恰巧倒霉了；他們之中有一個瘦傢伙，袖子上佩個章，指着我底靴子，意思要我將靴子脫下來。我對於這雙最後的氈靴被人剝奪，感覺到十分為難。於是我向他們哀求；但是那個豬——那個佩袖章的傢伙——臉都氣白了，立刻抽出來復槍，用刺刀尖對準了我咽喉，隨即怪聲怪氣地高聲叫着。我那個老女人哭泣着向我喊道：

「把它們脫下來吧！立刻把它們脫下來吧，不然的話，他們要殺死你哩！」

「我嚇得不能說話，像啞吧一樣地站在那兒，連腳手都擡不起來了。我心中只有一個念頭：「這就完啦！」那德國人朝我肚子踢了一腳，我跌在一條長凳子上，摔得氣也透不出來了。我喘息着，我張大了嘴想恢復呼吸，可是一點兒用處也沒有，一切在我眼前都模糊起來了。……我的老伴當像少婦一樣敏捷地撲到我的身邊，脫下我的靴子，馬上遞給那個德國人。他正要對我再發脾氣，想用刺刀幹我了，一眼看到那雙氍靴在我老女人的伸出的手中，他便變成和氣了。於是，他拿了那雙靴子，輕輕打了一下我的臉，隨即就把靴子穿上了。那站在門邊的另外三個人笑起來了，就好像這件事情是玩着把戲似的。那個瘦傢伙穿好了我的氍靴，把他自己的軟皮長馬靴裝進袋裏，帶氣地瞪我一眼，就離開了房子。」

「他們走了，但是不久之後又有一隊新的開進村子裏來啦，這一羣也並不比那第一羣好一些，不多幾天之內，就把全村都搜括得淨光了，先得像一個剛生下來的雞蛋一樣。」

「一個好軍隊，我真想不到，」一個在場的滿臉雀斑樣子滑稽的年輕的上尉叫着說。

「他們沒有軍隊！」那老漢鄭重地說：「他們以前或者還有，但現在可沒有。至少，我沒有看到過。我自己也是一個老行伍，我參加過日俄之戰，也攻打過現在這些德國人的父親。我也知道正規軍們應該像個什麼樣子；但是，這些傢伙們，請原諒我吧，我以前是根本也沒有看過的。」

「在從前，一個兵士可被允許掠奪、搶劫和偷取人家財產當作自己裝備的嗎？當然不能否認，我們也曾經征收過糧秣；但是，我們曾經連人家的尿布也搶奪過嗎？沒有，我們永沒有摸過它們，永沒有在

老人們的腳上搶下過最後的一雙靴子來。我們既沒有和小孩子作過敵，也永不曾射擊過一個婦女。而現在呢？德國人是什麼界限也沒有分過。他們歡喜什麼便作什麼，想到什麼便作什麼。再說，一個軍隊的裝束是應該像個樣兒的，但是請你看看他們吧！其中一個，穿着大衣，另一個，穿了從我鄰居那兒偷來的生羊皮加克，第三個則用一種女人的外衣套在制服外面。誠然，他們現在是都武裝起來了，但是，在往日也不過是些常年流浪在公路上的光棍罷了……

「在這之後，我得到了一連串的新寄宿者。一羣人在我這兒住一天，第二天又換了另一羣，他們都來自不同的國家。一個說「我是波蘭人。」另一個說：「我是匈牙利人。」而第三個則只是緊瞞着嘴。但是我們只要從他那鬼鬼祟祟的眼光上，就可以看出他是個德國人了。但是，對於他們所說的國籍我卻不敢十分相信。「你們都是些愛說謊話的混蛋啊！」我暗自想道：「你們決不是什麼波蘭或匈牙利人。假若你真是波蘭人的話，你一定要去爲自己的波蘭打仗了。假若你是匈牙利人的話，你也一定要爲你自己的故國匈牙利作戰了。你們恰巧是一羣養在一個污池裏的王八羔子，而且在你們之間，是什麼也不能够談的。……」

「這兒便是有一天我偶然碰到的一件事情：有一個德國下士走進房子裏來，對一個自稱爲匈牙利人的士兵，戛戛地說些什麼。好啦，我看見那個匈牙利人對於那傢伙所談的一切，簡直連頭尾都摸不着。他祇是站在那兒，聳着肩，擺動着手，臉上露出極其傻瓜的表情。當那傢伙說完的時候，那個匈牙利人

也喃喃地，用他自己的語言咕嚕什麼，這時，那個下士抖索索地站在那兒，一臉憤怒的樣子。

「在他們談判的進行上，就像兩頭羊，每個人都是用自己的言語向對方說，很顯然的，其中有一個是純粹的希臘人。在他們之間，是沒有共同的語言的，除非是作強盜的談話，如：麵包、雞蛋、牛奶、番薯——把它們交出來或者其他的話。這些話他們都很曉得，而且說了話之後，還要揚揚刺刀，拿結果一個青年的性命來唬嚇人；或者是把洋火盒子搖搖，拿燒掉房子來威嚇人。你說——一個軍隊。他們是沒有軍隊的，他們不過是羣從一個牢獄中放出來的關得很久久的禽鳥罷了。」

天漸漸地黑了，外面十分的寒冷，煤塊子在屋內歡快地燃燒着。那老漢從牀上拿起他的舊加克，一面穿它，一面嘴裏不停地嚕嚕着。在他剛將袖子伸進一半的時候，又把他的話重覆了一次：

「不，他們沒有軍隊。你可以拿我的話來作為證明。」

上尉對那老者相當恭敬地說：

「老爹，你所說的話當然都是真的啦。不過，他們也有他們的理想的啊，而且，他們也正在為着理想而作戰哩。」

那老頭子受驚似的呆了一刻，加克只穿了一半；隨後，克服了驚訝，又嚴肅地說：

「理想？什麼理想！他們沒有任何理想，而且那個字對於他們也不合適。」

「不過，他們就這樣做了。」上尉堅持地說，眼光裏閃着微笑的影子。

老人坐到牀上，眼光銳利地注視着上尉，皺起了深灰而微帶紅色的眉毛。當他說話的時候，聲音裏透露諷刺的調子：

「那麼，請你講解給我聽吧，司令官同志，什麼才是他們的理想。說實話，我沒有多大學問，我很可能對於那個字了解得並不正確……」

「你老可不要生氣吧，老爹。」上尉用很溫和的聲調回答說：「你所說的恰巧就是他們的理想啊！五天之前，我們包圍了他們三十多輛輻重車中的一輛。德國人隱藏在車子後邊射擊，他們雖然並沒有個實現目的的機會，可是也不退讓。有一個青年橫臥在我的旁邊，他是最近才抽調來的。當他看到德國人作了一陣子頑強的抵抗以後，便對我說：「這些法西斯們顯然是有理想的啊，上尉同志。請你注意他們好了，他們是不願意投降的。」」你等着看，「我回答：「當我們把他們消滅了的時候，便可以看出什麼是他們的理想了。」

「好啦，我們把他們全部肅清，隨即就來檢查包裹。這些輻重車是往後方開的，我們知道他們從受損害的人們那兒奪來向後方運送的東西。我們把那些包裹打開了一個，看見裏面包的確盡是些小孩子的靴子，印花布和其他的布匹，女人的外衣——春大衣和毛大衣，一小包一小包的黍子，厚底鞋和一些別的傢具。我們又打開了另外一個——恰巧是一個樣子。我向那個猜測德國人有理想的年輕紅軍招招手。「你看到他們的包裹包的是些什麼東西了嗎？」——我問他。「我看到了，」他回答。「好啦，那就是

他們所有的理想，也就是他們作戰的目的了。他可以把他們大部分的理想包進這個包裹，另外再用白洋布把它遮蓋起來。你現在明白了嗎？」「當然啦！」那個年輕的紅軍微笑着對我說。」

老人很注意地聽着上尉的說話，跟着他就用不可壓抑的很高的聲音說道：

「你弄錯了，孩子，雖然你是個司令官，你可並不懂得什麼才叫做理想。現在，讓我來講給你聽。拿我們集體農場的主席伊凡來做個例子。他走來說：「把乾溝築起一道堤擋，然後在裏邊養魚，公民們，這可並不是個壞理想啊。」好啦，所有的人都來工作，而且終於把這件事情做完成了。這樣，在戰前，我們就可以給市場供給一噸半鯉魚，而且自己也有得吃。」

「又一次，他說：「朋友們，你們大家想想看，我們來建築一個柴油機的磨坊又如何呢？」他腳都不停地爲他的理想而奔跑着；不久，周圍的集體農場，都把他們底穀子拿到這兒來磨了。他同樣地想建設蜂房，養喜林斯克羊，另外還想做許多別的事情。」

「現在，你總可以明白理想是什麼了吧：所謂理想，年輕的朋友喲，就是那些對於人民有益的事情啊。而你現在卻拿這樣漂亮的一個字眼來加給強盜，強盜只是強盜呀，別的是什麼也沒有的。那些德國人不是搶劫的嗎？怎麼樣！在他們的字典裏，是沒有「理想」這兩個字的。對於這兩個字，人們必須把武器觸到德國人的手上來保護它們。否則，就要被那些蠢豬們弄髒了。你還年輕，有許多人世上的事情你還不能明瞭。這是實在話呀！」

在頓河流域

M·蕭洛霍夫著

被徵入伍的紅軍和歡送的人們，都匆匆往哥薩克村的廣場上走着。兩個由七歲到十歲的兒童，手挽手兒的在我前面跑着。他們的父母追着我。男的是一個健壯的男子，就外表看來，他是個拖拉機駕駛員，穿着補得齊齊整整的藍制服和洗得乾乾淨淨的襯衫。女的是個年輕的、微黑的女子。她的嘴唇嚴峻的閉着，眼睛是哭了的。她走到同我並排的時候，只對丈夫說道：

『這些德國娼婦，又闖向我們來了。他們不讓我們太太平平的過日子……裴嘉，你瞧着吧，不要寬容他們！』

身體好像狗熊一般的裴嘉，走着，用油污的手帕擦着出汗的手掌，帶着一種庇護的、謙遜的神氣微笑着低聲說道：

『你整整教訓了我一夜了，你還嫌少，够了！沒有你我也是有學問的人，我曉得自己的事情。最好你一回到家裏——就告訴你的突擊隊長吧，就說，如果再像我們在路上，在爛荒地附近看見的禾垛那樣堆法，那麼，我們就要剝他的皮。你這樣告訴他好了！明白嗎？』

那女人還要再說一點什麼，可是丈夫快快不樂的懶理她，用很低的聲音咕嚕道：

「算了吧，謝天謝地，你靜一點兒好吧！我們一到了廣場上，那兒所說的要比你的話好得多呢！」

在哥薩克村的廣場上，沿着演說臺——是嚴整的被動員的行列。周圍是廣大的歡送的人。臺上站着一位高身材，胸膛挺起的哥薩克人亞柯夫。

「我從前是個砲兵，是個紅色游擊隊員。我經驗過全部國內戰爭。我養大了一個兒子。他和我一樣，在紅軍裏當砲兵。同白波蘭和白芬作戰受過傷，現在正同德國法西斯作戰去了。我是個出色的砲兵。瞄準手，受不了法西斯的叛逆行爲，給軍政部上了聲請書，叫把我也編到紅軍裏來，同我的兒子編在一塊，就好像二十年前我們消滅白黨惡徒一個樣子，共同消滅法西斯惡徒！我願意當個共產黨員去作戰，所以我請求黨的組織把我收做候補黨員。」

一位青年哥薩克羅曼，替換了亞柯夫。他說道：

「芬蘭的白黨，把我的弟兄打死了，所以我也請求當局把我編入紅軍當個志願兵，並且把我派往芬蘭戰線，補充我弟兄的空額，爲他報仇！」

一位老工人普拉甫金科說：

「我有兩個兒子在紅軍裏。一個在空軍裏，一個在步兵裏。我對他們祖傳的家訓是：無論在空中，

在陸上，都要無情的打擊敵人，直到完全消滅爲止。如果他們需要援助的話，就是我這老頭子，也要手裏拿起槍，幹它一番！」

落花的冬麥——稠密的，繁茂的，油綠綠的，很高的冬麥——好像一道嫩葦牆似的兀立着，裸麥——比人還高。褐色的，飽滿的麥穗，重掂掂的垂着頭，迎風搖曳。

一位騎馬的人，躲着迎面來的汽車，拐到麥地裏，馬上就不見了，既看不見馬，也看不見騎馬人的白襯衫，只有那哥薩克的軍帽邊，在那碧綠的汎濫的麥浪上，好像一朵盛開的薊花，在閃着紅光。

我們停了車。騎馬的人鑽出麥田走到路上，指着裸麥說：

「牠長得是多麼好呵，可是些德國人，他媽的，他簡直來瞎闖……呵哈，來瞎闖！我有兩天沒有回家了，請讓我吸袋煙吧，——我煙癮發足了，——請告訴我吧，前方有什麼消息。」

我們把最近消息的內容，告訴了他一遍。他掠了一掠蒼白的鬍子說：

「你瞧，我們的青年打得可多起勁呵，如果當局號召我們這些經過三次戰爭的老手也到前線去，情形會要怎麼樣呢？我們會把那些狗崽子們的最後一條神經都砍斷了的！我已經說過，他們簡直來瞎闖！」

哥薩克人下了馬，蹲下來，吸着煙，脊背轉向着風，手並不放開繮繩。

「你們屯子裏的情形怎麼樣？上了年紀的哥薩克人，關於戰爭又談些什麼話呢？」我們回答道。

「大家只有一個念頭：把草割掉，好好來收莊稼。可是，如果紅軍馬上需要我們的話，——那末一下子就準備好了。女人們沒有我們也幹得了的。你曉得，我們早已把她們逐漸訓練成拖拉機和康伯茵機的駕駛員了。」哥薩克人滑頭的瞟了一眼，笑着：「蘇維埃政權，牠並沒有瞌睡，牠也沒有工夫瞌睡呢。這兒，在曠野裏過日子，當然要清靜得多，不過哥薩克生來就沒有找到過清靜，而且也沒想要過清閒安逸的生活。可是在這次戰爭裏，我們都滿心滿意的去作戰。人民心裏都懷着最大的憎惡，反對希特勒。他是怎麼的呢，不打仗就不能過嗎？他要往那兒闖呢？」

我們的談話人，默然的抽了一會兒煙，斜着眼睛，對安安生生吃着草的馬，望了一眼，後來沈思的說：

「禮拜天我聽了關於莫洛托夫同志的演說，我心裏一切都翻了一個面。夜裏無論如何睡不着覺，總是想着：去年忘八羔子來收拾我們，現在希特勒又來下手了，總是叫人民嫌惡。我又想道：希特勒這玩意兒又是什麼東西呢，這害蟲是怎麼一回事呢，幹嗎他要同一切的人作對，不叫大家安生過日子呢？後來我想起了上次的德國戰爭，我在那次戰爭裏，一直幹到底；我又想起了我怎樣的殺德國人……這一隻手幹掉了八個人，還要打衝鋒呢。」哥薩克人侷促的微笑着，低聲說道：「關於這件事，現在我可以大聲的說，在從前可總覺得不好意思出口……我曾得了兩個格奧利徽章和一個紀念章呢。那些徽章可不

是白給我的。就是這樣，我夜裏躺着，回憶上次大戰，我想起了一件事——好久以前，我看到報上說，好像希特勒也參加了上次的德國大戰。我心裏真惱恨極了：我甚至站在牀上大聲的說：「爲什麼那時候這八個人當中他卻沒有落到我的手裏呢？祇要把刀一揮，怕不把他劈成兩半！」可是我的女人在半睡半醒裏問道：「你這是發誰的氣呢？」「發希特勒的氣，」我對她說，「他這該死的東西！你睡你的覺吧，娜斯妲霞，這不關你的事。」

哥薩克把煙頭捏滅，已經騎到鞍子上說道：

「呵，這種敵人，他垮的日子總會到來的！」稍微沈默了一下，便勒着韁繩，又嚴肅的對我說道：

「亞列克山大里奇，你到莫斯科的時候，經過親信的人順便轉告史大林吧，就說頓河流域的老老少少哥薩克，對於服役都準備好了。呵，再見吧。我急於要到割草場去幫女人們的忙呢！」

再過一分鐘，騎馬的人不見了，只有從山谷的黃土斜坡上，被馬蹄揚起的迎風飄動的灰團，標明着他的去路。

晚上，在莫浩夫鄉村蘇維埃的廊臺上，聚集了一堆集體農民。一個不大年輕，兩頰凹陷的集體農民顯茲捏曹夫，平心靜氣的說着，他做工做傷了的兩隻大手，安安穩穩的放在膝蓋上。

「……我受傷了，叫他們俘虜去了。剛剛傷好了一點，——就把我派去做工了。八個人一組，把我

們套到犁上，耕種德國的田地。後來又把我們派到煤礦上。標準是每天運八噸煤，可是我們化盡了力也只能運兩噸。運不了——就打你。叫你臉對着牆，朝你後腦窩上打，打得你的臉往牆上碰，然後又把你裝到有刺的鐵絲籠裏。籠子很低，只能蹲不能立。蹲了兩個鐘頭，再用火叉把你從那裏面又出來，你自個兒是萬萬爬不出來的……」顧茲捏曹夫用溫和的眼睛向聽眾環顧了一下，依然平心靜氣的繼續說道：

「你們瞧一瞧我吧，我現在又瘦又弱，過一過磅秤，倒也有七十公斤重，可是在他們那裏當了兩年半俘虜，我的體重沒有超過四十多公斤的時候。他們原來把我攪成了瘦子呵！」

沈默了幾秒鐘，——依然是集體農民顧茲捏曹夫的那種平心靜氣的聲音：

「我的兩個兒子此刻正同德國法西斯在拼命。我也想着，現在是該去同他們清算一番的時候了。不過，對不起，諸位，我可不能俘虜他們。我不能夠。」

一片深刻的警惕的寂靜。顧茲捏曹夫不擡眼的看着自己的棕色的發抖的手，降低了聲音說道：

「當然，對不起，諸位。他們把我的健康已經吸得一乾二淨了……不過如果再去打仗的話，他們的兵士我或許能夠俘虜得到，捉軍官，那我可不能夠。不能夠！我在那裏所受的最可怕的痛苦，就是他們那般軍官老爺們所給的。那麼，對不起……」於是一位身材瘦弱，眼睛憎惡得突然發亮，年紀好像變得輕的人，站立起來了。

在瓦薩耶夫村的集體農場裏，在戰爭的第二天，老老少少全體都上田裏去了。甚至因為年老而早就解除工作的人也去了。在村子附近掃除打穀場的，就完全是些老頭子和老太婆。年高的、老得面色發青的爺爺，坐在地下，寬寬的張開發顫的腿，用鏟子除着草。

「老爺爺，你怎麼坐下做活的呢？」

「腰已經硬了，恩人，坐着對我要合適一點。」

可是，當一個做活的老太婆說：「你回家去好了，老爺爺，沒有你，我們這裏也幹得了的，」——老頭子好像小孩子似的，對她舉起無光的眼睛，嚴厲的回答道：「我有三個兒子在戰場上同德國人拼着命，我應當幫助他們一些才是。可是你年紀比我小，卻來教訓我起來了。我看，等你活到我這樣一把年紀的時候，那時你再來教訓我不遲吧。就是這樣呵！」

在頓河流域哥薩克人的心靈裏，有兩種情感存在着：對祖國，對偉大的史大林的愛和對法西斯侵略者的憎。愛是將來永遠存在着的，而憎呢，就讓她存在到敵人澈底毀滅的時候吧。

誰煽起了這憎惡和民憤的冷酷的狂暴，偉大的悲哀將是他的！

「……若不學會用全副心懷去痛恨敵人，是不能戰勝敵人的。」

（見國防人民委員長斯大林同志所下五一節命令中）

在戰爭中，樹木也像人一樣，各有各的命運。我看見一大段被我們軍隊砲火砍伐過的樹林。不久以前，有一部分德軍被逐出甲鄉村後，在這個樹林裏建築工事，在這裏固守，可是死神卻把他們連同樹木一塊砍光了。在轟倒了的松樹下，躺着無數殭硬了的德國兵士，他們的殘肢斷體在碧綠的鳳尾草中爛着，甚至被砲彈炸裂開的松樹發出來松香氣味，都不能把這種窒人的腐屍惡臭掩住。好像連鑽有許多孔窟，其邊緣上燒成了褐色的泥土都散播着屍臭氣味一樣……

死神在我軍砲彈轟成的這塊林中隙地上赫然無聲地主宰一切，惟有佇立在這塊隙地中央的一株白樺樹，卻像有神靈保佑一般，巋然獨存，微微的風吹得它那被炸片擊傷了的枝幹搖輓不停，吹得它的光滑黏韌的嫩葉沙沙作響。

我們經過這塊隙地走着。在我前面的一個紅軍傳令兵把手輕輕地撫摸着這棵白樺樹幹，帶着真正驚訝的神情，發出溫柔的聲調問道：

——你這棵可愛的樹呵，你怎樣在這裏保全住了呀？

被礮彈轟死的松樹竟好像被砍斷了的一樣倒落地上，只剩下在斷口上蓋滿針葉，流着松油的下半截了；但是橡樹遇着這樣的慘事時，卻完全是另一樣的情形。

初春時節，一顆德軍礮彈打在一條小溪邊的老橡樹上。它一半被礮彈轟穿的好像張着一張大口似的洞穴弄得乾枯起來了；它的另一半被炸得彎倒水中，可是春天到來時，它又欣欣向榮，滿蓋着嫩綠的葉子了。被殘傷了的橡樹下半邊枝杈，恐怕直到今天還浸在淙淙的流水中，可是上半邊的枝杈卻還是極力向着太陽伸張它的光亮的汁液飽滿的葉子……

中尉格拉西莫夫，身軀高條，背微偻，肩膀寬闊，微微翹起，好像鷹翼一般。他坐在掩蔽壕門口，詳細講着今天的戰鬥情形，本營部隊擊退敵人坦克攻擊的情形。

他的瘦削的臉上現着安靜的，幾乎是很平淡的神色，紅紅的眼睛，微微的眯着，顯然是疲勞過度了。他說話的聲調低啞嗶啞，間或把他的骨節粗大的十指交操在胸前，這種手勢是與他的雄偉的體格，奮勵剛毅的容貌很不相配稱的，卻絕妙地把他內心的苦悶和沈痛的愁思一一傳達出來了。

他忽然停住不說了，他的臉色也突然改變了：暗黑的兩頰蒼白起來了，頰骨下露着兩顆硬核在那裏遊來遊去，而那雙注視前面的眼珠閃出簡直駭人的不可撲滅的恨火，使我不由地轉過頭來向着他注視的方向，只見從我軍陣地前線上沿着樹林有三個德國俘虜兵和一個在後面押解他們的紅軍兵士在那裏走着，紅軍兵士身上穿的夏季軍衣已被太陽曬得退色發白了，頭上的軍帽歪在後腦窩上。

紅軍兵士走得很緩慢，手裏持着的槍很平勻地搖晃着，槍上的刺刀鋒映着太陽光線閃出一道一道的白光。這三個德國俘虜兵也在緩慢地走着，懶懶散散，很像不願意似的拖着脚步，腳上穿着的短短的馬靴染滿了黃泥。

走在前面的那個德國俘虜兵是一個中年以上的人，腮頰瘦削。滿嘴長着濃密粗硬的黃鬍鬚，——當他走到掩蔽壕前面時，把他猙獰的眼光向我們方面偷視了一下，隨手整理一整理掛在腰邊的鋼盔後，就轉過頭去了，於是格拉西莫夫就一躍而起，用狗叫一般的聲音向那個紅軍兵士厲聲斥罵道：

——你怎麼，和他們散步不成？加快脚步，趕快押過去，聽見沒有！……

他大概還想叫罵幾句，可是怒氣把他噙咽住了，急急轉過身來，連忙衝下土梯，跑進掩蔽壕去了。當時在場目睹這種情形的政治指導員，看見我的驚異的眼色，就低聲向我說道：

——這是沒有辦法的，受的刺激太多了。他被德國人俘虜過，難道你不知道麼？你找個時間和他談談吧。他在那裏受到的痛苦真多得很，從此以後，他就簡直不能看見活的希特勒黨徒！當然真正是活

的，至於看着死的卻沒有什麼，我可以說，甚至是很高興看着的，所以他一看見俘虜兵，或者就連忙閉上眼睛，坐在那裏臉色發白，滿額出汗，或者就轉過身子，連忙走開了。——政治指導員坐近我的跟前咕咕地說道：——我會和他一塊打過兩次衝鋒，他的氣力真像牛一樣，他那時的情形須得親眼看見……各種各色的神情我都看見過的，可是他那種舞起刺刀和槍托的神情，真令人看着害怕！

夜間德軍重砲隊開放着驚心動魄的砲火。從遠方傳來有準則的、平勻的砲聲，過幾秒鐘就在我們頭上星光照耀的天空中聽到嗚嗚的砲彈聲，由遠而近，又由近而遠，一轉瞬就看見我們後面大路附近閃着黃光，發出火焰，接着就是一陣霹靂般的轟炸聲。白天會有無數運載軍用品往前線的卡車在這條道路上絡繹不絕走着。

在前後砲聲之間，森林重現靜寂的時候，就聽見蚊蟲嗡嗡地在那裏唱着，鄰近水潭中被砲聲驚醒了的蝦蟆膽怯地互相叫喊着。

我們躺在胡桃樹叢下，格拉西莫夫折下一根樹枝拿在手裏趕着蚊子，徐徐地說着自家的經歷。我把這次談話就我所記憶得的轉述於下：

——戰爭以前，我在西伯利亞一個工廠中當機械匠。去年七月九日被徵入伍。我家裏有妻子，兩個小孩和殘廢父親。當然，在送我起行的時候，我的妻子照例不免的哭了一場，臨別時，她說道：「努

力保護祖國和我們，那怕犧牲性命，總要使我們獲得勝利。」我記得，當時我笑着向她說道：「你到底是我的什麼人，是妻子呢，還是家庭宣傳員呢？我是一個大人，不是不懂事的小孩子呵，至於講到勝利，不管法西斯蒂怎樣咬緊不放，我們會把他們的喉管割斷，剷取出來的，你放心吧！」

我的父親當然剛強一些，可是也免不掉一套訓辭的，他說：「維克托，你要知道，格拉西莫夫姓氏，不是一個普通的姓氏。你是工人底後裔，你的曾祖就已經在斯托洛甘諾夫底工廠裏當工人；我們家裏人已經幾百年來替祖國製造鋼鐵，你到戰線上去，也應當是鋼鐵一樣。現在政權是你自己的，它在戰前就培養你做後備軍官，你應當努力殺敵呵。」

「爸爸，一定做到的。」

我到火車站去，順便跑到區黨部一趟。我們的區委書記是一個專講理智而乾燥無味的人……我想既然我的妻子和父親在送行的時候，都不免一套宣傳的話，那末區委書記不消說，是不能放過機會來講他幾十分鐘大道理的。事實上恰恰相反。書記說：「格拉西莫夫，你坐下吧，我們來照老習慣在動身前靜坐一會兒圖個吉利吧。」

我們默坐了一會，隨後他站起來，我就看見他的眼鏡有點溼潤潤的……我想着，現在真是無奇不有！書記也就說道：「一切都 very 明白清楚的，格拉西莫夫同志。我記得你還光着頭，豎起兩隻耳朵，帶着兒童團的紅領帶的時候，我記得後來你成了青年團員，我也知道你在十年中作共產黨員的情形。去

吧！無情地去殺這般德國鬼子，黨對你是有莫大希望的。『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和黨書記接了吻，真奇怪，當時我覺得他一點也不像以前那樣乾燥的人了……』

他這種親熱懇切的看待，使我覺得無限的爽快，走出區委時，我是又快樂，又興奮。

接着我的女人又叫我大大地開起心來。自然送丈夫上前線無論什麼女人都不會覺得快樂的；當然我的女人也因為悲愁有點失措，本想說幾句重要的話，可是腦海中好像起了一種旋風，把她的意思都吹光了。火車已經開動了，她伴着我坐的車子向前走着，握着我的手不放，急忙說道：

『你要留心，保重身體，不要在戰線上傷了風呀。』『笑話，笑話，——我向她說道，——不管怎樣也不會傷風的。那裏氣候好得很，甚至是很溫和的。』我一面覺到離別的痛苦，一面聽到我的女人可愛又可笑的話，又使我快樂起來了，一面就掀起了我心中對於德國人的憤恨。我想着，你這個不講信義的鄰人敢碰到我們身上來，好吧，站穩些吧！我們要把你砍個精光！

格拉西莫夫沈默了一會兒，傾聽着陣地前線突然發生的機關槍的對射，隨後又突然停止了。他就繼續說道：

『開戰以前，我們工廠裏收到了從德國運來的機器。當裝置這些機器的時候，我常撫摸着每一個零件，不願釋手，仔仔細細看着它。不消說，這些機器是靈巧的手作成的。我也讀過不少德國作家寫的书，並且很愛讀它，不知不覺對德國人民發生了一種敬意。固然，有時候想到這個勤奮而有天才的民

族，竟在自己國家中忍受最卑鄙的希特勒制度，就不禁替他們可羞，可是這終究是他們自家的事情。不久西歐戰爭爆發了……

於是我就坐車往前線了，心裏想着：德國人的技術是很高的，軍隊也還不錯。鬼東西，同這樣的敵人打仗，打他個頭破血流倒也有興趣。我們在一九四一年的時候，也不是豆腐做成的。當然，我也沒有希望這個敵人會是誠實的，當你同法西斯蒂周旋的時候，還能希望什麼誠實，可是我從來也沒有想到，要與像德國軍隊這樣一批沒有人心的野獸去打仗。好，這一點以後再說……」

七月尾，我們部隊開到了前線。二十七日清早開始參加作戰。起初，新上戰場，多少有點害怕，他們用迫擊砲很厲害地逼攻我們，可是傍晚時我們有點習慣了，就給了他們一個打擊，把他們趕出了一個小鄉村。在這次戰鬥中，我們活捉了十五六個俘虜兵。當時的情形還歷歷在目：這些俘虜兵被押解來的時候，嚇得臉色發白，我的戰士們這時已從戰鬥興奮中冷靜下來了，各人爭先拿東西給俘虜們；有的拿來一盒菜湯，有的拿來香煙，有的請他們喝茶，拍着他們的肩膀，叫他們作『同志』，並且說道，同志們，你們打仗有什麼目的……

有一個基幹部隊的戰士看着這種動人的景象，忍不住說道：『你們同這些朋友倒客氣得不錯。在這裏他們都是同志，你們去看看吧，在那裏，在戰線那裏，這些同志幹的什麼，他們怎樣對待我們的傷兵，怎樣對待和平的老百姓。』他的話好像在我們頭上潑了一桶冷水，說完了就走了。

不久，我們就開始進攻，真的，我們就看得足够了……燒成了灰燼的鄉村，無數被打死的婦女、兒童和老頭子，弄得殘缺不全的被俘紅軍戰士底屍體，被強姦後虐殺的婦女、少女和幼女。

特別是有一個幼女，使我永遠不能忘記：她年約十一二歲，看來她是在往學校的路上，被德國人抓去，拖到菜園子裏強姦以後，把她殺死了的。她躺在壓倒了的馬鈴薯藤上，年紀輕輕的女孩子，簡直是一個小孩子，周圍地上亂拋着淋漓血污的課本和教科書……她滿臉被軍刀砍裂得駭人，她手裏緊握着打開了的書包。我們拿一件雨衣蓋住她的屍首，繞在周圍沉默地站着。停一會，戰士們也就沈默地走開了。我記得，我當時站在那裏，好像瘋狂了似的，口裏喃喃唸着：『巴爾科夫，坡羅潤慶合著。自然地。初級中學教科書。』這是我望着一本躺在那裏草地上的教科書唸着。這本教科書是我熟悉的，我的女兒也在五年級唸書……

這是發生在離盧仁城不遠地方的事情。而在斯克維拉附近的溝壑中，我們又碰見了一個虐殺被俘紅軍戰士的殺場。你想必看見過屠坊吧？這個地方很與屠坊相像……在溝中長有幾棵大樹，樹枝上滿掛着血肉模糊的半截身軀，手脚頭顱都砍斷了，上半截剝去了皮……在溝裏有一堆，堆着八個被殺死了的人，身軀肢體四分五裂，簡直像一堆大塊砍碎了的肉，無從辨認究竟那一塊是屬那一個屍體的。肉堆上面疊着八頂軍帽，很像一疊菜碟子一般……

你以為我所看見的情形是可以用語言說得完的麼？不能！沒有這樣的語言可以來形容這些情形的。

這須要親身去看。總之已經說够了！格拉西莫夫沈默了半晌。

——這裏可以抽煙麼？——我向他說。

——可以抽，不過要把手掩住。——他回答說，聲音啞咽。他也就抽着煙繼續說着：

——你懂得麼，我們看够了德國鬼子幹的一切罪惡以後，也就不由的兇狠起來了，這是自然而然的呵。我們大家都懂了，我們對敵的不是一一些人，而是一些酷嗜人血的瘋狗。原來現在德國人殺人強姦，殘害我們的人民正是如同他們以前製造機器那樣精心熟慮的。後來我們又退卻了，可是，打得真拼命！我的連上幾乎所有的戰士都是西伯利亞人。然而我們真是拼死保衛了烏克蘭的土地。我的許多同鄉人都葬身在烏克蘭的戰場上，但我們殺死的德國鬼子也就更多。我們雖然退卻了，德國人也就受到了很大的打擊。

格拉西莫夫深深地吸了一口煙，說話的聲音較爲柔和些了，他接着說道：

——烏克蘭的土地真好，天然景緻真美麗！每個鄉村，我們都覺得是自己的家鄉一般，也許是由於我們在那裏慷慨地流了自己的鮮血。俗語說得好，鮮血是會使人親近起來的。每放棄一個村莊，心裏頭難過極了，簡直心痛得好像刀割一般！大家走着，連彼此間都不顧盼一眼。

……那時候我沒有想過，我會落到德國人手裏做俘虜，然而竟發生了這樣的不幸。九月間我第一次帶花，可是沒有離開隊伍。二十一日在坡爾塔瓦省德尼索夫卡附近的戰鬥中我又帶了花，並被俘虜了。

德軍坦克突破了我們的左翼，大批步隊跟在坦克後面衝來了。我們且戰且退衝出重圍。這一天，我們的連受到了很大的損失。我們兩次擊退了敵人的坦克衝鋒，擊毀了敵人六架坦克和一架鐵甲車，約莫有一百二十個希特勒黨徒殞臥在玉蜀黍田中，隨後，他們調來了迫擊砲隊，我們不得已放棄了我們從正午一直堅守到下午四點鐘的那塊高地。這天一清早就熱得厲害。天上沒有一點雲彩，太陽炙得使人簡直呼不出氣來。砲雷好像冰雹似的打來。我記得，當時戰士們口渴得嘴唇發黑了，找不到半滴水喝。我下口令，簡直喊得嘎嘎不成聲了。當我們沿着一條土坑跑過去時有一個砲雷落在我面前炸裂着。我似乎看見有一團黑土飛向天空，此外就一點不知道了。砲雷底碎片擊穿了我的鋼盔，第二塊碎片打在我的右肩上。不知道我究竟暈死了多少時候，但甦醒過來時，聽見有什麼人底脚步声。擡頭一看，只見我躺着的不是我原來跌倒的地方。身上的軍衣已經沒有了，臂上有人在急忙中給我綁了一下。頭上的鋼盔也不見了，也有人給傷口綁了一綁，可是綁帶沒有扣緊，末端懸在我的胸前。起初一瞬間，我以為是我的戰士把我擡走了，在起行時給我綁裹着的。當我極力擡起頭來時，很希望會看到自家人。可是走向我面前來的，不是自家人，而是德國人。正是他們的脚步聲把我驚醒過來的。我當時看見他們很清楚，好像一幕清晰的電影一般。我就把手向四周一撈，在我的身邊什麼武器也沒有；不要說手槍和步槍，連手榴彈都沒有一個。我的槍枝和圖匣大概是我們的人取去了。

『死期到了』，我腦海中閃了一下這樣的念頭。我當時還想過什麼？如果你是爲了寫小說需要的

話，那就請你自己隨便加上幾句吧，我當時是什麼也沒有來得及想到的。德國人已經離得很近，我根本不願意躺着死。你懂得麼？我簡直是不願意躺着死，我覺得我不能躺着死。我就竭盡全身力氣，兩手撐在地上跪起來。當他們跑到我跟前時，我已經站立起來了。我站着，身是搖晃不停，我害怕馬上又會跌倒地上，躺着被他們刺死。我記不清任何一個人底面貌。他們站在我的周圍說着笑話。我說道：『喂，狗東西，殺吧，殺吧，不然我就會跌倒的呵。』有一個德國人就用槍托向我頸上一擊，我就跌倒地上了，可是馬上又站起來了。他們哈哈笑着，有一個把手一擺，叫我往前走。我拖腳走着。滿臉沾着乾了的血糊，頭上的傷口還在不斷地流着溫熱而黏稠的鮮血，肩上痛得擡不起手來。我記得，當時我很想躺着，什麼地方也不去，可是我還是往前走着……

我一點也不想死，更不想當俘虜。我拼命制住頭昏作嘔，向前走去，那末，自然我是活着，並且還能夠行動。唉喲，我當時口渴得多麼厲害呵！口裏乾燥得開罅了，而且向前拖着腳步的時候，總覺得眼前有一幅黑幕擺動着。我當時差不多失掉了知覺，可是一頭走一頭還是想着，『只要喝够水，稍稍歇一歇，就立刻逃跑！』

在一個叢林邊上，把所有我們被俘虜的人集合一塊，排成隊伍了。這都是我鄰近部隊底戰士。我只認出兩個人，是我們這一團第三連底兵士。大多數被俘的人都是受了傷的。一個德軍中尉說着一口半通不通的俄國話向我們問道，你們當中有沒有政治委員和指揮官。大家都不作聲。他就再說了一句：『政

治委員和指揮官前進兩步。」沒有一個人走出隊伍來。

這個軍官在隊伍前面緩慢地走過一遍，挑出了十五六個像猶太人面貌的人。他向每個人問了一句，「你是猶太人麼？」不待回答就命令他走出隊伍來。在挑選出來的人們中，也有猶太人，也有阿爾明尼亞人，也有簡直是俄國人，不過臉色稍暗，頭髮稍黑罷了。把所有這些人引到一旁，當着我們面前用自動槍掃射把他們打死了。隨後趕忙搜查了我們一遍，把我們的皮匣子以及一切什物用品通通奪去了。我從來不把黨證放在身邊皮匣子裏，因害怕失掉；我把它放在褲頭裏面口袋裏，搜查的時候，沒有被發現。人總算是一個奇怪的動物：我明確知道，我的生命已是一髮千鈞，即令不因企圖逃走而被槍殺，也橫豎會在路上被殺的，因為出血太多，決難跟上其餘的人的；可是當搜查完後，我的黨證仍在身邊沒有被發現，我竟歡喜若狂，連口渴都忘記了！

德國人把我們列成了行軍隊伍，押着向西方走去。道路兩旁有很多護送兵監視着，此外還有十來個乘摩托車的兵士，把我們趕着用快步走着，我已經是精疲力竭了。兩次跌倒地下，我都急忙爬起來走着，因為知道，只要在地上多逗留一分鐘，隊伍走過去了，就會把我射死在路上的。走在我前面的一個軍士，就是這樣被打死了。他的腿上帶了花，哼聲不停地勉強拖着腳走，有時痛得叫喊起來了。走了約莫一公里遠，他就大聲說道：

——我再不能走了，同志們，告別吧！——他就隨身坐到路上。

有人想隨手把他扶着站起來，可是不一步，他又坐到地上去了。當時情景，好像在夢中一般，我還記得他的蒼白到極點的青年面貌，緊蹙着的眉毛，淚流滿眶的眼睛：隊伍走過去了。他落在後面了。我回頭瞟了一眼，只見乘摩托車的兵士駛近他跟前，坐在車上，掏出手槍，放到他的耳邊開了一槍。當隊伍走到了一條河邊時，這般德國鬼子還打死了幾個落伍的紅軍兵士。

我已經看見河岸了，看見河上被破壞的橋樑和陷在渡口旁邊的卡車，忽然仆面跌倒地上了。我當時喪失了知覺沒有呢？沒有。我伸直身子在那裏躺着，滿口都是泥土，我憤恨得咬牙切齒，嚼得口裏的沙礫噉噉地叫着，可是站不起腳來。我的同志走過我的身邊。其中一人低聲說道：「站起來走吧，不然他們會把你打死的呀！」我就用手來撕着自己的嘴，捶着眼睛，想藉痛楚來添加力氣，站起腳來……

隊伍已經走過去了，我聽見駛近跟前來的摩托車響聲。我終於掙扎着站起來了！不回頭去看那個乘摩托車的兵士，我拼命拖着腳走，搖搖晃晃，好像醉漢似的趕上隊伍，跟在末排走着。河水被駛過這條小河的德軍坦克和汽車弄得混濁不堪了。但我們還是把這溫熱褐色泥漿大喝了一頓，我們當時覺得它比最好的泉水還甜蜜些。我拿水潤溼着腦袋和肩膀。這就使我覺得輕爽得多了，力氣也漸漸恢復過來了。現在我已經有希望不會跌倒和躺在路上的了……

剛一離開河邊，我們就遇見一隊德軍坦克，向我們迎頭駛來。領頭的坦克機師一看見我們是俘虜，就加足瓦斯，用全部速度衝入我們的隊伍。前面幾隊人被車輪衝倒壓碎了。步行的和乘摩托車的護送兵

看見這幕情景反倒哈哈大笑起來，向那些從坦克門窗裏伸出頭來的坦克手們叫喊了幾句，並擺了幾擺手。隨後又把我們列好隊伍趕在路旁走着。不消說，德國人真是善於取樂的呵……

在這天晚上我沒有企圖逃走過，因為我知道，我出血太多，沒有力氣，同時防衛我們又極嚴，是絕對無法走脫的。可是後來我會拼命咒罵自己爲什麼這晚沒有設法逃走。早上押着我們通過一個村莊，在村莊裏駐有德軍部隊。兵士們都紛紛擠到街上看我們。護送兵逼迫我們用跑步穿過村莊。自然，當着開往前線的德軍部隊面前是要把我們糟踏一下來給他們看的。我們被迫跑着。誰跌倒了或是落伍了就馬上被槍殺了。傍晚時，我們就走到了俘虜營。

一個耕種機站底院子，周圍架着密密的鐵絲網。在院子內有無數的俘虜，肩碰肩地在那裏擠立着。護送兵把我們交給了俘虜營底守衛兵，這般守衛兵就用槍托把我們趕進鐵絲網的圍牆裏。假使用地獄來比喻這個俘虜營，那還是遠不夠把它的醜惡情形形容出來的。沒有廁所。人們都是就地拉屎拉尿，站的地方，躺的地方都是屎滓尿汁，臭氣薰天。身體衰弱了的人就簡直躺着不起來。每晝夜只給一次飲食。一口碗水，一點點生粟米或霉爛了的葵米，這就是全天的伙食。有時候簡直整天不給一點食物……

兩三天後，下起大雨來了。俘虜營裏污泥沒膝，人們在裏面走着，一步一步，簡直拖不出腳來。早上，溼透了的人們身上發出熱氣，恰像溼透了的馬一般，而傾盆的大雨，還是淋着不停……每天晚上死掉的總有幾十個人。我們大家都因飲食不足日益衰弱下去了。我呢，還加上傷口痛不可禁。

到第六天時，我覺得肩膀上和頭上的傷痛得更加厲害。傷口流起膿來了，隨後就發出了惡臭氣味。俘虜營旁邊有幾間集體農莊底馬廄，在裏面躺着許多受有重傷的紅軍兵士。有人告訴我，在傷兵那裏有一個醫生，早晨我就向一個守衛軍士請求允許我去找這個醫生看看。這個軍士說着一口很好的俄國話。他回答道：

——去吧，去找醫生吧，他也是俄國人，定會立刻給你治療的。

當時我沒有懂得他是有意戲弄我，我就大喜跑往馬廄那邊去了。

一個三等軍醫在門口接着我。這個人可說是已經不可救藥了。瘦得皮包骨，疲弱不堪，忍苦受難，把他弄成半個瘋子了。傷兵們躺在糞草堆上，充滿馬廄中的惡臭把人窒得喘不過氣來。大多數人底傷口已經生蛆，手能動彈的，還可用手指或小桿子去挑蛆蟲……旁邊不遠就堆着一大堆來不及運走的死了的俘虜兵屍首。

「你看見麼？——醫生向我說道。——我有什麼辦法幫助你？我沒有一根綑帶，一絲藥品！請你走出去吧，走出去吧！你去把綑帶撕下來，在傷口灑上一撮灰。在這裏門旁有一堆新鮮灰，拿一些去吧。」我就照他的話作了。這個軍士在門口迎着我，張開嘴笑着說道：「喂，怎樣？醫治你們兵士的醫生真不錯呵！他給你醫治了麼？」我想忍氣吞聲地走過去，他卻一拳打到我的臉上，大聲叫罵道：「你這個畜生，敢不回答我的話麼？」我被打倒了，他就用腳向我的頭上和胸脯上亂踢了半天，一直踢到脚疲

了才止。這個德國鬼子，我到死都不會忘掉他的，不，決不會忘掉的！他後來還毒打過我好幾次。只要一從鐵絲網裏看見我，就命令我走出去，就一言不發，咬緊牙關來痛打我……

你問，我怎樣熬出性命來了嗎？

戰前，我還沒有學做機械匠的時候，在喀馬河當過搬運夫，搬起鹽來，我總是揹着兩包，每包一百公斤。力氣總算是足夠了的。而且我的身體很強健，可是主要的，還是由於我不願意死，抵抗的意志強得很。我當時想着，我一定要回到為祖國而戰的戰士隊伍中來，我也就果然回來了，我定要報復敵人，報復到底！

這個俘虜營似是一個分配俘虜的營房。過幾天後，把我解到了離這營房約莫一百公里遠的另一營房裏。那裏的情形與分配營全無二樣：周圍立着許多高柱子，柱上密密地架着有刺鈞的鐵絲網，大家住在露天下，頂上沒有一絲遮蓋。發給的飲食也是與分配營一樣，稍有不同的，就是間或不發生粟米，而給一碗爛麥煮的粥，或者拖來一匹死馬，讓俘虜兵自己去分食馬屍。爲了不會餓死，大家都吃着腐臭的馬肉，成百的人被毒死了……又加上在十月裏天氣冷起來了，細雨淅淅，下個不停，早上已經降着霜，我們冷得要命。我從一個死了的紅軍兵士身上脫下了一件上衣和軍大衣。但還是不夠禦寒，至於飢餓，我們已經習慣了……

監視我們的是一般搶劫成性發飽了橫財的兵士。所有他們的性情脾氣好像是從一個模型裏鑄出來

的，真無異故意挑選來的窮兇極惡的匪徒。你看，他們怎樣取樂吧；某天清早有一個上等兵走到鐵絲網前，叫翻譯說道：

——馬上要發給你們飲食。從左邊發起。

上等兵說完走了。凡是能走動的人都紛紛奔往左邊圍牆口，擠立在那裏等着。幾百個凍得發抖的半死半活的人站在侵骨的北風裏，一點鐘，兩點鐘，三點鐘。站着，等着。

忽然出現了幾個德國兵士，很快地跑到右邊，經過鐵絲網拋來幾塊割碎了的臭馬肉。於是這一羣餓得要命的人們都爭先奔往檢取那幾塊落在污泥中的馬肉，擁擠不開，跌成一團……

這般德國鬼子就張開嘴哈哈大笑，隨後就向人羣開放機關槍，放了一長排子彈。只聽得一片叫喊聲，呻吟聲。人們紛紛向左邊逃走，傷的死的倒滿地上……俘虜營營長帶着翻譯走到鐵絲網前笑不可禁地說道：

「發給飲食的時候竟敢擾亂秩序，真是可惡。再發生這樣事情的時候，我就會下命令把你們這般俄國豬狗一律槍斃！快給我把傷的死的擡走！」擁擠在營長後面的德國兵士簡直笑得打滾。營長這種「怪聰明」的手腕，是我們非常愜意的。

我們忍氣吞聲地把死人擡出營房，埋在不遠的一個土坑裏……在這個營房裏打人也是常事，或用拳頭，或用棍子，或用槍托。打人只是爲的消遣取樂罷了。我的傷口收縮起來了，後來，大概由於受着寒

溼和毆打，又重新裂開了，痛不可耐。可是我還是活着，且沒有喪失逃出苦海的希望……夜裏我們簡直躺在污泥上睡覺，連草葉都沒有敷上一根。大家都擠在一團重重疊疊地躺着。整夜裏翻來擠去鬧個不停；時而頂下一層睡在污泥裏面的人喊冷，時而睡在上面的人也叫冷。這不是睡覺，而是受活罪。

這樣一天一天的過去，好像做着一場惡夢一般。我的身體日益衰弱起來了。現在甚至一個小孩都可以把我打倒的。有時我看着自己的乾瘦如柴的一雙手，不由的驚駭地想道：「我怎樣能逃走呢？」於是我就咒罵自己，爲什麼頭幾天沒有設法逃走。即令被打死了，也免掉現在這樣的痛苦。

冬天到來了。我們每晚掘開雪，睡在冰凍的地上。營房裏的人一天一天減少了……終於向我們宣佈了，說是過幾天後，派我們去做工。大家都活躍起來了。每人都懷着一個逃走的希望，雖然希望很薄弱，但總想也許可以逃脫的。

這天夜裏靜寂的，可是冷得厲害。快到天亮時，忽然聽見轟轟隆隆的大砲聲。環繞我周圍的人都動彈起來了。當聽到第二次轟隆聲時，忽然有人大聲說道：

——同志們，我們的軍隊在進攻呀！

一下子發生不可想像的事情：全營的人好像聽到口令一般，一致站立起來了！連本來躺了好幾天的人都爬起來了。到處聽到熱烈的喋囁聲和嗚咽的哭泣聲……我旁邊有人像女子一般抽咽着……我也……我也……格拉西莫夫用斷斷續續的聲音迅速說着，沈默一會，他斂一斂神，比較安靜下來了，繼續說

道：我當時也淚流不止。冷風吹着，在臉上結成一串一串的淚珠……有人低聲唱起國際歌來，我們大家就都用細弱的、啞暗的聲音附和着。崗兵開放機關槍和自動槍向我們掃射，聽見有人喊着口令：「臥下！」我把身體貼到雪上臥着，哭着，好像嬰孩似的。可是，這時的眼淚不只是由於歡喜，而且是爲我國人民自豪。德國人可以把我這些手無寸鐵，飢餓殆斃的人殺死，可以磨難我們，可是決不能摧毀我們的精神，而且是永遠摧毀不了的。我敢說，他們真打錯了人！

這天晚上，我沒有能夠聽完格拉西莫夫中尉底敘述，他應司令部底急召走了。可是過幾天後，我們又晤見了，在一個土窖中有點霉氣和松油氣味。格拉西莫夫坐在長凳上把粗大的手指叉着放在膝上，我望着他，不由的想道，大概他在俘虜營裏的時候慣於這樣的叉着手指，默然坐在那裏，半天不動彈，愁鬱地瞑想着……

——你問，我怎樣逃脫的？我就說給你聽吧。在我們聽見礮聲的那晚不久後，把我們押去作工了，建築某個地方的工事。天氣乍暖，凍解冰消，下着雨，我們被押往營房北方走着。又重演着來的時候的情形：精疲力竭跌在地上走不動的人，都被他們打死，拋在路上了……

有一個人被一個德國軍士打死了，只是因爲他在路上隨手檢了一隻凍壞了的馬鈴薯。我們通過一段馬鈴薯地走着。一個海軍中的頭目，烏克蘭人甘澈爾檢起了這這可恨馬鈴薯，想把它藏起來。這個德國

軍士看見了就不響地走近甘澈爾背後，瞄着他的後腦窩放了一槍，即下令停止前進，站好隊伍。這個軍士把手向四面一指說道：「——所有這些都是德國國家財產，你們中間誰敢擅自拿取一絲一毫，便要就地槍決的。」

沿途我們通過一個村莊，許多婦女從窗戶裏看見我們，就拿着麵包塊和烤熟的馬鈴薯拋給我們。有些人檢起了一兩塊，大多數的人都沒有來得及；護送兵就向兩旁窗戶開放排槍，並命令我們快步通過。可是小孩們，還是一點不害怕，紛紛向前面跑着，跑過幾條街後，把麵包和馬鈴薯放在路上，我們也就順手檢起來。我檢到了一隻很大的煮熟了的馬鈴薯，把一半分給了同排走着的人。我們連皮吃着，我生以來還沒有吃過這樣好吃的馬鈴薯。

要我們建築工事的地方是在一個森林中。德國人大大加強了防衛，發給了我們鐵鎚子。我想着：不，決不替他們建築工事，而要破壞他們的工事！

這一天傍晚時分，我下了決心：從我們掘着的土坑裏爬出來，左手拿着鐵鎚，走到一個守衛兵跟前，我預先察看了，其餘的德國人都在土坑裏，在附近監視我們這一組的，除了這個守衛兵外，再沒有旁的人了。

——我的鐵鎚柄斷了……你看吧，——我囁囁地說着，走近到這個兵士的跟前。一剎那間，我腦海中閃了閃念頭，假使我的力量不夠，不能一下子把他打倒，那我的性命就完了。這個德國人大概從我的

面容上有點察覺了。他擺了一擺肩膀，取下自動槍，我就連忙舉起錘子，向他臉上一錘。因為他戴着鋼盔，我是無法打破他的頭顱的。我的力氣總算還够，德國人沒有叫喊一聲就仰面倒在地上。

我就拿着自動槍和三根裝滿子彈的彈帶，放腿跑着。不一會，我跑不動了，沒有氣力了，無法可想！停下來，喘了一喘氣，就拖着腿彳亍地走着。在一條溝壑後面，樹林稠密得多，我就急忙向那裏走去。踉蹌跌倒，我又爬起，不知道跌倒過多少次……可是漸漸走進森林深處了。我疲倦得喘不過氣來，忍不住暗自啜泣着，我還是盡力爬過一個山崗，走進茂林去了，這時已聽見後面發出的隱約的自動槍聲的和叫喊聲。現在已經很難捉獲我了。

天色漸漸昏暗了。即令德國人發現了我的踪跡，追躡而來，那我就要給他們一陣自動槍彈，只留下最後一粒給自己……這個念頭鼓舞了我的勇氣，我就走得慢些和謹慎些了。

我隱在森林裏過夜。離我約莫半公里遠，有一個小村莊，可是我害怕碰見德國人，沒有到那裏去。次日，有游擊隊員偶然找到了我。我在他們的土窖裏躺了約莫兩個星期，身體漸漸強健起來，氣力增加了。起初游擊隊不很相信我，雖然我把俘虜營裏，勉強縫在軍大衣裏面的黨證取給他們看，還是不能消解他們的猜疑。後來，我開始參加他們的戰鬥行動，對我的態度就立刻改變了。我就從那時起，開始記上我打死德國人的數目，直到現在我仔細地登記着，這個數目漸漸增加，快到一百了。

一月間，游擊隊把我送過了戰線。我在軍醫院裏躺了將近一月。把嵌在肩上的礮雷碎片取去了。至

於在俘虜營裏染上的溼氣病和其他種種病症，決定到戰爭完結後再來醫治。軍醫院叫我出院後，回家去休養幾時。我在家裏住了一星期，再不能住下去了。這裏的一切都令我思念不已！不管怎樣，我的地位是在陣地上，直到最後一分鐘。

我們在土窖門前告別了。格拉西莫夫沈思地望着鮮紅太陽照耀着的林間景色說道：

「……學會認真的打仗，也學會認真的恨，認真的愛。戰爭是這樣的一塊礪石，把人們的一切情感都磨得銳利起來。看起來，愛與恨是無論如何也不能並存的，正如俗語所說，「水火不相容」，可是這兩種尖銳的情感，卻在我們的心裏親和地共處一塊了。我痛恨德國人，使我的祖國和我個人遭受的一切慘痛，同時我深愛我的祖國，決不願讓祖國受德國人底踐踏。這就是命令我，也就是命令我們大家與德國人拼命到底的情感。正是這兩種情感體現到行動上，就引導我們達到最終的勝利。如果我們心中藏着對祖國的熱愛，直到最後的一息，那末，在我們的刺刀上就始終會帶着莫大的恨心去刺殺敵人。如果這是說得過於深奧了的話，那就請你原諒吧。可是，我始終是這樣想着的。」——格拉西莫夫這樣結束了他的說話。他從我們相識以來第一次在臉上顯着微微的笑容，如嬰孩般的天真可愛的笑容。

我也第一次看見這個三十二歲的中尉，這個雖然飽經憂患，而身體還是強健如鐵的人，兩鬢上卻長着閃耀奪目的銀髮。憂患竟把他的鬚髮洗滌得這樣雪白。當着有一根白色的蜘蛛絲從他的帽緣上黏到他的鬚上時就完全隱沒得無影無踪了，雖然我會努力去察看它，但無論如何不能把它發現出來。（佚名譯）

他們爲祖國而戰

蕭洛霍夫著

在藍色的，藍得耀眼的天上——一輪像烈火高燒的七月太陽和稀疏的，被風吹開的不像白色的雲片。大路上——分明地印刻在灰色塵土裏的又被汽車的痕跡重新劃過的坦克齒輪的寬闊痕跡。兩旁——宛然暑熱得死去的草原：無力地躺倒的青草，遲鈍地，沒有生命地發着光的鹽澤，遠處丘陵上淡灰色和顫動的暑氣，並且周圍是這樣沈靜，甚至聽得見遠處的土撥鼠的哨聲，和長久在炎熱的空氣中抖動的飛來飛去的螞蟥子的紅翅的乾澀的嗖嗖之聲。

尼古拉走在最前列。他在高地的峯脊上環顧一下，一眼包括所有在爭奪村落之後所保全的人。乾涸的伊爾明湖。一百十七名戰鬥員和指揮員——在最近幾次戰鬥中被殘酷地損傷了的一團人的殘餘——以密集的縱隊行進着，疲倦地挪移着腿，吞吃着在道路上結成一球一球的野地苦塵。在少校死後擔任全團指揮之責的，挫傷了的第二營指揮員蘇姆斯柯夫上尉也稍微有些顛跛地在路邊跨着步子，捲在褪色的套子裏的，在退卻之前方才從第二梯隊裏面找到並送到團裏的團旗的竿子也在軍曹劉勃成果的闊肩上搖幌，受了輕傷的戰鬥員們繫着被塵埃沾污了的綑帶也都並不落後地在隊伍裏行進着。

在這被擊潰的一團人的緩緩的行動中，在被戰鬥，暑熱，失眠之夜和長期跋涉所折磨了的，但是還準備在任何一分鐘重行展開並重行作戰的人們的平衡的步調中似乎有一種偉大的，動人的東西。

尼古拉掃視地回顧一下熟識的，瘦削了的和曬黑了的的面孔。在這可咒詛的五天中，一團損失了多少人啊！尼古拉覺得他那熱得裂開的嘴唇抖了一下，趕快掉過頭來。突然襲來的短促的哭泣壓住他的喉嚨，於是他低下頭去，把曬得發燙的鋼盔推到眼睛上，讓同志們看不到他的眼睛……「我的發條鬆了，完全洩氣了……這都是炎熱和疲倦所造成的，」——他想，艱難地挪動着疲勞的，似乎灌鉛的腿，用全部力量竭力使步子不要縮短。

他現在並不回顧地走着，遲鈍地看着自己的脚下，但是像做固執的夢，在他的眼前又升起各種各樣的，明朗得奇怪地印刻在記憶裏的，作為這次大退卻的開端的不久之前戰鬥的畫面。他又看見在山坡上像雪崩似的急進地爬着和轟響着的坦克車，裹在塵埃裏的奔跑着的自動槍員，炸裂的黑色濺沫，四散在田野裏和沒有收割的麥田裏的鄰營的混亂退卻的戰鬥員……後來是和敵人的摩托步兵作戰，逃出半包圍的圈子，側面射來毀滅的砲火，被彈片削下的向日葵，把彈痕累累的鼻子埋在淺淺的彈洞裏的機關槍，被打死的一個機關槍手，他被爆炸所拋開，仰臥着，他全身散落着被鮮血奇異而可怕地灑滴着的金黃閃爍的向日葵的花瓣……

那一天德國轟炸機，在這一團所駐地段的最前線耕耘了四次。敵人四次的坦克進攻都被擊退。「打

得很好，但是沒有抵得住……——尼古拉回憶着，悲哀地想道。

一時他閉起眼睛來又看見盛開的葵花，在它們嚴格行列之間的在疏鬆的土地上匍伏着的兔絲子，被打死的機關槍手……他開始沒有聯繫地想道，葵花所以沒有割掉，大概是因爲集體農場裏的人手不夠，在許多集體農場裏現在也聳立着從春季以來沒有割過一次的像雜草似的叢生着的向日葵；那機關槍手，看來確實是一個好青年，否則爲什麼戰地死神這樣慈悲，竟沒有把他畸形化，他躺着，如畫地張開手，全身完整，像星棋似的滿身覆着向日葵金黃的花瓣呢？後來尼古拉又想，這都是無聊的話，他還得看到許多被彈片炸成碎片，被殘酷和可怕地毀形了的好青年，至於這位機關槍手——那只是偶然的事情；被爆炸的巨浪所振撼，於是年輕的向日葵便在四周散落，柔軟地飛到死者身上，拂到他的臉，像人間最後的愛撫那樣。也許，這是美麗的，但是在戰爭時，外表的美麗看起來是褻瀆的，因此這位穿着黑白相間的曬褪了色的軍服的，把有力的雙手攤張在曬熱的土地上的，淡藍的，昏暗了的眼睛沒有視覺地向天直視着的機關槍手，他卻長久地記住了。

尼古拉藉意志的加強把不必要的回憶驅散。他決定，現在最好什麼也不想，就這樣閉着眼睛走，用聽覺捕捉步伐沈重的節拍，竭力儘可能忘記背上和兩隻腫腳上的鈍痛。

他要喝水。他知道口水都沒有，但是他還是伸出手來，搖搖空水瓶，艱難地吞下逃進嘴裏去的濃厚而發粘的唾涎。

高地斜坡上的風，把道路舐了一舐，把塵埃完全掃去和帶去。在這以前幾乎聽不見的，浸沈在塵灰裏的步伐在光光的地面上突然登登地響了起來。尼古拉張開眼睛。已經看到下面的一個村落——幾百座有花園圍繞着的白色的哥薩克農舍，——和一條築有堤防的草原河道的闊帶子。從這裏，從高地上看，明亮地發白的小屋似乎是亂撒在草上的石卵石。

默默地走着的戰鬥員們興奮起來了。已經聽到聲音。

「一定可以在這裏休息了。」

「那自然，一早起走了三十公里。」

尼古拉後面有人響亮地啞一下嘴唇，用軋軋之聲說：

「每個兄弟半桶冰涼的泉水……」

越過一動也不動地張着翅膀的風車，進入村落。赤色有斑的小牛在籬邊懶慵地吃着曬枯的草，不知在什麼地方有一隻母雞拉緊喉嚨地啼叫着，鮮明地紅色的錦葵，在柵欄後面睡眼矇矓地斜側着小頭，大開着的窗戶裏的白帘幾乎看不出地微動着。這樣的安謐和寧靜突然撲到尼古拉身上，他大張眼睛，屏息呼吸，似乎害怕，這熟識的，好久以前曾經看見過的和平生活的圖畫會突然消失，像暑氣中的蜃樓似的溶化。

在叢生着藜草的廣場上又沈默了，步兵平衡的脚步中斷了。只聽見下垂的，沈重的圓錐花在靴子的

皮統上察察有聲，把綠色花粉落在靴子上，給塵灰窒息的氣息屢進花已開殘的藜草花的纖細，感傷的香氣。

戰爭也滑到這迷失在無邊無涯的頓河草原裏的小村落裏來了。在院子裏，作爲點綴貨間的牆壁，停放着醫藥救護營的汽車，街上走着工兵隊的紅軍人員，堆到頂點的三噸載貨汽車把新鋸的楊木板運到河邊去，在離開廣場不遠的花園裏，佈置着高射砲臺。砲就放在樹的旁邊，很巧妙地用青枝綠葉偽裝着，在不久所挖壕溝的凹處放着枯萎的草，靠小弄邊的一尊砲的威嚴地豎立着的砲管被蘋果樹的一根寬大的樹枝信任地擁抱着。樹上密密地掛着淡青色的沒有成熟的小蘋果。

「這不是我們的廚房嗎，米柯拉！」一把鼻子擡得高些「我們又有休息處，又有盛滿水的河道，帶着廚房的貝基卡·李西成果，你還要什麼葷菜呢？」

一團人就分佈在河邊的荒蕪的大花園裏。尼古拉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冰冷的，稍微有些鹽質的水，時常中斷下來，然後又重新飢渴地伏在桶邊上。士維亞根切夫注視着他，說：

「你也是這樣看你兒子寄來的信：看了一些中斷下來，然後又重拿起信來。我卻不喜歡拖延。我是忍不住這一套的。噯，把水桶給我，否則你要脹死了。」

他從尼古拉手裏拿過水桶，擡起，長久地，一口氣地，像馬似的，大口而發響地喝着。他那滿長着

紅色鬚毛的喉嚨子痠癢地移動着，灰色的鼓起的眼睛幸福地眯縫着。他喝够之後，呷了一下，用軍服的袖子拭拭嘴唇和潮溼的下巴，不滿意地說：

「水倒並不是很好，就是有一樣好，又涼又溼，不過鹽可以再少些。你還要喝嗎？」

尼古拉否認地搖搖頭，於是士維亞根切夫突然問道：

「兒子寄給你的信愈來愈多了，不知怎麼我卻沒有發見你有太太寄來的信。你不是鰥夫嗎？」

尼古拉出於自己意外地回答道：

「我沒有妻子。離婚了。」

「早就？」

「去年。」

「原來是這樣，」士維亞根切夫同情地拖長着聲音。「孩子跟誰呢？你一定有兩個孩子吧？」

「兩個。他們跟我母親住着。」

「是你拋了妻子，米柯拉？」

「不，是她拋我……你明白不，戰爭第一天我出差回家，她不在家，走了。留下一張字條便走了……」

尼古拉很自願地講，後來不知怎麼一下子洩了氣，便默不作聲了。他蹙起眉頭，緊閉嘴唇，坐在蘋

果樹蔭下面，仍舊是那樣默默地開始把靴子脫下。在心裏，他已經遺憾所說過的話了。

爲了現在，就這樣，無緣無故地，在遇到第一個在他的聲音裏聽得出同情他的音符的人面前坦白陳訴，竟要把這啞口的沒有說出過口的創痛在心裏負載着一整年。他爲了什麼嘍舌呢？士維亞根切夫和他的苦痛經歷有什麼關係呢？

士維亞根切夫沒有看見低垂的，陰暗了的尼古拉的臉，並且繼續問道：「她怎樣啦，這妖精，找到別人了嗎？」

「我不知道，」尼古拉枯燥地回答。

「那就是說，她找着了！」士維亞根切夫確信地說，並且痛心地搖頭。「這些娘們不知是什麼玩意！你是一個漂亮人，當然，也賺很好的薪水，她還要什麼鬼蛋呢？她，這狗娘們，爲孩子着想了嗎？」

士維亞根切夫注意地看一眼被鋼盔遮蔭着的尼古拉的臉，明白不應該再把這談話繼續下去。他懷着一種樸實的善良的人所具有的氣度沈默着，嘆息着，無可如何地把這隻腳換到那隻腳地更移站立着。後來他開始可憐這又高大又有力的人，這和他已經並肩作戰兩個月，並且分嘗悲辛的戰地痛苦的同伴了，想要安慰他，講講自己的事情，於是他坐在旁邊，開口說道：

「米柯拉，你別爲她傷心了。等我們打完了仗，那時再說吧。主要，你有孩子。孩子，老弟，現在是主要的。生活的根本就在他們身上，我是這樣瞭解。他們得重振破壞的生活，戰爭是打得很利害的。」

女人呢，我坦白地告訴你，是最不可信的人。有一種女人，不管天翻地覆，也要達到自己的目的。女人是極卑鄙的動物，老弟，我是知道她們的！你看見我上嘴唇上有一個傷痕嗎？也是去年的事情。五月一日我和我的聯合機駕駛員同伴想喝點酒。合家地聚集起來，和妻子們玩樂，手拉風琴，稍爲喝了點酒。當然，我也喝了一點，太太也喝了一點。我的太太呢，告訴你，像德國自動槍兵一樣：假使裝上子彈，在所有彈筒還沒有完全射出去之前，便不肯停止，也要無理弄到。

「出席這次晚會的有一位小姐，她跳「吉伯賽舞」跳得很好。我看着她，欣賞着，我對於她絲毫沒有什麼曖昧的或是明朗的念頭，可是太太走近來，擰一把手，套着耳朵竊竊地說：「別看！」我想，這倒是新鮮事兒，要我整晚上閉眼坐着還是怎麼的？我又看。她又走近來，擰一把腿，並且扭轉着，扭得怪疼的。「別看！」我轉過身去，我想，去你的鬼吧，我就不看，放棄這個愉快。跳舞完了之後，我們便坐席。太太坐在我的對面，她的眼睛像貓眼睛似的，圓睜睜的，冒出火來。我胳膊和腿上的青塊直發疼。我忘了一切，我懷着不滿注視着那不幸的小姐，我心裏想：「爲了你，小鬼，竟要吃冤枉苦！你翹大腿，卻要我受罰。」我正在想這一點的時候，太太抓起桌子上的錫碟子便死勁往我臉上摔。目標當然是打中的，我的嘴臉當時就腫起來。說了你不信，碟子兩半并地摺了起來，我鼻子裏和嘴唇上都冒出血來，好像受了重傷。

「那位小姐當然哎喲一聲驚慌起來，拉風琴的跌倒在躺床上，兩脚又得比頭高，笑着，用討厭的聲

音高叫着：「用茶鼎打他，他的招牌還挺着！」我看不見光亮！我站起來，就對她，對我的太太連娘帶媽地罵。我說，「你這蠻婆娘，做的什麼事，我把你媽也這樣那樣？」她用安靜的聲音回答說：「別一眼不眨地瞅她，紅髮鬼！我驚告過你了。」這時我稍爲鎮靜了一些，坐下，對她很有禮貌地，稱呼「您」地，我說：「娜斯達茜雅·菲麗波夫娜，您就這樣顯示您的文明嗎？當着人家的面用碟子摔人，從您方面說，甚至是很不雅觀的，請您注意這一點，我跟你到家裏再細細地談罷。」

「噯，很明白，她把我整個節目都毀了。嘴唇打成兩開，一顆牙齒搖動，繡花的白襯衫沾上了血，鼻子腫起，並且向一旁歪了一點。只得退出團體了。我們站起來，告別，請主人們原諒。大家也照樣都回家了。她走在前面，我像有過錯的人走在後面。可咒咀的她，一路上走得很精神，可是一跨進門檻，便拍地昏倒了。躺着，也不呼吸，她的嘴臉像甜菜根一樣紅，左眼腫成一條縫，不，不，還朝我看看呢。噯，我想，這已經不能再罵了，怕這娘們要發生什麼禍事了。給她澆了水，總算免去死的悲哀。但過了一會她又昏倒了。這一次連眼睛都不看見了。又倒一桶水在她身上，她醒了，高叫起來，流出眼淚，跳腳。

「她說：「你是這樣的玩意，把我一件新絲衫給弄壞，都給澆上水了，現在洗不乾淨了！變心的人你對於隨便什麼女人都釘住眼睛看！我不能跟你這不是人過下去了！」——以及諸如此類的話。噯，我想既然跳腳，並且還想起衫子，那就是說活轉來了，那就是說冬眠過了，親愛的！

「我坐到桌子跟前，抽煙，看着——我的親愛的爬起來，爬進箱子，收拾自己的財產，打成一個包裹。拴着包裹走到門跟前，說：「我離開你了。我到我妹妹那裏去住了。」我，當然，看得出，是魔王纏住了她，現在違背她的話是不行說的，所以就同意了。我說：「你走吧，你在那裏過得好些。」她說：「哎呀，原來是這樣。你對我的愛情原來是這樣，你連留都不留我了？這樣我就那裏也不去了，我現在就來上個吊吊死，好把你這狗樣的，良心苦惱一輩子！」」

被回憶所興奮了的士維亞根切夫摸出煙盒，微笑着，搖着頭，開始捲煙捲。尼古拉手裏拿着被汗出得發軟和發熱的脚布，也微笑着，但是睡朦朧地，懶洋洋地。應該走到井跟前，把脚布洗洗，但是他願意打斷講故事正講得高興的士維亞根切夫，並且也沒有力氣站起來，烤着太陽去走。士維亞根切夫抽着煙，繼續說：

「我想了想，便說道：「那有什麼呢，娜斯達茜亞·菲麗波夫娜，上吊吧，繩子就放在箱子後面。」她把她的包裹扔掉，抓起繩子就往小房間裏走。把桌子一推，一頭繫在曾經掛過小孩搖籃的鉤子上，另一頭打一個結，套在自己的頭頂裏。她並不從桌子上跳上去，而是彎着膝，用下巴掛在繩結上，發着沙啞的聲音，好似真個要窒息死了。我坐在桌子旁邊，通小房間的門幾乎是開着的，這全部景緻我甚至於看得很清。我等了一會，然後高聲地這樣說道：「噯，謝謝上帝，大概，她已經吊死了。我的罪受滿了！」哎呀，她從桌子上往下一跳，握着拳頭跑到我跟前：「假使我吊死了，你就這樣高興了，是

嗎？你原來是這樣個好心的丈夫？」費好大的勁才把她平下心去。好像有一隻手把我的醉意給拿走了，晚上白喝了幾乎有一立特的伏德卡酒。這役戰爭之後我坐着想道：人們跑到戲院裏去看戲，我家裏卻有不花錢的自個兒的演出。把我笑壞了，但心裏真是不快樂。

「看，女人——這魔鬼的種子——能攪出那樣的玩意！還算好，那夜孩子不在家：我已經把他們帶到母親家裏去玩了，否則會把他們嚇得要死。」

士維亞根切夫沈默了一會，然後又說起來，但是已經沒有以前興奮了：

「米柯拉，你別以爲，我跟太太一生是這樣生活的。只是最近兩年她才給我弄壞了的。我老實說，她是被文學弄壞了的。」

「像人家一樣的生活了八年，她當曳引機的接鉤員，從來沒有昏倒過，隨便什麼花樣都沒有做過，後來讀各種文藝書讀上癮了，從此便開頭了，弄到了這樣的智慧，不隨便說話，話裏總帶着古怪的字眼，這些書這樣迷住她，夜裏通宵都讀，白天走起路來像搖頭母羊，她老是嘆氣，手裏的東西老是往下掉。於是有一次嘆嘆氣，嘆嘆氣，矯揉地走到我跟前，說道：「你呀，萬尼亞。也跟我講這麼一次崇高的愛情罷。我從來沒有聽見你說過像文藝書裏所寫的這樣溫柔的字句。」我甚至可惡起來了，我想：「讀昏了！」我對她說：「你發糊塗了，娜斯達茜雅！我跟你過了十年，養了三個孩子，我怎麼現在無緣無故的一定要跟你講什麼愛情呢？而且我的舌頭已經轉不過來說這種話了！我從小就沒有對誰講過溫

柔的話，老是用手行動，現在我更不幹了，我已經不是你所想的那樣傻瓜了！」我並且對她說，「你得讀那些蠢書，還不如看管看管孩子好。」孩子們確實荒廢了，在外面瞎跑，像沒有管教的野孩子，骯髒，拖鼻涕，而且家務也弄得顛顛倒倒。

「你想想看，米柯拉，難道這算回事情嗎？我，當然，我並不反對文化消遣，自己也歡喜讀讀好書，關於技術，關於摩托的這一類書。我曾經有各種很有意思的書：關於照料曳引機，關於內燃摩托書，靜止機上裝置第什爾機，至於關於聯合機的書，那更不用說了。曾經許多次請求：「娜斯達茜雅，你就看看關於曳引機的書吧。是一本很有趣的書，有圖畫，有表格。你應該知道這些，你是曳引機的接鉤員。」你想，她讀了沒有？見鬼！她看見我的書就掉轉頭去，像鬼逃避香一樣，得把文藝書給她讀，並且要這樣的，要從裏面爬出愛情來，像罐子裏冒出氣來。無論是罵，無論是好好懇求，都沒有用。打她吧——我一生沒有打過，因為我在學會開聯合機之前，做過六年打鐵的，我的手勁非常之大。

「就這樣，我的老弟，我們的家庭生活一直像癩子似的進行到我被召入軍隊的時候。你以為，現在，在分別的時候我輕鬆些嗎？那才不對呢！我坦白地，也是祕密地告訴你——我跟我的娜斯達茜雅。菲麗波夫娜怎樣也沒有通上信。不成，就是這麼回事，即使陪着眼淚哭！你自己，米柯拉，知道，我們這裏，在前線，每一個人都高興接到從家裏寄來的信，把信出聲地一個人讀給另一個人聽，你也曾給我

② Diesel，德國基尼黑人，發明內燃摩托。

讀過兒子寄來的信，但是我卻不能對誰讀妻子的信，因為我怕害羞。還是在哈科夫城下，曾經接一連二地接到過她三封信，每一封信都是這樣開頭：「我親愛的小雞！」我讀了，——連我的耳朵都好像被火燒着了。這個小雞的字眼不知她從什麼地方挖出來的——我就轉不過腦經來，一定是從文藝書裏來的。噯，就像人家那樣寫多好。——「親愛的萬尼亞」，或是別的什麼樣子，她卻寫「小雞」。在家的時候老是叫我紅毛鬼，一到了前線，又立刻做成小雞了。在所有的信裏都是忽忽地附帶地報告一聲，孩子們活着，健康，耕種機站沒有特別新聞，然後是連篇累牘地大談愛情，並且是用這樣難於瞭解的，書本裏的字眼，我看了甚至於腦袋裏發糊塗，眼睛裏打圓圈……

「我把這些難於忍受的信接連讀了兩遍，我讀得簡直像喝醉酒了。第二分隊裏的史留沙列夫走近前來，問道：什麼，太太寫什麼新聞來了嗎？我趕快把信藏到口袋裏，只是用手向他一揮，叫走開，意思是說，親愛的人，你別刺戟我吧。他問：「家裏都好嗎？照面色來說，我看出，你有不幸的事情。」我對他說什麼呢？我想了一想，說道：我的祖母死掉了，於是他安心了，走開了。

「晚上我坐下來，給妻子寫信。請向孩子和一切親戚們問好，關於自己的職務只是等因奉此地寫了一些，後來我寫：請不要用各種各樣的綽號來稱呼我，我有我自己的教名，也許在三十五年以前我是「小雞」，但是現在已經充分大雄雞的樣子了，而且我的體重——八十二公斤——完全不適於「小雞。」我還請求——你別再寫這一套愛情吧，不要毀壞我的健康，多寫些耕種機站的事情進行得怎樣，朋友中

問有誰是留在家裏的，新站長工作得怎麼樣。

「在緊靠退卻之前，我接到回信。我拿起信來，手直發抖，——拆開一看——我又發燒了！」

「她寫道：『你好，我喜愛的小貓！』以下又用四張練習簿紙寫到愛情：關於耕種機站——一字都不提，在一個地方不是叫我伊萬，而是什麼愛德華⑥。我想，這娘們達到極點了！看來，一定是從書本上抄來的這一段關於可惡愛情的談論，否則她是從那裏發掘來的什麼愛德華呢，並且信裏為什麼有這許多不同的標點呢？她生來就不懂得這些標點，她在這裏卻把標點寫了這許多，簡直數都數不清，任何麻子臉上的麻點總要比她一封信裏的標點要少一些。綽號呢？先是「小雞」，後來是「小貓」，我想，以後還有什麼呢？也許，在第五封信裏，她要叫我「特別淑爾」⑦。或是還有什麼雄狗的綽號吧。我怎麼，是生在馬戲團裏還是什麼的？我曾從家裏拿一本關於曳引機⑧的書，隨身帶着，以便要讀的時候拿出來，——我想從這讀本上抄兩頁下來，寄給她，作為向媳婦的服復，後來又想開了。她要惱怒的。爲了戒去這些愚蠢的癮，應該對付她一下……你給我些什麼辦法，米柯拉？」

士維亞根切夫看了看同伴，悲哀地啞了啞嘴。尼古拉肩背着地，甜甜地睡着了。在他的黑色的下垂

⑥ Edward 英美人常用的名字。

⑦ Tractor 法文，是「寶島」的意思，普通用來喚狗。

⑧ 是赤哈實曳引機工廠的書。

的鬍鬚之下，白白地顯着不整齊的牙齒，在掀起的嘴角上，仍舊遺留着皺紋——沒有來得及從嘴唇上跑走的微笑的影子。

尼古拉不久就醒來了。輕風吹拂着蘋果樹的葉子。神奇地變化着的光彩在草上推滑過去。不遠的地方有雉鳩啼叫，曳引機摩托排氣地激烈地工作着，蓋過牠的啼聲。聽到小胡同裏有說話聲，哭聲，然後有人用年輕而響亮的次中音喊道：

「我告訴你，蠟燭糟透了。瑞典鑰匙在你那兒嗎？拿到這兒來，親愛的！拿來，魚眼睛！」

花園裏發出枯草，煙，焦飯的氣息。行軍灶旁邊，站着尼古拉的好朋友攻坦克員彼得·洛巴興，廣寬地叉開彎脚。他抽着煙，懶惰地和廚子李西成果對罵着。

「又燒飯了，粟色閣馬①？」

「又。你可別罵人。」

「你的飯在我什麼地方，②明白嗎？」

「它在你的什麼地方，關我的屁事。」

① 罵人的話。

② 說此話時，俄人每指喉嚨，意謂不能下肚。

「你不是廚子，簡直是，鬼才知道是什麼玩意。你什麼理想都沒有，你腦袋裏連一個好念頭都沒有。你的腦袋就像一隻空鍋子，裏面只有一個嗚嗚的叫聲。難道你不能在這個村子裏不讓主人看見地討來一隻羊或是一隻豬嗎？也好熬點好吃的菜湯，再預備第二道菜……」

「別說了，別說了，我們聽過這種話！」

「三個星期以來，除了麥飯之外，沒有從你手裏得到什麼別的，有身份的廚子是這樣做嗎？你是皮匠，不是廚子！」

「你怎麼，要肋條肉吃嗎？或者，也許是要豬肉餅子吧？」

「把你做肉餅子，倒是很合適的材料，可以像第二級庶務官^①那樣吃得胖胖的！」

「你小心點，彼基卡^②，不看見我手頭有開水……上醫藥救護營去過沒有？」

「去過。」

「噯，怎麼樣？」

「不怎麼樣。」

「你爲什麼去？」

① 在軍隊中當這種差使，總在後方，管食物，可以大吃大喝。

② 彼得的卑稱。

洛巴興假裝打呵欠，沈默了一會。微笑着的李西成果兩手又在腰裏，看着他，等候回答。

「就這樣隨便去的，找朋友的，」洛巴興隨便地回答。

「那裏有一個很漂亮的姑娘……沒有上鈎？」

「我也沒有想去鈎呀。」

「噯，你這可別說了！我看見你用草擦靴子，用布頭擦獎章。連獎章也沒有用吧？它怎麼會對你有用呢？比方說，假使你有了勳章，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否則，你想想看，英勇獎章，誰沒有見過！那種地方，老弟，單有這種獎章，是去不了的。」

「傻瓜，」洛巴興沒有惡意地說。「我告訴你，我腦子裏簡直絲毫沒有存這種念頭，就這樣隨便在村子裏走過。吃了你的飯菜，簡直不大要玩了。近來我憔悴到這個地步；甚至做夢都不夢見太太了。」

「那末你做的什麼夢呢，英雄？」

「做的素夢，夢見各種像你的麥飯之類的討厭東西。」

「他們歡喜嚼舌，」尼古拉私下想，稍爲擡起身來，把發腫的手放放好。

洛巴興走到他跟前，開玩笑地鞠一個躬。

「安息得怎麼樣，可敬的密斯特史特列里錯夫？」

「去跟廚子談談吧，我頭疼，」尼古拉眉皺說。

洛巴興睜起光亮的強盜似的眼睛，會意地搖搖頭。

「一切顯然：由於我們的退卻而起的消沈情緒，炎熱和頭疼？我們去吧，柯里亞^①，在吃飯以前先洗個澡，否則一會又要出動了。我們的同伴不肯從河裏爬出來。我也要洗一下有罪的身體。」

尼古拉跟洛巴興要好不了多久。在爭奪「光明之路」國營農場的那一仗裏他們的壕溝是排在一起。洛巴興是隔夜隨着最後的補充到團裏的，尼古拉初次是在工作中看見他。攻坦克員燒着兩輛坦克，對它們蹤近一百五十到一百公尺，但是在第二號開礮員被打死的時候，洛巴興把射擊緩了一下，於是第三輛坦克，開着火，越過攻坦克員的壕溝，用全速率衝向礮隊的礮位。跪着的尼古拉，用顫抖的手扳動自動槍的圓盤。他看見，坦克齒輪下面的黃色泥土倒在洛巴興的壕溝裏，他以為攻坦克員死了，但是過了幾秒鐘，從半坍塌的壕溝裏，從黃黃的，還沒有來得及落下的塵霧裏，伸出一支長長的槍桿，指向衝進着的坦克方面，拍地一槍，在突然停下的坦克的黑甲上像蜥蜴似的穿出火焰來，然後又冒出濃密的黑煙。幾乎是同時，洛巴興喊了一聲尼古拉：

「喂，留小鬍鬚的棕色人！你活着嗎？」尼古拉稍稍伸出頭來，看到洛巴興紫紅色的、兇惡的、塗着黃泥的臉。

「你爲什麼不射擊你靈魂的棺材？你不看見，它們在爬着嗎！」洛巴興怒喊，野獸似的瞪出光亮的

① 尼古拉的爱稱。

眼睛，指着那些沿着田畦爬進的德國人。

尼古拉用第一排短促的射擊，削去叢生在田畦脊上的雛菊的白頭，再低些射擊，穿過他自動槍的憤怒的抖動，愉快地聽到劇烈的，重複兩次的叫聲。

戰鬪之後，晚上，洛巴與走進地窖。他注意地環顧一下紅軍戰士們，問道：

「朋友們，你們這裏有一位留小鬍鬚的棕色人，很美麗的，有些像英國大臣安東·艾登，在那裏？」

尼古拉轉臉朝火光，洛巴與看見了他，事務地說道：

「我總算找到你了！來，老鄉，出去，到新鮮空氣裏去抽口煙。」

他們坐在土窖附近，開始抽煙。

「你把最後一輛坦克打得很機靈，」尼古拉說，一面在昏暗中細看攻坦克員曬焦的、煉磚似的紅臉。「我以爲，你們兩個人都被土壓死了，一看——槍伸出來了……」

於是洛巴與玩笑地打斷他的話：

「你看，我料到就是這一套……你讚美我的工作，爲什麼你自己不開槍呢，當坦克在我的壕溝上面踐踏過去的時候？在我沒有罵你之前你爲什麼不向自動槍員射擊？我需要你的讚美，就像死人需要芥子帶①一樣，明白嗎？我需要的事情，不是讚美！」

尼古拉微笑着回答說，他在那時所以發生停滯是因為他把所有子彈圓盤都用光了。洛巴與睜起眼睛，不信任地斜視一下，說道：

「既然來作戰，後來又發現你沒有預備好作戰？在我和你的關係中，只缺乏一點：你把良心放在口袋裏，只把子彈扔給我，並且讚美我，我卻為你作戰……是這樣嗎？這種關係只好當美觀看！……」

洛巴與看見尼古拉皺起眉頭來，便伸出短而有力的手，和善地說道：

「你別惱怒。難道對於真理可以惱怒嗎？需要既然把我們做了媒介——我們將一同作戰。讓我們來交個朋友吧，我和你大概是同鄉吧。你是羅斯托夫州人吧？好，我是撒合德城人。我們做朋友吧。」

從那一天起，他們真做朋友了，純樸的和堅實的戰地友誼。洛巴與是一個愛好玩笑的，嘴頭利害的好色漢和滑稽家，好像是補充永久自制的，沈默的尼古拉，組長波普里斯成果——行動緩慢的中年烏克蘭人注視着他們，曾不止一次地說：

「假使把波得·洛巴與和尼古拉·史特列里錯夫變成粉團，然後再好好把這粉團捏和，並且用它來捏成一個人，——也許，兩個人會變成一個真正的人，也許不，誰知道這混合物會成個什麼樣的東西呢？」

工兵們的鋸子在河邊唱歌似的錚錚響着，聽得見潑水聲，洗着澡的紅軍們的咕咕之聲。洛巴與和尼

① 俄國民間丹方，用芥子糊在肚皮上，可止肚痛。

古拉在蹂躪過的青草上走着，沈默着。後來洛巴與提議：

「我們到橋那邊去，那裏比較深些。」

他第一個跨過倒下的籬笆，用頭點一下，指指那停在路上的曳引車。兩個穿油衣的曳引機駕駛員在摩托旁邊忙着，赤裸到腰間的士維亞根切夫在幫助他們。他的闊大的背和丘陵起伏的肌肉健強的手被廢油密密地塗滿，一條黑道在整個臉上斜抹過去。他預先把軍裝脫下，頗高興於得到一個好機會——在機器旁邊待一會，他敏捷地，愛好地和小心地施用鍵子。

「喂，你這美男子！把朋友們的砂子帶去，跟我們一同去洗澡吧。我們總會把你洗乾淨，」洛巴與一面走，一面說。

士維亞根切夫朝他那面看了一眼，看見尼古拉，笑口大開。

「看，米柯拉，曳引車，曳引車！這有極大的力量。看見，他弄什麼玩意嗎？我撫了撫他，好似到過家，到過耕種機站了……我老老實實的說這摩托勇敢地拖得動三輛曳引車！」

士維亞根切夫有光澤的、流汗的臉上透霧着那種無邪的幸福，使尼古拉不禁在心裏羨慕起他來了。

黃色的睡蓮在靜止不動的水上漂浮着。發着爛泥和河水潮溼的氣息。尼古拉脫去衣服，洗滌軍服和脚布，坐在沙子上，雙手抱膝。洛巴與躺在旁邊。

「現在你有些陰鬱，尼古拉……」

「有什麼快樂的呢？我看不到根據。」

「你還要什麼根據？活着嗎？活着。你就得快樂。你看，多麼好的天氣！太陽，河道，你看睡蓮在那裏漂浮……美麗，別無其他！我真奇怪你，你是一個老兵，幾乎打了一年仗，可是你的一切體驗，和新徵來的兵一樣。你以為假如我們士氣很高就算是一切了嗎？世界的末日？戰爭就結束？」

尼古拉不快地皺起眉頭，說道：

「這那是什麼戰爭結束？我並不以為這樣，但是對於所發生的事情，態度輕浮，我卻不能。你正就是抱這種態度，裝出樣子，好似並沒有發生什麼特別事情。對於我十分明白，已經發生了慘重的變化。這慘變的程度我和你並不知道，但是總可以猜測點出來。我們已經走了第五天，已經快到頓河，然後就是史大林格勒……我們的一團人被打得粉碎。其餘的怎樣呢？軍團怎麼樣呢？很明白的事情，我們的戰線在廣大的地段上被衝破了。德國人就吊在尾巴上，昨天才從他們的手裏掙脫出來，我們老是走着走着，什麼時候停下來，不知道。這不是煩惱嗎，這樣走着，什麼也不知道！居民們用那樣的眼睛送我們啊！簡直會發瘋！」尼古拉把牙齒軋軋作響，轉過身去。他沈默了一會，把籠罩他的衝動調整一下，然後已經比較安靜和低聲地說：

「由於這一切，靈魂溶解了，你卻宣傳說，——活着，那就快樂吧，太陽，睡蓮漂着……你去跟你的睡蓮見鬼去吧，我可看着它們都要噁心！你有些像整腳戲裏的那種廉價的誇口家，你甚至於還出壞主

意上醫藥救護營去跑跑……」

洛巴與軟骨發響地伸了一個懶腰，說道：

「可惜你沒有跟我一同去。柯里亞，那裏有這樣一個第三段的女醫生，你看了看她，簡直要立刻去作戰，讓你立刻受傷。不是女醫生，簡直是驚嘆號，我敢賭咒！」

「你呀，快給滾蛋吧！」

「不，真的！女人有這樣的資格，有這樣的美麗，簡直可怕！不是女醫生，對於我們兵士兄弟簡直是六管的迫擊砲，甚至於要更加危險，更不用說指揮員了。」

尼古拉默默地、憂鬱地看着白雲在水中的反映，這時洛巴與才自制和尖刻地說道：

「可是我也看不到根據，讓我照着狗的習慣，把尾巴緊夾在腿裏，你明白嗎？我們挨打嗎？那就是說，該打，你們打得好些，狗養的！你們得抓住自己土地每一個土塊，學會這樣打敵人，打得他們直作死的口吃。假使你們不會，那就別叫苦，說什麼你們的嘴臉被打得出血了，說什麼居民們不愛戴地看着你們。他們爲什麼要拿麵包和鹽來歡迎我們呢？沒有唾你的眼睛，已經算好了，該說聲謝謝。你既然不是誇口家，就給我講講看：爲什麼德國人盤踞在什麼小村子裏，那村子只有膿包那末一點兒大，可是要把德國人從村子裏剔出去卻要費很大的勁，我們有時候連城市幾乎也不戰而降，像小耗子似的退走。要我們去奪回來，還是等叔叔替我們去奪嗎？所以發生這樣的事情，那是因爲我和你，密斯特，還沒有學

會應該怎麼打仗，我們心裏真正的憎恨還太少。等我們學會的時候，等我們去作戰的時候要暴怒得泡沫在嘴唇上沸騰出來，那時德國人便要背向東轉了，明白嗎？比方說，我已經達到憎恨的這種熱度，唾在我臉上——唾沫就將沸滾起來，所以我很精神，所以我把尾巴緊撐得像管子，兇得可怕！你呢，尾巴又夾緊了，眼淚又淌下來了。「哎呀，我們的團被打散了！哎呀，軍團被打散了！哎呀，德國人衝來了！」要拿他們灰骨，這該死的德國人！他衝是衝進來了，可是誰把他從裏面擺佈出去呢，等我們集合了力量再打嗎？假使我們現在一面退一面還打，那末進攻的時候，我們打起來還要兇十倍！不管是好是歹，我們還能退，他們可要退也不行，靠什麼可以退！只要背向東一轉——我們就把這些狗雜種的腿從那長出來的地方扭下來，讓他們別再在我們土地上走。我是這樣想，我並且告訴你：請你別當我的面哭，我反正不會來擦你的眼淚，自從打仗以來，我的手變殘忍了，一個不湊巧，我還會損傷你呢……」

「我並不需要安慰，傻瓜，你也不要白白虛費你的雄辯，你最好還是說，照你的看法，我們到什麼時候才學會打仗呢？等我們到西伯利亞的時候嗎？」尼古拉說。

「西——伯——利——亞？」洛巴與拖長着聲音重問一句，時常眨着光亮的眼睛。「不，親愛的密斯特，我們要走遠路上這學校去學習嗎！就在這裏學習，就在這草原裏，明白嗎？讓我們把西伯利亞暫時從地圖裏劃去吧。昨天沙斯卡——我的第二號——對我說：「等我們走到烏拉爾在那裏山裏面，我們就快要對付得過德國人了。」我對他說：「你這懶蝦蟆，再對我說一次烏拉爾——我就不憐惜子彈，拿

下我的攻坦克槍，直射你的蠢腦瓜，把腦瓜從肩膀上削下來！」他後退：說是開玩笑的。我回答說，我也是開玩笑的，難道好用攻坦克子彈射擊這種傻瓜嗎，並且還是用這樣好的攻坦克槍？高興的談話就到這裏結束了。」

洛巴興爬行地向水移得近些，用柔順的穀粒似的沙子長久地擦着發硬的腳底，然後轉過臉去對着尼古拉。

「柯里亞，我想起死去的政治指導員魯查亦夫的話；這話好像是一位有名的將軍說的：「假使每一個紅軍戰士殺死一個德國兵，那末戰爭早就結束了。」那就是說，我們把他們，這些混蛋，殺得太少了，是不是？」

尼古拉厭煩這談話，他有氣無力地回答道：

「太幼稚的數學……假使每一位我們將軍贏得一次戰役，那末戰爭就要結束得更快了。」

洛巴興不再擦腳，哄然大笑起來。

「將軍沒有我們怎麼會贏得戰役呢，怪物？並且你試用像我的沙斯卡那樣的戰士贏得戰役看。他還沒有到頓河，就已經環顧烏拉爾了。將軍沒有軍隊，或是有不好的軍隊，據我看，就等於沒有陽物的新郎，我們沒有將軍，就像結婚沒有新郎。當然也有像沙斯卡那樣的將軍。德國人從國境線上一開始就啄這個可憐蟲，直到現在還啄着。噯，他精疲力盡了，意氣銷沈了，已經不是想怎樣打德國人，而是想他

自己怎樣再一次的不被德國人打。但是這樣的人是很少的，並且天氣也不是他們造成的。我們有這樣的情形：戰線上一有什麼地方不穩固，就竊竊私語地罵將軍了：他們是這樣那樣，說他們不會打仗啦，一切的壞話都經過他們頭上湧來。假使公平地評判一下，那末並不總是他們的過錯，所以對於他們也應該罵得輕些，因為將軍——戰爭中是最不幸的人。噯，你盯着我看做什麼，像羊看新門一樣？確實是像我說的一樣。從前，由於愚蠢，我自己也羨慕過將軍的稱號。我想，「哎呀，生活有多乾淨啊！穿得多神氣，像隻野鷄似的，他用不着挖壕溝，不用肚子貼在污泥上爬……」但是後來想了一想，立刻看穿了。

「我那時還是一個射手，不是攻坦克員，有一次全連人被喚起去進攻，不知為什麼我有些緩慢，說良心話——砲火很猛，不願意離開土地，——分隊長跑來，用七星槍威脅着，叫道：「爬起來！……」並且是大聲地向我喊，明白嗎，我們便一同去進攻了，事後我想道：「噯，不錯，我是普通兵，因為自己的不對受到一次高喝；我只是對我一個人負責，師團指揮員卻要對幾千人負責，假使他有什麼不對，他要受多少高喝啊？至於軍團司令呢？」我開始暗自計算，我甚至被這數學嚇得怕起來了。不，我想，請原諒！我寧可做普通兵。」

「你想像一下這幅情景看，尼古拉。將軍和他的參謀長通宵地坐着，準備進攻，不吃不睡，老是想着一件事情？由於沈重的思想，眼睛下面掛起袋來，由於各種方案，腦袋要裂開來；他什麼都應該預先料到，預先猜到……於是他把各團推去進攻了，然而進攻卻嘩地一聲失敗了。為什麼？那還有什麼為什

麼！比方說，他本來是指望彼基卡·洛巴興，像指望親生的父親一樣的，可是彼基卡浮動一下，逃跑了，跟着他柯里卡·史特列里錯夫也跑，跟着史特列里錯夫又有諸如此類的這種傢伙。跳舞會便給你拆臺了！那些已經戰死的人，當然對於將軍沒有什麼僥望，那些逃走之後安然休息的人，把將軍罵得沒有容身之地！他們所以罵，因為他們滿心以爲，似乎一位將軍對於大家都要負咎，他們卻絲毫沒有關係。當然，每一個人也會依照規章罵自己，但是將軍卻會因此輕鬆些嗎？他坐在他的土窖裏，雙手捧着頭，他的周圍是看不見的怒喝——千萬的怒喝！——像飛蛾一樣在燈的周圍撲擊着。這時又是電話鈴響。莫斯科有直達電話來找可憐的將軍說話。頭髮把將軍頭上的美麗の制帽掀起來，他拿起聽筒，心裏想道：「我不幸的媽媽呀！爲什麼生我做將軍呢！」電話裏倒並不連娘帶媽罵他，莫斯科住着有禮貌的人，但是，我們假定，對他這樣說：「您這是怎麼啦，伊凡·伊凡諾維赤，這樣無才地作戰？國家的公款爲你化用，教育你，給你穿給你着，給你喝給你吃，你卻攪出這樣的玩意來？襁褓的嬰孩把尿布弄髒是可以原諒的，因爲他是襁褓嬰孩，你卻不是嬰孩，弄髒的也不是尿布，而是進攻的戰事。您這是怎麼回事？煩勞您解釋解釋看。」是這樣安靜而有禮貌的聲音說的，然而將軍聽了這安靜的聲音卻開始呼吸急迫起來，背上的汗流成三條溝……

「不，柯里亞，隨你便，我卻不願意做將軍！無論我怎樣愛名，我不願意，就是這樣！假使突然召我到克列姆里內城去，對我說：「洛巴興同志，你擔任某某師團的指揮吧，」那末我要從腳一直蒼白到

頭，絕對拒絕。假使他們堅持的話，那末我便走出來，爬到克列姆里城牆上去，從城牆上往莫斯科河裏——這樣一來！」

洛巴與雙手舉在頭上，高高地一跳，像一塊石頭似的跌進綠色的、堅實的水裏。他在河當中又鑽了出來，作着響鼻子，粗野地轉着眼珠，叫道：

「快些來洗澡吧，否則我要淹死了！」

尼古拉連忙撲進水裏，哎喲一聲，剎時間被烤焦的周身感覺到刺骨的寒冷，遠遠地划着長臂，向洛巴與游去。

「你馬上給我鑽進水裏去，變腳魔鬼！」他微笑着說，已經預備抓洛巴與，但是洛巴與痠一下驚訝的醜臉，又鑽到水裏，剎時間閃一下淺黑的、發亮的屁股，腿在水裏瘋狂地活動着。

洗澡使尼古拉清新了一下。頭痛和疲倦不見了，他用閃亮的眼睛，用另外一種目光看一下環繞着他的，灑着眩人眼目的中午太陽之光流的世界。

「多好呀！好似重新到世上來了！」他對洛巴與說。

「洗過這樣澡之後，喝一杯酒，吃點家常菜湯就好了，可是這個被上帝詛咒的李西成果又是煮的麥飯，讓飯給壓死他吧！」洛巴與激怒地說，用一隻腳笨拙地一跳，竭力用另一隻腳伸到張開着的褲腳管裏去。「我們不好去問什麼老太婆要些菜湯吃吃嗎？」

「不方便。」

「你以爲，不會給嗎？」

「也許，會給，但是總有些不方便。」

「唉，鬼蛋，假使沒有廚房呢？那有什麼不方便，我們去吧！在自己本州裏會連菜湯都要不到嗎？」

「我們又不是流浪者又不是叫化子，」尼古拉不決斷地說。

兩個熟識的紅軍戰士從水堤那面走出來。其中一個是高身材，瘦子，眼睛是稚氣地無色的，嘴是很小的，——手裏領着一個潮溼的小包裹，另一個走在後面，一面走一面扣着軍服的領子。他好像淹死者似的發青的臉，怕寒地痙攣着，發黑嘴的直顫抖。紅軍戰士們和洛巴與平行的時候，洛巴與貪慾地伸起領子，問道：

「你們包裹裏是什麼，鷹？」

「小蟹，」長子不願意地回答道。

「哦！你們在那裏弄到的？」

「水堤旁邊。那裏是泉水還是什麼？水涼得簡直可怕！」

「我跟你怎麼沒有想到這一點呢！」洛巴與懊惱地叫了一聲，注視一眼尼古拉，很事務地問長子

道：「捉到多少？」

「百來隻，但是牠們並不大。」

「反正兩個人吃嫌多，」洛巴奧斷然地說。「也收我們入夥吧。我去負責弄罐子和鹽來，讓我們一同去燒，行嗎？」

「你們自己去捉吧。」

「你說那裏話，親愛的！我們現在怎麼還來得及？請客吧，別苛刻了，等我們一佔領伯林，我就請你喝啤酒，老老實實的攻坦克員的話！」

長子把小嘴唇作成小管子，開玩笑地打哨說：

「看這安慰！」

看來，洛巴奧很要嘗一嘗紅燒蟹的味道。他想了一會，說道：

「不過，現在也可以，一杯伏德卡酒我立時找得到，我是留着受了傷喝的，不過現在爲了蟹只得喝掉了。」

「去吧！」長子簡短地說，高興地把眼睛一白。

洛巴奧確信地，似在家裏一樣，把歪斜的柵門打開，走進院子，院子裏不可通行地蔓長着雜草和荊

棘。半破壞的庭院建築，掛在活索上的破門，腐爛的臺階——一切都說明屋子裏沒有男人。「主人一定上前線去了，那末，事情成了，」洛巴興斷定。

在靠近堆雜物的小屋旁邊，一個小小的，樣子生氣的，穿着穿舊了的藍裙子和髒衫子的老婦在擺着牛糞^②。她聽見柵門的咿呀聲，艱難地直起腰來，把多皺的、棕色的手掌按在眼睛上，默默地看着陌生的紅軍戰士，洛巴興走近，恭敬地致候，問道：

「怎樣，老媽媽，我們能不能跟你借個罐子要點鹽？捉到蟹了，我們要煮。」

老婦眉頭皺起來，用粗暴的，力量有如男子的聲音說道：

「你們要鹽嗎？這種骯髒的牛糞我都捨不得給你們，更不要說鹽了！」

洛巴興呆然地翻翻眼睛，問道：

「爲什麼對我們這樣無情呢？」

「你不知道爲什麼嗎？」老婦嚴厲地問道：「你無恥的眼睛！往那裏走？要趕到頓河那邊去嗎？誰替你們打仗呢？也許你們要命令我們老太婆拿起槍來保衛你們不受德國人的進攻吧？軍隊經過這村子已經走了三天三夜，看你們看够了！你們把人民拋棄給誰？你們這些該咒詛的人沒有羞恥，也沒有良心！讓敵人走到我們這種地方，什麼時候有過這種事情？養下來就沒見過，我在世上活了這麼久了，也不記

② 晒乾了做燃料用。

得！早上已經聽見，太陽落山的那方面有噼聲。你們要鹽嗎？給你們在來世鹹鹹嗎，別鹹過頭吧！不給！滾開！」

被羞恥、難堪和憎惡得紫紅的洛巴興聽了老婦憤慨的話，不知所措地說道：

「老媽媽，你可真狠心呀！」

「你不值得對你和善。是不是因為你狡猾得會捉蟹，所以我要待你好嗎？還給你身上掛着獎章呢，恐怕是爲了蟹吧？」

「你別動我的獎章，老媽媽，這不關你的事。」

已經俯身在那裏弄散開的牛糞的老婦，又伸直了腰，她那雙深陷的黑眼睛年輕而兇惡地鼓起來。

「我的小鷹呀，什麼事情都關我的事。我彎腰曲背地喘不過氣來地做工做到這把年紀，所有的捐稅都付清了，並且幫助當局，並不是爲了讓你們現在像受洗者似的逃走，把什麼都留下來破壞。你的空虛的腦袋明白這一點嗎？」

洛巴興哼了起來，皺着額骨，好似由於牙痛。

「這一切不用你說我也知道，老媽媽！可是你徒然這樣判斷……」

「我會怎樣判斷就怎樣判斷……你的年紀沒有資格來教我。」

「大概你沒有什麼人在軍隊裏吧，否則你不會這樣判斷了。」

「我怎麼沒有？你去問問鄰居看，他們會告訴你。我有三個兒子和一個女婿在前線，第四個，最小的一個兒子在西伐斯托波爾城打死了，明白嗎？你是外人，不是自己人，所以我跟你和氣氣地談話，要是兒子們現在來——我就連畜牲棚都不放進去了。並且用棍子在額上祝福，說爲娘的話：「既然打仗——該死的，就應該好好地打，別隨身把敵人帶着走遍全國，別在人前辱沒自己的老娘！」」

洛巴與用手帕拭去額上的汗，說道：

「噯，那有什麼辦法呢……對不住，老媽媽，我們的事情是緊急的，我要上別家院子裏去弄罐子了。」他告別，在荊棘中開闢出來的一條小路上走着，懊惱地想道：「是鬼把我引到這裏來的！說了話，好像喝了蜜糖……」

「喂，戰士，等一會！」

洛巴與回頭一看。老婦跟着他走來。她默默地走到屋子跟前，緩緩地昇登吱吱的梯級，過一會把罐子和放在木列小盆裏的鹽拿出來。

「等會把傢伙還來，」她仍舊是嚴厲地說。

永久是機靈和放得開的洛巴與含糊地喃喃道：

「那有什麼呢，我們並不是驕矜的人……可以拿……，老媽媽！」不知爲什麼突然低低地鞠一個躬。

這身材短小的，倦怠的，被勞動和年齡折彎了腰的老婦，帶着這樣嚴峻的偉大的氣概在他旁邊走過，洛巴興覺得，似乎她的身材幾乎要比他高大兩倍，她看他是從上到下，蔑視地和可憐地……

尼古拉和兩個紅軍戰士在院子附近等候洛巴興。他們坐在籬笆下面的蔭涼中，抽着煙。在打成包裹的濕漉漉的襯衫裏蟹在悉悉索索地蠕動着。高長的紅軍戰士看看太陽，說道：

「我們的攻坦克員爲什麼長久不出來，看來，罐子借不到。我們要來不及煮蟹了。」

「來得及的，」另一個說道。「蘇姆斯柯夫上尉剛和營委員去給高射砲員打電話。」

後來他們談起今年各處各地的麥子都很好，大鐮刀很難割這樣稠密和躺倒的小麥，今年婦女們很容易對付收割的事情，假使退卻不停止的話，德國人還得到許多好處。他們又思慮地，精細地談到農務上的事情，正像農民們平常在節日坐在土堡上所做的那樣，傾聽着他們粗魯聲音的尼古拉想：「這些人昨天還參加戰鬪，似乎戰爭今天已經對於他們不存在了。稍爲休息了一會，洗了一個澡，已經談起收穫來了，士維亞根切夫弄曳引機，洛巴興去奔走煮蟹吃……一切對於他們都清楚，很簡單。關於退卻，也像關於死亡一樣，幾乎不提到。戰爭有些像昇登陡峭的山嶺，勝利是在山頂之上，並不空談什麼路上難免的困難，也不狡黠取巧，大家進行着。他們私人的經歷放在次要地位，主要是衝到山頂上去，無論如何衝上去！滑下，跌下，仍舊爬起來，往上爬。有什麼惡魔能阻止他們呢？指甲脫落，鮮血流出，但反正一樣，攀登還要攀登。即使用兩手兩腳爬，但是也要爬到！」

尼古拉想到那些和他有戰鬪友誼的人們便覺得溫暖和高興，但是不久他的思想被洛巴與打斷了。他汗淋淋的、緋紅的、用急促的步子走來，吐着氣，說道：

「啊，好熱！簡直是地獄裏烤的。」並且探詢地向尼古拉看了一眼，企圖根據臉色斷定——他是否聽到他和老婦人的談話？

「關於菜湯沒有打聽嗎？」尼古拉問。

「還要什麼菜湯，假使我們要燒蟹吃！」——洛巴與激怒地說。

「你爲什麼在那裏待得這麼久？」

洛巴與狡狴地翻一下眼睛，回答道：

「遇到了這樣一個快樂的、愛說話的老太婆，怎麼也走不開。她什麼都發生興趣；我們是誰，是從那裏來的，往那裏去……簡直是魅力，不是老太婆！她的兒子也在軍隊裏，噯，他看見了軍人，當然像溶化似的了，想招待了，請吃酸牛奶酪了……」

「你拒絕了嗎？」尼古拉驚慌地問。

洛巴與用逼人的眼色打量他。

「我是什麼——是流浪漢還是什麼叫化子，把可憐老太婆的最後一點酸牛奶酪都吞下去嗎？」

「不該拒絕的，」尼古拉悲哀地說。「吃酸牛奶酪可以付她錢。」

洛巴興看着旁邊，說道：

「我不知道你是這樣一個愛好酸奶酪的人，否則，我自然拿下了。但是，這是可以改正的事情：罐子我不拿去還了，把這好運氣從我手裏拿去吧，你送去，正巧可以要酸奶酪吃。老太婆是這樣和善，連一個戈貝都不會要你的。你別想給她錢，否則要得罪了她的。她對我這樣說：『我對於退卻的戰士們是這樣可憐，可憐到這樣地步，甚至準備把一切都獻給他們！』」
「噯，去吧，否則我們的蟹要死去見鬼了！」

尼古拉吃完了飯，洗了鍋，乾措了措小鍋子。洛巴興並不吃他的一份口糧。他蹲在篝火旁邊，用棍子在桶裏撥着，懷着渴望看着那些把不訪的脚伸出被蒸氣籠罩着的水外的蟹。篝火旁邊發着燒香菜的香氣，洛巴興時時嗅嗅鼻子，美味地嘔嘔嘴，說道：

「噯，簡直完全像花園街^①「國營旅行社」^②的旅館；香菜味，鮮蟹味……要是拿半打冰凍「三山」啤酒到這裏來就好了，別的什麼也不要。噢，同志們，抓住我！聞了這樣的香氣，我會倒在火裏燒死的！」

① 環繞莫斯科的圓形街道，街心植樹，像花園。

② 國際旅行局的節略。

醫藥救護營的車子，中間有着間隔地，沿着小街向東開去。最後一輛是美國做篷車，很新，含混地射着綠顏色，但是有許多地方已經被子彈穿了洞，被彈片打了傷痕。車上坐着輕傷的兵，倚着車舷，被昏暗的、曬黑的臉所襯托着的新紮的綑帶，白得耀眼。

「也該用塊防水布蓋着車子呀，」尼古拉惱怒地說。「這樣熱，還要烤焦了呢！」
長個子的紅軍戰士目送着傷兵，嘆口氣。

「白天載着他們去找什麼森林的精怪？原野是光光的，飛機飛來，那就要弄得一團糟了。他們沒有腦經！」

「也許他們是有必要才移動的，」另一個反對道。「看，不知爲什麼工兵也不再敲鎚子了，只有我們在乘風涼。」

尼古拉傾聽：村子裏聳立着不吉的安靜，只聽見遠去了的汽車聲和雉鳩無憂無慮的啼聲。不久從西方傳來熟悉的、呻吟似的噉蟲聲。

「蟹向我們笑了！」洛巴與聲音裏帶着絕望的說，並且刁攢地，礦工式地大罵起來。

蟹真沒有能够煮好。過了幾分鐘警報發出，號召全團人。蘇姆斯柯夫上尉掃視一遍排好隊的紅軍戰鬥員，稍微擡一下受傷的頭，激動地說：

「同志們！奉到命令——守住村子後面的公路交叉點的高地。守住高地，一直等援軍開到。任務

明白嗎？最近幾天我們損失很多，但是卻保持了團旗，應該也保持團的光榮。我們要堅持到最後一個人！」

團從村子裏出發。土維亞根切夫用肘子觸一下尼古拉，高興地閃着眼睛，說道：

「拿着旗子去作戰，這是合適的，拿着旗子退卻——簡直大曉得！這幾天它是這樣給我眼睛裏長出老繭來，甚至我不祇一次地想：『就把它交給彼基卡·李西成果吧，讓他偷偷隨身帶在廚房裏，否則我們是用背和旗子走向敵人。』爲自己，爲這旗子，甚至於在人面前也有些狼狽……」他稍爲沉默了一會，問道：「你預料怎樣，我們抵得住嗎？」

尼古拉聳聳肩，迴避地回答道：

「應該抵得住。」自己私自想道：「這就是戰爭的羅曼諦克！一團人只剩下了些角和腳，保全的只有旗子，幾架機關槍，攻坦克槍和廚房，現在要去做遮彈障……無論是大砲，無論是迫擊砲，無論是電信都沒有。奇怪，上尉是接到誰的命令？軍銜高一級的鄰居嗎？他在那裏呢，這鄰居？假使坦克進攻的時候，即使就讓高射砲手援助援助我們也好，可是他們大概已經調到頓河那裏去掩護渡口了。說實在的，他們爲什麼要盤踞在這村子裏呢？大家都趕到頓河去，草原上徘徊着沒有拘束的部隊，一定連戰線司令自己都不知道形勢，也沒有強有力的手把這一切弄成井井有序……每在退卻的時候總會造成這種鬼樣子！」

一瞬間尼古拉曾惶然地想：「假使包圍，大批坦克車衝過來，在這種混亂中援兵來不及趕到，可怎麼辦呢？」

但是以前所吃敗仗的悲哀是這樣有力，甚至於這破滅的悲哀都沒有在他的意識裏引起恐懼，對於一切，意識地揮一揮手，他懷着快樂的恨惡想道：「唉，去他們的鬼罷？快點到終局吧！假使我們來得及掘壕的話——今天我們可要跟弗里茨翻本了！噢，翻本！只要子彈够就好了。團裏留下的人是老練的，大多數是共產黨員並且上尉也很好，——我們能够守得住的！」

風磨旁邊有一個赤脚的，白頭的七歲孩子在牧着鴨子。他向大路跑近一些，停下來，緋紅的嘴唇微動着，驚奇地細看着走過去的紅軍戰士。尼古拉凝視地看了看他，不可思議地大張眼睛；像到什麼程度啊！和他大兒子一樣的，分佈得很開的藍眼睛，同樣野麻似的頭髮……在面孔的線條上，在整個小小的，堅實的小輪廓上也有難於捉摸的相像。他，他的小小的，無限親愛的尼古林卡。史特列里錯夫現在什麼地方呢？還要看一眼像他兒子像得這樣驚人的那男孩，但尼古拉忍住了；在戰鬪之前他不需要使心發軟的回憶。他不是像小說裏所慣常描寫的那樣，在最後一分鐘想起和想念他孤苦的孩子和他們不良的母親，而是要在把德兵踢開無名高地之後。現在，自動槍員尼古拉。史特列里錯夫需要更緊地咬緊嘴唇，竭力去想想什麼別的事情，這樣要好些……

⑤ 指德兵，本是德人普通的名字

激動了一會的尼古拉走着，用並不看着什麼的眼睛向前直視着，縝密地竭力在記憶裏重想起在他的存物囊裏還積下多少子彈，但是後來還是受不住試煉，回顧一下：那孩子看縱隊走完了，還是站在道旁，看到紅軍的背影，膽怯地，告別地揮着高舉在頭上的，曬黑的小手。又像早晨一樣，尼古拉的心突然痛楚地緊縮起來了，騷動的、沸燙的圓球滑進喉嚨裏去……

高地上面被太陽曬乾的未開墾的泥土堅硬得像火石似的。鏟子費很大的勁才鑿進去幾公分。鑿出細小的微微的碎塊，在鑿進的地方留下光澤閃亮的痕跡。

戰士們以戰戰兢兢的緊急性挖掘着。不久飛過去一架德國偵察機。它在高地上面打一個圓圈，並沒有下降地發了兩排短促的機槍，飛到東方去。「現在快要來客了，」紅軍戰士們說。

尼古拉挖了一個深度及膝的坑，伸直腰，換口氣。士維亞根切夫在不遠的地方挖着。軍服在他的背上變得膩滑和暗黑了，臉上滾着珠子似的汗。

「這不是土地，這是給人民的毀傷！」他說，狂暴地呼吸着，用袖子拭揩高低不平的臉。「它得用炸藥炸破，不是用鏟子挖掘。謝謝德國人沒有壓迫，否則在砲火之下躺着，這樣的土地一下子是挖不進的。」

尼古拉傾聽遠處低沉下去的砲聲，休息了一會，然後又重新拿起鏟子。

刺激性的塵灰鑽進眼睛和鼻子，心沈重地叩打着，呼吸困難，他挖了一個深得幾乎齊腰的坑，他突然覺得，要是不休息一下便不能把所挖的泥土從坑底裏拋出來了，他憤怒地吐掉結晶在牙齒上的砂子，坐到坑邊上。

「怎樣，是很好進賬的工作吧？」士維亞根切夫問。

「十分。」

「米柯拉，你看，戰爭就是戰爭！你用鐵子把這土挖了多少——簡直驚人！我計算起來，我在前線一個人所挖的泥並不比一季中輪子曳引機所挖的少。我們的工作不能用任何勞動日來計算！」

「喂，別談話了！」中尉戈洛斯克柯夫嚴厲地喊叫道，士維亞根切夫用他所沒有的靈活鑽進壕溝。

下午六點鐘的時候，壕溝挖得有全個人深了。尼古拉拔了一大抱的暗藍色的小棵苦艾，仔細地掩護好自己的窩巢，在前壁上所挖的壁龕裏放下自動槍彈盤和手榴彈，解開的存物囊放在腳下，那裏，在兵士平凡的財產旁邊散亂地放好彈筒，然後才注意地向四面看了一下。

高地的西坡傾斜地向峽谷下降，峽谷裏長着稀疏的年輕的小橡樹。斜坡上有些地方顯出野棘和山櫨的綠綠的叢林。兩個深谷，高地自兩面隆起，藉峽谷會合，尼古拉寬心地想道，坦克不會從側面過來。

炎熱還沒有平息。太陽還是一樣無情地灼着土地。被曬的苦艾的苦味喚起不自覺的悲哀。尼古拉疲倦地把背靠倒在坑壁上，看着那褐色的、焚燒過的、滿布着土撥鼠舊穴之小丘的草原，看着那在山頂上

斜削過去的鷺鳥和像鷺鳥同樣白毛的草原兀鷹。在苦艾莖幹之間的空白中看見不能透視的稠密的藍天，在遠處的高地上，在煙霧中隱隱地顯露着幼林的輪廓，這裏看起來是綠色的，似乎是罩在大地上的氣氛。

乾渴苦惱着尼古拉，但是他剛從水壺裏喝了一口，根據經驗，便知道每滴水在戰鬥時多麼寶貴。他看了看錶。是四點缺一刻。在沈悶的等候中又過去半小時。尼古拉貪慾地抽完第二支煙捲，當聽到遠處摩托聲時。摩托聲長大和擴大起來，聲音愈來愈清晰，愈可怕，這滾動着的，低低地掛在地面上的雷聲。在沿着峽谷蜿蜒着的村道，灰色的塵灰像婦人服裝上的長曳裾似的伸展開來。坦克來了。尼古拉把它們數了一下是十四輛。它們隱在峽谷裏，散布開來，佔據進攻以前的出發姿勢。摩托的吼聲沒有低下。現在村路上又迅速地推進載着步兵的汽車。最後一輛爬過並且隱在峽谷斜坡後面的是傍地的，裝甲的汽油車。

於是那在戰鬥之前的短短的，在內心引起極大緊張的幾分鐘來到了，這時心總頻頻地，空洞地跳躍，每一個戰士，不論他周圍有多少同伴，一剎時會感到孤獨的冰涼，尖利的，割心的悲痛。這感覺和產生這感覺的來源，尼古拉是熟悉的；有一次他和洛巴談起這件事，洛巴懷着不是他所特有的嚴肅性說：「我們打雖然在一塊打，但是死卻是分開死，我們每一個人的死神都是自己的，像用鉛筆寫着姓名縮寫字母的存物袋一樣……以後，柯里亞，和死神會面——是重要的玩意。這會見是否舉行，心反正

是一樣跳的，像愛人的心一樣，甚至即使當着別人的面，你自己也覺得，似乎光天化日的世界上只有你們兩個人；你和她……每一個人——活着，你還要什麼？」

尼古拉知道，只要戰事一開始，便有另一種感覺來代替這感覺了：短促的，突發的事情也許並不是永久服從於常識的……他斷續地呼了一口氣，開始注意地凝視分隔峽谷和高地斜坡的細長的綠色帶子，那裏，在這條帶子的那面，摩托還震耳地，平均地吼鳴着。尼古拉緊張得眼睛流出眼淚來，他那龐大的，現在已經完全不屬於他的身軀，開始做了幾個細小的、不必要的動作；不知爲什麼用手去摸摸放在壁龕裏的子彈盤，似乎這些沉重的，被太陽曬熱的子彈盤會逃到什麼地方去，然後他又整整軍服的摺皺，仍舊一眼不停地看着峽谷，稍爲移動一下自動槍，當胸牆上撒下乾燥的泥塊時，——用靴子頭去把它們觸觸和踹踹，把苦艾枝撥開些，雖然視線本來就充分好，聳聳肩……這是情不自禁的動作，尼古拉沒有注意到它們。被視察所吞吃的他，凝視地，目不轉睛地看着西方，並不回答士維亞根切夫的低低的呼喚。

峽谷裏摩托咆哮起來，坦克車顯現出來。步兵隨在它們後面，並不彎腰地，直着身子行進。

「該死的下流到這個地步！好像閱兵似的行進……好，我們馬上就來歡迎！可惜就是沒有大砲，否則便依照全部規矩來校閱你們的兵了，」尼古拉想，懷着沉重的，抓緊呼吸的憎恨注視着被距離所縮小的敵人的身形。

坦克走的速度並不很快，不和步兵脫離，謹慎地開過土撥鼠穴的小阜，用機槍的射擊探索可疑的地方。尼古拉看見，長在前面二百公尺地方的山檀小林像被風吹了似的倒下，被子彈所削着的葉子和枝杈從樹上撒落下來。

坦克一面走着，一面也開起礮來。礮彈沒有飛到高地便落下，大部分在叢林的附近，後來爆炸的黑色噴泉混雜起來，向壕溝推進，尼古拉把胸脯緊貼在坑壁上，準備在任何一秒鐘倏然轉身。

當坦克車開過一大半距離，達到叢林的時候，尼古拉聽見拖長的命令聲。攻坦克槍手和機關槍手幾乎是同時開槍，自動槍喋喋不休的顫抖聲交織進特別乾燥和迸裂的步槍聲。

德國步兵有一些時候落在坦克後面。但負着損失，仍舊向前推進，然後躺下，把火力緊貼着地面。攻坦克手的射擊頻繁起來了。第一輛坦克沒有開到野棘林那裏便停下了，第二輛發出火來，轉過身去，啄木鳥似的黑色的，稍為有些搖曳的煙之火把，向天空伸起。側面又有兩輛坦克燃燒起來。戰士們加強火力，向企圖爬起的步兵，向隙縫，向那些從被焚坦克艙房爬出來的坦克車手射擊。

第五輛坦克開近防線一百二十公尺，因為掩護中央的攻坦克員波爾守赫的攻坦克槍沈默了，但是上等兵柯赤德戈夫已經迎面向坦克爬去了。小身材的敏捷的柯赤德戈夫在土撥鼠穴洞的灰色小阜之間迅速地爬進，只有一條輕輕搖曳的苦艾稍微顯著地顯示出他的行動。

尼古拉看見，柯赤德戈夫怎樣倏然起立，把手向旁一揮便立刻倒下，迎着齒輪軋軋作響的鋼鐵大

物，攻坦克手溜彈描出很彎的弧形飛去。

坦克的左面升起一根被歪斜的蒼白的火簇所截開的闊大的泥柱，坦克像一隻不知有多大的鳥突然張開黑色的翅膀，煙塵顫抖着，用一隻齒輪轉過身去，凝止下來，把繪着十字的側舷倒在火上。

在這以前沉默幾分鐘的攻坦克員波爾守赫的槍又說起話來了，猛射被擊傷的，無助地側倒的車子。第一下射擊之後，就從坦克的隙縫裏透出煙來。坦克上的機槍吐出連綿不斷的一長列的子彈，之後又沉默了。坦克車手已經不願意或是不能夠離開車子；過了幾分鐘，裏面的彈藥爆炸了，衝出的煙稠密而有泡沫地一團團地從打穿的洞和無聲的車塔裏迸出來。

被機關槍火所壓下的敵人的步兵幾次企圖爬起，然後又躺下。最後，步兵爬起，用短促的躍進迫近，但是這時坦克俄然轉動，往後走，把六輛快要燒盡和打傷的車子遺下。

不知從什麼地方來，好像是從地下，尼古拉聽到士維亞根切夫震響的、狂歡的聲音：

「米柯拉！我們把他們洗掉了，嘿……！他們想猛然強行佔領，我們卻把他們掃了！我們把他們洗得好堅實啊！讓他們再來，我們再把他們洗一下！」

尼古拉裝滿了空盤，喝了一些水壺裏怪熱的水，看了一眼錶。他覺得，戰鬥只進行了幾分鐘，事實上，從開始進攻以來，已經過半小時多，太陽顯然已經西斜，它的光芒已經開始失去原來兇惡的灼熱。

尼古拉又喝了一口水，遺憾地把水壺從乾焦的嘴唇上拿下來，從壕溝裏小心地往外看。火燒的鐵和

汽油的難聞氣息夾雜着被焚之草的辛辣的、多灰的氣味，打進地的鼻管，在最近一輛坦克的旁邊，草在燒着，苦艾在上面拂過細小的，在日光中幾乎看不見的火舌，一動也不動的坦克的燒焦的、發黑的骨骸，冒出煙來，靠近土撥鼠穴洞的地方好似丘陵更多起來了，不過現在它們並不都是同一的灰色，其中有許多，從這裏，從這高地上，看起來似乎是比較平的，青灰色的，尼古拉看了看，他明白了，這是戰死德人的屍體，並且心裏惋惜，這種灰綠色的小丘並不像他所要的那樣多……

峽谷的機槍噠噠地響着。尼古拉把頭藏在胸牆後面，休息着，把流着汗的背靠在坑壁上，開始向上看起來。只有在那裏，在這冷酷的，對於一切都漠然的藍天上什麼都沒有變化：草原的小鷺還是高高地輕快地盤旋，不是撲動一下從下面照亮的闊大的翅膀，紫色襯底的白雲，像貝殼並且滴下柔和的真珠，依舊停滯在天心，好像一些也不動，雲雀們的簡單的，但是無訛地找到通心之路的顫音仍舊從什麼高處嘹亮着，只是遠處高地上的煙霧看起來稍微有些透明了，上面所裝飾着的幼林現在也不覺得是無可捉摸的似乎是大地上的氣氛了，變得比較藍些，並且看上去是可以捉摸的並有粗粗的密度了……

尼古拉等候德軍的第二次進攻開始，當坦克和自動槍兵採取包抄行動的時候，但是德國人，看來，急於要衝到公路的交叉點，衝到在後面的坦道上去；坦克和伴同着坦克的步兵，也像第一次一樣，以莽撞的頑強沿着散佈着屍體的山坡迎頭開來。

脫離坦克火力掩護的步兵，又重新躺倒在光裸的斜坡上，向前猛衝的坦克又用全速率向防線急進。

其中右側的兩輛這次得以達到壕溝。它們兩輛都被手榴彈炸壞，但是一架雖來得及撫平幾個破洞，已經在燃燒着，但還企圖向前推進，唯一保全的齒輪無力而憤怒地響動着，車塔迴轉着開火，在它烤紅的鋼甲上已經急速地滑動着藍黃色的螢火。車舷上烏黑色的油漆熱得剝落着，捲成管子。

斜陽的光芒戮進鋼盔下面，很難看出和瞄準奔跑的，有時被太陽遮住的人形。尼古拉短促地射擊着，爲經濟子彈起見，有把握時才放射，但是被太陽所眩昏的眼睛終於是疲倦了，第二次進攻被擊退時，他透了一口氣，愉快地閉上一忽眼睛。

「又把他們洗掉了，……」一個震耳的，這一次比較自制的士維亞根切夫的聲音在旁邊響起來。「你還活着嗎，米柯拉？活着嗎？那末，很好。我們的存貨是否够把他們洗光，這倒是很討厭的……你打他們，他們還是爬得來，像有害的小烏龜吃麵包……」

他還說了些含糊和不明白的話，但是尼古拉已經不聽他說了，——不知在什麼地方飛着的德國飛機低低的，斷續的，低音的嗚嗚聲把他所有的注意都吸引去了。

「這可糟了……」他心裏想，用眼睛仔細地搜尋着天空，心裏暗自咒罵阻礙觀察的太陽。

十二架容克式飛機在高地的西北面飛着，看來是飛向頓河。最初尼古拉看明飛行的方向之後，斷定飛機是飛去炸渡口。他甚至於輕鬆地透了一口氣，一閃地想道：「過去了！」但是幾乎立刻他看見有四架飛機離開隊形，轉身向高地直飛過來。

尼古拉往溝裏降得深些，預備射擊，但是統共只來得及向他猛進地和斜削地落下的飛機放出一排槍。狂吼的摩托叫聲之外，現在又加上短短的，逐漸提高的炸彈哨叫聲。

尼古拉沒有聽見震撼土地的，坍塌的爆炸聲，沒有看見重重地在他身旁豎起的大批泥土。堅而緊的熱氣之浪在把前胸牆的沙土推倒在壕溝裏，並且有力地推倒尼古拉的頭。他的鋼盔的後部撞在坑壁上，致使下巴下面的皮帶都繃斷，失去知覺，他成爲半窒死和聾聵的了……

尼古拉醒來的時候，飛機把兩面的貨載拋下，早已飛走了，德國步兵，算起來，已經開始第三次進攻了，幾乎已經迫近防線準備作斷然的躍進了。

尼古拉周圍進行着激烈的戰鬥。全團中寥寥可數的幾個戰士用最後的氣力支持着；他們的火力削弱了——力能防衛的人剩下很少了；左翼已經把手榴彈都用出來了；還活着的人已經預備用最後的刺刀戰來迎擊敵人了。被泥土半掩埋着的尼古拉，還像沙袋似的躺在壕底裏，痙攣地抽噎着，吸進空氣，每一呼氣，面頰碰到倒在壕溝裏的泥……他的鼻子裏流出血來，癢癢的，熱蒸蒸的。血大概已經流了很久，因爲已經來得及像肉瘤似的凝結在鬍鬚上，並黏住嘴唇，尼古拉把手在臉上摸了一摸。舉起身來。猛然襲來的噁心又把他擦下。後來這也過去了。尼古拉擡起身來，用糊模的眼向四周看了一眼，一切明白了——德國人已經很近。

他用軟弱的手長久地，久得痛苦地裝上新的彈盤，長久地舉起身來，企圖用膝頭支撐着。他的頭旋

轉，胃中翻轉食物的酸氣產生噁心的新的發作。但是他把噁心，把頭眩，把可惡的，使全身不由自主的軟弱都克服了。他開始射擊，對於他周圍所發生的一切都不聞不問，漠然不視，只被兩個最有力的願望支配着活動：生和打倒底！

對於他一分鐘像一小時似的過去着。他沒有看見，從南面，在峽谷那面有三輛「КВ」^⑥伴同摩托射擊旅的步兵撲向德國汽車，也沒有立刻達到他昏沈的知覺——像鎖鏈似的躺在離他壕溝一百多米地方的德兵爲什麼突然把火力削弱，開始急急地往後爬，然後又立起，狼狽地逃竄，但並不是往回逃，逃回峽谷，而是往西北，往深谷裏逃。

他們在山坡上歪斜地滑下去，像被大風吹下和驅散的灰黃樹葉，其中有許多正像樹葉似的掉下，和草混在一塊，已經不再爬起……

只是在士維亞根切夫，中尉戈洛斯慶柯夫和還有幾個戰士——他們由於兇狠和凱旋的歡欣，臉色都蒼白了——在尼古拉身旁跑過去的時候，他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情。他的喉嚨裏沙啞地關着，他也像在他身旁跑過去的紅軍戰士那樣，不知喊了些什麼，但他並不聽到自己的聲音。他也要像從前那樣，跳出去，和同志們並肩奔跑，但是他的手在沒有效果的企圖中放下了，年老無力地，可憐地滑下去了，在壕溝的粗沿上亂攀着。他不能從壕溝裏爬出去……尼古拉把胸靠在破毀的胸牆上，呻吟着，後來由於憤

⑥ 蘇聯一種大型坦克車。

怒和懷喪自己的無力，以及由於——事情成了！——高地守住了，援軍及時地趕到了，可咒咀的、可恨的敵人逃走了三次——由於這歡喜而哭起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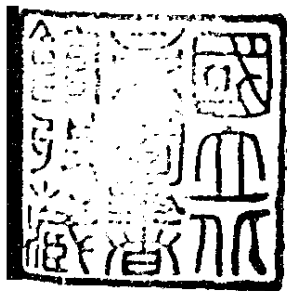
他沒有看見，士維亞根切夫和其餘的人怎樣在深谷那裏追上敵人開始用刺刀工作；他沒有看見，這落在向前猛進的紅軍戰士後面的，因為一隻受傷的腳而沉重地顛踉着的軍曹劉勃成果走着，一手拿着沒有展開的旗子，一手握緊着夾在脅下向前支着的自動槍；也沒有看見中尉蘇姆斯柯夫怎樣從被礮彈打破的壕溝裏爬出來，……上尉用左手支撐着，從高地往下爬，跟隨着自己的戰士們；齊肩被彈片打斷他的右手，由那被血所濕透的軍裝破布片牽連着，沉重而可怕地拖在他身後；上尉有時候靠左肩躺下來，然後再爬。在他石灰似的白臉上一絲面色都沒有，但是他還是向前移動，仰起頭來，用孩子似的細而斷續的小聲音喊道：

「鷹！我的親愛的，向前！……給他們拼命！」

這事尼古拉一些也沒有看見，沒有聽見。在軟和黃昏的天際，剛剛點起第一顆，顛巍巍地閃爍的小星，而對於他黑夜卻已經來到了——解厄的和長久的無知無覺。

（林陵譯）

附註：本文僅為蕭氏新著「他們為祖國而戰」長篇小說中的一章。



本書——蘇聯名作家專集第二輯——左列各篇係選自下列各書，謹向譯者及出版者誌謝。

- | | | |
|---------|------|-------------------|
| 死敵 | 尙佩秋譯 | 選自文光書店·死敵 |
| 牧童 | 尙佩秋譯 | 選自文光書店·死敵 |
| 小無賴漢 | 尙佩秋譯 | 選自文光書店·死敵 |
| 果樹的蟲眼 | 胡明譯 | 選自光華出版社·蘇聯文豪三人集 |
| 南下 | 曼斯譯 | 選自中蘇文化協會編譯委員會·藍圍巾 |
| 在頓河流域 | 曹靖華譯 | 選自新豐出版公司·夢 |
| 學恨 | 佚名譯 | 選自文通書局·現代翻譯小說選 |
| 他們爲祖國而戰 | 林陵譯 | 選自時代書報出版社·蘇聯文藝六期 |

蘇聯文藝選叢編輯委員會謹啓



蘇聯文藝選叢

- 蘇聯名作家專集 六輯
- 蘇聯名作家合集 二輯
- 蘇聯名著概說 二輯
- 蘇聯少年文藝選 三輯
- 蘇聯報告文學選 三輯
- 蘇聯詩集 一輯
- 蘇聯傳統文學的研究 一輯
- 蘇聯作家創作經驗 一輯
- 蘇聯音樂 一輯
- 蘇聯美術 一輯
- 蘇聯戲劇 一輯

一九四九年六月初版

蘇聯名作家專集

第二輯 蕭洛霍夫

定價一·四〇元

(外埠酌加郵運包裝費)

編纂者 蘇聯文藝選叢編輯委員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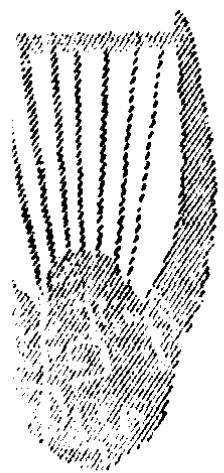
印刷者 大東書局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三一〇號 大東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市 大東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基本定價 1.40

